

吸血蝙蝠

追捕记

自然界的传奇

胡安·贝鲁丘 著

廖燕平 译

西班牙



责任编辑：陈福仁
装帧设计：李 木

ISBN 7-5059-2836-8



9 787505 928367 >

ISBN 7-5059-2836-8

I · 2119 定价：11.80 元

吸血蝙蝠



记

西班牙的传说

胡安·贝鲁瓦著

西班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吸血蝙蝠追捕记:自然界之子/(西班牙)贝鲁丘(Pe-
rucho,J.)著;廖燕平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12

ISBN 7-5059-2836-8

I.吸… II.①贝… ②廖… III.长篇小说-西
班牙-现代 IV.1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7652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01-97-1913 号

书 名	吸血蝙蝠追捕记—自然界传奇
作 者	[西班牙]胡安·贝鲁丘著 廖燕平译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陈福仁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河北省阜城县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102 千字
印 张	5.5
插 页	3 页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2836-8/I·2119
定 价	11.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作者像

作者简介

胡安·贝鲁丘于 1920 年 11 月 7 日出生在巴塞罗那。

1939 年考入巴塞罗那大学攻读法律专业。

1947 年毕业后在省政府任法官，并开始为西班牙各家报刊撰写文章。

1967 年发表处女作《鲜血的下面》、《为他们的晨光》和《五彩缤纷的世界》。这三本诗集的发表曾轰动了西班牙诗坛，奠定了他在西班牙文学界的地位。

1975 年出版成名作《吸血蝙蝠追捕记——自然界的传奇》。

1989 年出版《贝鲁丘全集》，并获西班牙国家文学创作奖。

贝鲁丘先生愿意把他的小说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同时也希望能有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西班牙文，使西班牙的读者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中国。

此书的出版，得到了西班牙卡塔卢尼亚文化中心的
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吸血蝙蝠追捕记

——自然界的传奇

(西班牙) 胡安·贝鲁丘著

廖燕平译

译者序

西班牙的文化就像她的历史一样，充满了传奇的色彩。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她把非洲的黑人文化、亚洲的阿拉伯文化和欧洲的白人文化溶为一体，创造出一个极具特色的西班牙文化世界，而西班牙的文学作品就是把这五彩缤纷的世界反映出来，介绍给全球的读者。

西班牙当代的名家名著很多，胡安·贝鲁丘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于1920年11月7日出生于巴塞罗那省。从巴塞罗那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就开始了法官生涯。贝鲁丘在年轻时代曾为西班牙各大报刊撰写文学评论文章。六十年代他发表的《鲜血的下面》等三部诗集轰动西班牙诗坛，从而使他一跃成为西班牙文学界名人。

贝鲁丘自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先后发表了大量著名作品。创作初期他以写诗歌为主，而后才转向小说。他作品的题材有两个，一是描写骑士历险记，二是描写幽灵鬼怪的故事，以此讲述人生哲理，针砭社会弊端。贝鲁丘还对炼金术、魔术和神秘学等有着深刻的研究，他笔下的“鬼怪”故事实际上都讲述着

很深的科学道理。

贝鲁丘的创作风格独特，他那诗人的手笔写出的小说，优美流畅，又通俗易懂；不论是骑士历险还是幽灵鬼怪，故事情节总是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具有侦探小说的韵味，而书中那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有趣的风土人情，更使读者爱不释手。

贝鲁丘创作的人物都具有很浓的堂吉诃德式人物的色彩，就是那典型的西班牙骑士风度：热情、豪爽、浪漫和冒险精神，作为西班牙当代作家的作品，贝鲁丘的小说堪称“当代堂吉诃德历险记”。

中篇小说《吸血蝙蝠追捕记——自然界的传奇》是贝鲁丘的成名作，自70年代发表以后，已经再版五次，并被翻译成20多种不同的语言。我们选择此作品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是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慎重的考虑的。

首先是小说特殊的历史背景。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巴塞罗那，当时卡尔洛斯分子和自由派分子为争夺国家的统治权点燃战火，拚杀激烈。作者对巴塞罗那城内这两股势力的争斗作了大量的描写，使中国读者有机会了解到西班牙这一特殊历史知识。

再有就是小说的文化背景。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贵族人物，他的言行和活动范围反映着当时巴塞罗那上流社会的风俗习惯；而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作者对主人公历险途中经过的小村镇的风土人情描写细腻，这使中国读者能了解到西班牙风情的雅俗两面。

另外小说的创作手法也别具特色。故事中的人和事都在西

班牙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但作者以他那非凡的想象力，进行渲染、加工和再创造，使这些历史人和事变得面目全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读者如坠入九霄云雾之中。小说故事情节曲折，起伏不定，结局出人预料。书中丰富的科学道理，使小说像一部科普读物，定会受到中国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

贝鲁丘是一位多产作家，除小说诗歌以外，他还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艺术评论文章和烹调论述等。到目前为止，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法语、英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德语、丹麦语、荷兰语、希腊语、土耳其语、俄语和日语等。

如今，贝鲁丘先生已过花甲之年，但他精力充沛，每天早晨六点钟就起床写作，不断发表新的作品。他还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尤其热衷于教育事业，经常到世界各大学或文化机构进行讲学授课，曾到法国、美国、瑞士、德国、葡萄牙、英国和俄国等地讲学，受到热烈欢迎。

贝鲁丘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曾于1990年携夫人访华。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遗憾地表示，中国和西班牙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但两国的文化交流实在是太少了。事实的确如此，中国和西班牙两国地理位置遥远，相互了解不多，但两国都属世界文明古国；如何搞好两国的文化交流是一项艰难而长久的工作。我们现将贝鲁丘的小说《吸血蝙蝠追捕记——自然界的传奇》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愿为中西两国的文化沟通尽一份微薄的力量。

故事梗概

故事发生在19世纪早期西班牙名城巴塞罗那，当时该城正处于维护王位的卡尔洛斯派和主张宪法的自由派挑起的战火中。

自由派人士安东尼奥·蒙地巴拉乌是当时巴塞罗那贵族社会中著名的自然主义科学家。受朋友的委托，他在巴塞罗那近郊区的几个小村镇里开始了一场对一个神秘的“吸血蝙蝠”的追捕。

蒙地巴拉乌首先来到吸血蝙蝠猖狂地区布拉迪普小镇进行调查研究，使用科学的方法与吸血蝙蝠做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吸血蝙蝠的袭击，保证了小镇居民的生命安全。同时他还和当地比亚纳瓦神父合作，查阅和研究小镇的历史资料，了解到吸血蝙蝠的由来：原来在18世纪早期，有一名叫迪普的伯爵，受国王命令出使匈牙利，途中与梅可丝迹公爵夫人相爱。这梅可丝迹公爵夫人美貌绝伦，但却是由吸血蝙蝠变来的女人。在和迪普伯爵的一次单独约会中，梅可丝迹使用咒法将伯爵也变成了吸血蝙蝠。从此这两个吸血蝙蝠就在梅可丝迹的城堡里生活了近百年直到公爵夫人死去。剩下吸血蝙蝠迪普茕身一人，他就回到他财产所在地布拉迪普小镇作恶。

了解到这一切以后，蒙地巴拉乌就进行周密计划，在依内丝小姐和其他镇民的帮助下，对吸血蝙蝠设下圈套，摧毁了他的老窝——布拉迪普镇的古城堡墓穴。吸血蝙蝠走投无路，只好逃离了小镇。

蒙地巴拉乌又根据史料的记载和预言，得知吸血蝙蝠已化装成一名游击队员混入了卡尔洛斯军中。于是，蒙地巴拉乌就和卡尔洛斯军首领卡布勒拉取得联系，开始了对吸血蝙蝠新的追捕。

开始，卡布勒拉认为蒙地巴拉乌属于自由派人士，对他很不信任。但他自己此时却染上了一种奇怪的疾病：每日浑身无力，面无血色，脖子下面还出现了两个小洞。蒙地巴拉乌一看就分析出，就是吸血蝙蝠利用夜间在吸他的血，对他进行慢性摧残。立刻，蒙地巴拉乌下令对卡布勒拉进行严密的保护，派专人对他日夜守护，寸步不离。同时他用自己研制的药方为卡布勒拉治病。蒙地巴拉乌还命令士兵在军队驻地附近严加巡逻，在一些古城堡和古教堂站岗放哨，使得吸血蝙蝠无落脚之处。

走投无路的吸血蝙蝠饥饿难忍，几夜之间将 200 匹战马的血吸得一干二净。

在蒙地巴拉乌掩埋了战马的尸体，正准备继续和吸血蝙蝠做斗争时，却突然收到吸血蝙蝠写来的一封信。

信写得很感人。信中吸血蝙蝠讲述了他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吸血鬼生活，表达了他吸人血、害人死的无奈心理，他觉得他很对不起小镇的人民。在信的最后他说，虽然他已做了一百多年的吸血鬼，但他的内心深处对人的感情还在，他不愿意再继

续伤害人类。他请求蒙地巴拉乌帮他结束这痛苦的吸血鬼生活。

蒙地巴拉乌读完信后很受感动。第二天在太阳落山以前，按照吸血蝙蝠信上的说明，蒙地巴拉乌找到马达布拉那城堡，在那里看到了吸血蝙蝠的“尸体”。蒙地巴拉乌念了几句事先准备好的咒语后，吸血蝙蝠的尸体就开始慢慢缩小直到最后化为灰烬。

这时卡布勒拉的病也痊愈了，他感谢蒙地巴拉乌对他的救命之恩。二人虽然所持政见不同，却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蒙地巴拉乌和他的助手们完成了追捕吸血蝙蝠的任务，胜利返回巴塞罗那。在那儿，他和依内丝小姐重逢，并幸福地与她结为终身伴侣。

目 录

第一章

1. 一个自然主义者 (1)
2. 食肉动物 (6)
3. “自由”咖啡馆 (10)
4. 迪普的理论 (16)
5. 魔鬼公牛 (20)
6. 巴黎的空气 (24)
7. 气体竖琴 (28)
8. 卡塔卢尼亚的历史 (32)
9. 一封神秘的来信 (36)
10. 植物、动物和历史 (41)

第二章

1. 拉伯尔得之路 (44)
2. 土匪 (48)
3. 冒险之路 (52)
4. 布拉迪普小镇 (57)
5. 科学防卫法 (61)

6. 奇怪的蘑菇	(65)
7. 植物的灵魂	(70)
8. 吸血蝙蝠	(74)
9. 爱情	(78)
10. 吸血蝙蝠的由来	(83)

第三章

1. 莫雷亚的伯爵	(86)
2. 世界之花甘地萨城	(89)
3. 一个法律计划	(93)
4. 长满跳蚤的地方	(97)
5. 俘虏	(101)
6. 恶性传染病	(103)
7. 全军抵御吸血蝙蝠	(108)
8. 深渊探险	(112)
9. 书面宣言	(117)

第四章

1. 横渡艾布罗河	(120)
2. 征程	(123)
3. 贝尔达	(128)
4. 战马之死	(133)
5. 最后的侦察	(137)
6. 一封信	(141)

7. 贝尔达的沦陷	(146)
8. 迪普获得和平	(148)
9. 英雄的结尾	(152)
10. 重归爱情	(155)

第一章

1. 一个自然主义者

阳光透过窗户上那些不同形状的玻璃片射进室内，发出金色、蓝色、黄色和红色的光芒，如一条条斜线斜穿整个大厅，最后射在怪兽“马尔迪理阿斯”的眼中，外面露天走廊里那些镶有石膏花环的细细的石柱就好像画框一样框在院子中央的植物园的四周；植物园中的每棵植物旁边都立有一个小小的说明牌，有时，阵阵凉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中扬起一股微妙的、甜润的植物清香，这时，那个被放在院中一角的，被人们遗忘已久的纺织机器人就会意外地起动手锤，毫无结果地蠕动几下，随着社会对娱乐器械兴趣的减弱，人们已不再去注意这个机器人，而开始了对印花织布机的研究。

怪兽那双圆睁的眼球就好像要挣脱眼框，它的眼膜发出瓷片似的光亮；但当阳光射来，它的目光就变得冷酷、精明，透出一股邪恶的魔鬼般的表情，四周墙上挂着很多丝绸挂毯，因

岁月和潮湿的侵袭已出现了不少斑点；地面上铺着的曼谷地毯在阳光的照射下发着反光，这条地毯还是当初奥地利大公爵在遇难中逃离巴塞罗那时留下的礼物，怪兽的圆眼睛向远方张望，就看到可爱的“金丝尖嘴鸟”在笼中飞来飞去，它浑身长满各种颜色的羽毛，就像金丝猴一样漂亮。它是伟大的植物学家海门·萨巴都尔从犹太人赫夫达手中买来的，圆眼睛这时又特别注意到“奥多利奴斯”的行动，这是一只凶猛的小动物，它从固定距离发出的细小但有毒性的尖刺，就像毒箭一样，它来自亚洲。在圆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有一个叫“马卡布拉”的玻璃橱柜，里面摆满了人体各部位的器官：头、耳朵、嘴唇和脸部的其它器官，还有一个男子生殖器，看上去令人作呕。所有这一切都是从美洲大森林里收集来的，圆眼睛企图在那些瘦瘦的“德尼尔斯”面前发怒，它们被放在一个瓶子的黄色液体中，慢慢地游来游去，身体不时发出阵阵的颤动，圆月高照，大片的黑影横穿走廊的玻璃，钻入博物馆内巨大的空间里，又向放着人体器官的玻璃橱柜方向延伸而去。

大厅的房顶挂着一个轻巧明亮的威尼斯吊灯，四周墙壁上是一些无名艺术家留下的人物画像，有林奥，阿尔那多，年轻时的海门·萨巴多尔老师，蓝马克，特鲁德利和他的堂兄安东尼奥·德·蒙地巴拉乌，这位巴塞罗那的贵族人物，出色的自然博物收藏家，就是这家博物馆的主人，他严峻的表情，高贵的地位和优雅的谈吐早已使城中的贵族小姐们倾心不已，憧憬着与他喜结良缘，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放满书籍的书架，书架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张学位证书，那上面有巴塞罗那商业理

事会对蒙地巴拉乌的表彰，他曾给与该会积极的支持和合作。

这时，蒙地巴拉乌不动声色地转过身，好像要回避什么，然后便很自然地在那些人体器官样本中穿行，还不时左右观察着；他走到门口，出了大厅；到了台阶上他转身向里望了一眼，从那儿，透过院子墙上的窗户还可以看到那可爱的“金丝尖嘴鸟”，门口有些双轮马车，在调头以后，马夫们就上前来把马牵走，而车夫却留下来，站在敞开的车门口恭敬地守候着，门前可转动的等候台无疑是采用了先进的科学思想修建的，它使得闲下来的马车可自动调转车头。

蒙地巴拉乌谢过阿马德乌，说道：“不用了，我想活动一下身体。”

蒙地巴拉乌想到，眼下的难题是应不应该把“阿布德拉”归入哺乳动物之类，知识渊博的海门·萨巴多尔还没有发表意见，而在上星期三召开的会议上，人们对此问题的意见又有很大分歧，看来还是有必要向曼多斯求教，他住在塞比亚，和美洲的科学家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再说吧！一切都要由试验来解决，在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阿布德拉”活样本之前，一切都是空谈，能谈的只是一些设想，或者像老人们说的那样，只是想入非非，还是应该理智地、以科学的方法去分析事物，是的，蒙地巴拉乌自言自语地说，今晚我就给人称“神算”的曼多斯写封信。

蒙地巴拉乌穿过耶多街和圣·乎氏多小广场，走进那弯弯曲曲的小巷区，他不时地贴着墙边走，给那些捕渔归来的人们让路，只见他们头顶装满活鱼的还在滴水的鱼筐，在行人中穿来穿去。

他一直走到新大街的施工路口，几年前，西班牙伯爵曾把此地奉献给那倒霉的费尔南多七世，蒙地巴拉乌在那站了一会儿，看着那些在被推倒的旧房子上建起的新楼，他想到，将来有必要对建筑工程进行一下改革，看得出此地修房的工作方法还是老一套，技术水平还停留在玛利卡斯达亚时代。

他又向前走了一段路，就在“喜剧平原”街停下来，那里聚集着不少手工艺人和乡村来的农民，他们在谈论着卡尔洛斯战争之事，路边有一些盲人在卖歌谣，另一些袒露胸脯的女人在叫卖米纳将军的画像和他那胃癌石板画。

就快到中午了，阳光照射在房屋和圣母·莫尼卡大街的石板地上，洁净的天空上是一片透明的蓝色。这时，“金丝尖嘴鸟”又出现了，它使足力气想为蒙地巴拉乌献上一首歌；但环境使它失望，人们除了喜欢那些政治歌曲外，只对古亚斯的“法杜奇拉”感兴趣，这位只活到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在他的歌剧首次上演受到热烈欢迎之时悲惨地死去了。

想到这些蒙地巴拉乌就有些难过，他沉默不语，记不起来在哪里读到一篇文章，说只要是上帝选中的人都会夭折。这种在青春美好时光中死去的代价，对他来说真是一个生命的悲剧。他努力转移自己的思路，开始想到要准确地对那些特殊动物分类是一个多么艰巨的工作，他又想到时下国家政局不稳定，反动势力在那些维护专制的奴才们的扶持下企图一举成功，一想到这些，他就感到内心自由信念之火在熊熊燃烧。

他已经来到跳蚤堡垒的前面，那附近的军营里，军队正在演习，看得出城中形势并不是一切顺利，士兵们个个身穿蓝色

军装，头戴高高的帽子，腰间挎着白色皮革弹袋，近日来隔三差五的就有杀人放火的事件发生，国家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街上到处可见被战火炸毁和熏黑的建筑物，可老百姓们却奚落地唱道：

跑出六只公牛，
个个都很糟糕，
正是因为这样
修道院被燃烧。

蒙地巴拉乌靠在一个栏杆上，观赏着静静的海洋，远处有六只轮船，其中有一只的船尾上飘扬着英国国旗，几只海鸥飞来，鸣叫着掠地而过，留下一片寂静。远处那高高的蒙居驰山上也飘扬着几面彩旗，一阵优美的乐声传来，隐隐约约，但很快就消失了，接着出现了列依苟的巨像，然后是国歌和1812年的宪法之歌，可以看到卡尔洛斯军队行进在城市公园：欧都内尔将军高举战剑，接着民兵的队伍又出现了，他们唱着爱国歌曲，高喊女王万岁，海鸥在飞，大鸨在叫，盘旋在西夫雷新建大门处，海洋的碱水气息在空气中徘徊，狂热的乐观主义和悲观的消极情绪交错轮换，一切都在变动，人人都在呐喊，只有科学不变，它在善恶面前无动于衷，它把黑暗和无知变成光明和进步，但有些黑暗不是轻易能溶化的，它出自那多山的地区，没有固定的形式，它会把自己伪装起来，躲在玻璃窗的背后，幽灵般地化做一只蝙蝠，或其它什么动物。

蒙地那拉乌转过身，掸去礼服袖子上的尘土，开始向“宫殿平原”走去，远处传来几声稀疏的枪响，从哥拉西亚方向飘来一股浓浓的黑烟，弄不清是对那里自由派的赞赏还是轻蔑，接着响起一声炮响。

一只苍头燕雀飞来，落在近处的一个饮水池上，它动作滑稽，快速地喝了几口水，然后就跳了几下，开始用它那尖尖的小嘴梳洗身上的羽毛，它发现蒙地巴拉乌正在直直地盯着自己。

这时传来“金丝尖嘴鸟”的叫声，它听上去是那样和谐亲切，就好像是爱，是对科学的爱，是人类兄弟般的爱；它来自天空，来自那迷人之岛。

当蒙地巴拉乌再睁开眼时，那苍头燕雀早已飞得无影无踪了。

2. 食肉植物

那里的面具有红色的也有黑色的，而女人的腰身被那多余的束胸背心粗暴地裹住。酒杯里映出一个微笑，四周的墙上挂满了巨大的镜子，里面不时映照出那迷人的晨光中恐怖的颈部，或一个倾斜的人头，或一个上了胶的胡子，此刻歌剧《决斗》就要开演了，这是一部伟大的、激动人心的作品，描写一个乌托邦式的爱情故事，台上以意大利废墟为背景，那偷偷的吻，那忧郁的目光和那被遗忘在包厢里的手套，一切复杂混乱，最后当那些红色的玫瑰花被抛向女人们那上了浆的胸衣前时，她们的嘻笑声便喧闹成一团，然而这并不是日常情景，尽管被称为

上流社会，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成员却是来自外省，最好还是让我们想一想航海，想一想那些从美洲带来的黄金，想一想那个第一次出现的蒸汽工厂，整整四百天的航海日记，一页不缺，在船的下面可以看到各种颜色的信号旗，那粉色的云朵罩住了指南针，罩住了轻便船，罩住了索具，罩住了熏鲑鱼，还有那些航海日记和家信，工人们自带午饭，步行穿过那些寂静的街道，早晨五点进厂做工，商店的小学徒工们趴在柜台上打盹儿，他们整日忙于卖布、浆布，浑身疲倦，只有在星期天才有机会出去，兜里带上点零花钱出去走走，但在晚饭前就要赶回去，不能错过饭前祈祷，还有那些军界人士、科学界人士和神学界人士，他们在圣钟声中，手持蜡烛走在宗教游行的队伍里，其中有皇家科学院和大学的成员。

这时，空气颤动了一下，那是魔鬼散发出的硫磺气味的冷笑，它一下子就把那个从葩雷莫带来的万花筒震得粉碎，细小的幽灵在玻璃碎片中奔跑，最后一切慢慢消失了，这时出现了阿尔法和欧梅卡的信号。

此刻，安东尼奥·蒙地巴拉乌系好他身上的丝绸马甲上的钮扣，这还是他的堂妹男爵夫人内依丝送给他的礼物，他用两个手指拿起岩石玻璃，在光亮处观察了一下，就对那巴乌说：

“你知道，我对大鸨是否属于哺乳动物一事有着特殊的兴趣，这是一只神秘的动物，很明显，他和‘小吸血鬼’，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吸血蝙蝠’有着密切的联系，民间存在很多关于这小动物的传说，听起来让人感到好奇，特别在巴坎内斯地区，传说这个动物是以吸人血来维持生命的。”

那巴乌，这位曾经是经验丰富的货船船长，此刻却显得有点紧张，他还记得圆眼睛怪兽“那尔迪理阿斯”那一动不动的可怜样，那是一副狂妄但又痛苦的表情，就好像在它那眼膜里面隐藏着一片神秘恐惧的大森林，他吐了一口痰。

他们正坐在植物园里，这时的空气清香怡人，阳光发出一种淡绿的颜色，从他们坐的角落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被奇怪地捆着的机器人，由于雨水的冲击，它浑身已生锈了。

“大鸨产于美洲，”蒙地巴拉乌继续说，“听说它能治很多病，能治腿病、急性腹泄和脾炎，据说把它尾巴的第二节泡在酒里能产生特殊的功效，但我本人对此表示怀疑，我在瓦伦西亚的伯父有一位朋友，叫阿尔努夫，一次在贝那布口过夜时，亲眼看到当地的黑人用这种动物医治疟疾，你知道我是不相信这些传说的，我要用科学的试验打破这种种假说和虚构。”

就在这时，附近一棵大树突然奇怪地振动起来，只见那些浓密的树枝先是晃动，然后随着振动的不断加剧，枝叶开始向地面倾斜。这一切把一旁的那巴乌吓坏了，他一下子从竹制板凳上跳了起来。

“是吃午饭的时候了，”我们的主人公不动声色地说，“别害怕，这是一棵奇怪的食肉树，我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使它能在这里的地理环境下生存，一位著名的德国科学家维可门写信给我，说他们那里为国王服务的物理实验室打算用十个盎司来买下我这棵树。”

这样说完，蒙地巴拉乌两手合在一起拍了两下，立刻，园丁西尔贝罗就跑了过来。只见他手里提着一个巨大的老鼠笼子，

里面装满了叽喳乱叫的老鼠。

西尔贝罗在大树附近把老鼠笼子的门打开，然后小心地躲到一旁，这时笼子的老鼠犹犹豫豫地溜出来，一下就被大树发出的强烈气流所吞噬，消失在浓密的枝叶中，一只也没有逃掉，大树这才慢慢地恢复原来的姿态，消化完被吃掉的老鼠后，树叶便张开吐出一些小小的乳白色的碎骨头。

接下来是一阵长时间的寂静，从隔壁巴那布拉达的宫殿里传来阵阵孔雀舞曲，那是该家族的继承人小拉蒙在弹奏古钢琴，他曾和一个女招待生有一子，但后来这女子被送往萨利尔，死于难产。

天暖气和，微风在乐曲的伴奏下轻拂着食肉植物的树叶，一切都显得那样超脱，永恒。

那巴乌使劲伸了一个懒腰，又痛快地打了一个哈欠。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他曾是一位出色的货船船长，但沉默寡言，他和蒙地巴拉乌同属一个高贵家族，也算是半个亲戚，当年曾一同参与了大公爵的事业，孩提时代他寄宿于家住犹雷德的外婆家，从那时起他就很喜欢航海，后来到巴塞罗那和卡地斯攻读航海专业，曾远航美洲，在获得学位，成为船长以前，他曾三次在海上遇难，差一点就诀别了他那可爱的外婆，永离人世。一次他在马耳他海上作业，夜间轮到他在甲板上值班，有机会亲眼看到了一条极大的尼瓜拉鱼，第二天早晨当他起来照镜子时，发现他的一半头发已变得雪白，这倒使他看上去更有贵族气质，他目前是来巴塞罗那治病的，暂住蒙地巴拉乌家，他这病很奇怪，据说是因为长期不吃新鲜蔬菜而引起的身体虚弱症。

“我亲爱的表弟，”蒙地巴拉乌又说，“明天我们去卡拉西亚的别墅，顺便了解一下那里的自由派运动，看看这个著名城镇的政治形势如何。”

“就照你说的办，”那巴乌回答道，“我想旅行一下会对我的身体有好处。”

他好像还要说些什么，但还没来得及开口，就隐约看到在食肉植物的另一边那走廊的圆拱形房顶的正面有一个黑影，当他再想看个仔细时，黑影却又不见了，他想他大概有些眼花看错了。

两位绅士又在鲜花植物园里散步，不时从地上拾起几颗绿色的小豆，闻一闻它那诱人的清香，这样不觉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当他们离开植物园，走进餐厅时，意外地闻到一股硫磺的味道，蒙地巴拉乌看到地毯上那已成为碎片的万花筒，就站在那里沉思起来。

在红色和黑色的面具后面，一道黑影送过一阵阴险的冷笑声，但很快它就在空气中神秘地消失了。

3. “自由”咖啡馆

卡拉西亚一向是西班牙历史上著名的自由派思想活跃的城镇，它那历史悠久的大钟也是闻名遐迩，萨彦特伯爵在他的回忆录里曾说，卡拉西亚有很多手工艺人和进步思想人士，是一座不可攻克自由派城堡，“只要一位充满理想的卡拉西亚人手握长枪，背靠墙壁站在那里，就会把一切反动势力吓跑。”萨彦

特伯爵作战勇敢，像只狮子，但他不幸战死于卡尔洛斯的一场埋伏战中，贝尔达理事会出版的《年轻观察者》曾评论说，萨彦特之死使革命力量失去了一位最可恶最凶猛的领导人之一，这是国王的一大胜利。

天气宜人，蒙地巴拉乌和他表弟乘坐的马车一大早就从巴塞罗纳出发，向卡拉西亚方向而去。四周环境生机勃勃，空气轻柔得像丝绸一般，世间的万物就好像被修剪过一样，一切都恰到好处。

他们在马车内坐好，那巴乌手中拿着一只手枪，是用一个镶有金边的艺术枪套套着，他小心地把它放在车顶的行李箱上。

“我带了手枪。”他说。

蒙地巴拉乌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他觉得他的表弟有点小题大作。

他们从新大门出城，沿路布满了菜园，马匹在轻松地奔跑着，车夫阿马德奥心情舒畅，忍不住轻声哼着小调儿。

道路的两旁都是菜园，每隔一段就会出现一组石房子，房子的窗户上挂满了天竺葵，一切都充满田园气氛的和睦，使人感到心情愉快。

当他们就要到达卡拉西亚的时候，看到一组士兵正在路边的石桌旁吃午饭，石桌上放着一大罐酒，其中的一个士兵向他们打了一个手势，要他们停下来，出示通行证，然后才放他们过去。

他们一路顺利到达卡拉西亚，接着穿过城内的石头路，马车发出阵阵响声；然后又从城镇的另一端重新踏上了乡间的土

路，向山上奔去，蒙地巴拉乌家的别墅就坐落在那里，这座别墅的名字叫“失去的白石灰”，是由一组建筑物组成的，房屋的下面有影线和一个巨大的太阳钟，并隐约可以辨清那上面的几个字：“和太阳同生活”。

佃农的妻子出来迎接他们，她不好意思地把湿手在胸前的围裙上擦干，一副尴尬的样子。几只大狗跑过来闻闻客人们的脚，然后心不在焉地走开了。

蒙地巴拉乌邀请他的表弟进了屋。室内一片清凉，因为地上刚刚浇过水，让人感到很舒适。佃农的女人打开窗户，拉开那沉重的旧式窗帘，顿时室内那巨大的空间就出现在眼前，只见那宽阔的大厅里放着不少橱柜，里面有很多精细物品，有贝壳作成的红色花朵和浅颜色的彩条，岁月就像不被人发觉的灰烬，带着甜蜜的声音从家具上流过，从那些伯父和堂妹们的画像上流过。画像上的人物还在微笑，仿佛在追忆着当年那打猎的情景，那不安的眼神，那些发黄的书信，和那一个继承人又诞生的喜悦，岁月一层层地失去，无声地使各种颜色褪了色，使冬日的黄昏变得更暗，在每一个辽阔的空间，在每一个平面，在那成千上万的橱柜上抖尽往事的尘埃。

蒙地巴拉乌在观看了所有的空房间以后，就和佃农依西德罗谈话，他谈起了有关耕地改革的问题，并向佃农传达了委员会印刷的土地耕种的一些现代化方法，这显然是农业方面刻不容缓的问题。他们还就章程一条一条地进行了讨论，另外蒙地巴拉乌还成功地说服了依西德罗改掉那些落后的作法，接受新思想。委员会的文件的题目是“通过肥沃土地来扶持和推进农

业发展的历史的评论的和实践的记录与说明”

以此同此，那巴乌在菜园里活动了一下身体，他发现蓄水池里有很多青蛙。当他的表兄叫他时，他就把烟袋锅放回口袋，用力挥了一下手臂，不知为什么，他感到很自由很高兴。

接着这两位绅士挽起袖子，在依西德罗和另外六个小伙子的帮助下，一下子就割下了差不多半吨的草药，这可是这家庄园的特产，草药有枸橼、酸模、小豆菀、干石竹花和球根牵牛花。蒙地巴拉乌打算把这些草药寄给他的朋友果尔巴亚医生，希望能对他关于治疗博德病的研究有所帮助。

他们在那宽敞的餐厅里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有肉丸汤、橄榄、兔肉加菜、猪脚加萝卜，饭后点心是一盘鲜李子；然后他们点起了香烟，一边喷云吐雾，一边眺望着那海边的巴塞罗那城。

最后他们告别了依西德罗和他的妻子，蒙地巴拉乌命令阿马德奥将车驶回卡拉西亚城镇，他们现在要去“自由主义者”咖啡馆，他们在途中停了一次以后，就顺利到达了美德街四号门口。

“自由主义者”咖啡馆不是一个很吉利的地方，目前这里是城镇中最有影响的人物集会之地，人们在这里进行政治讲演和示威游行。四周的墙上被涂成深红色，在它的中央，摆着一个椭圆形的花环，四周放有表现工业、商业和航海业的象征舞台，由三位裸体女像作主角，她们的身上只披了一层纱巾，这三位女人像同时向另外一位女性雕像致意，那就是被放在咖啡馆入口处的自由女神，她那轮廓清晰的面孔上有一种沉思、骄傲、盛

气凌人的表情，在她的脚下穿行着进进出出的客人；她向他们微笑，向他们问好，向他们展示她那纤细之手写下的两个大字：自由。

咖啡馆里到处是杯子，人们在不停地吸着烟，使空气染上了一种淡蓝色的浓烟。有人在大声地评论着当天出版的各类报纸：《蒸汽》、《国家士兵》、《革利凯》和《宪法》。《宪法》报曾发表过下面的诗句：

我是伟大的自由主义者，
不惧怕牺牲；
一旦把头扬起
就将永不低下。

两位表兄弟叫了两杯咖啡，蒙地巴拉乌环顾了一下四周，听着人们的谈话，他此时又想起了“大鸨”这个神奇绝妙的动物，他努力想再次捕捉到那神秘的歌声。

这时，进来一个身穿黑斗篷的男人，他来到柜台前要了一杯巴斯烈酒，就转身向蒙地巴拉乌和那巴乌这边走来。只见他突然掀起斗篷，开了一枪，一切都发生在瞬间，我们的主人公下意识地闪到一边，躲过了子弹。

咖啡馆内顿时出现一片混乱，那巴乌向开枪者那边扑去，但罪犯利用场内的混乱，跳到桌面上向外逃跑，等那巴乌追到门口，穿黑斗篷的人早已不知去向。

蒙地巴拉乌站了起来，立刻被好心的人们围住，他脸色像

死人一样苍白。

在他的脑海中一位无形的女子从苍穹向他飘来，她浑身透明，沉思的脸上充满幻觉，她快乐地扑打着翅膀，落在他的耳边呐喊自由，用那宇宙间正义和进步的“大鸨”之声来驱散那青紫色的、幽灵般的黑影；驱散那张带有伤痕的脸的黑影，他觉得有两只魔鬼般的眼睛在望着他。

值得庆幸的是刽子手的谋杀没有得逞。表弟和阿马德奥帮助蒙地巴拉乌上了马车，街上有很多好奇的人围了过来，愤怒地谴责凶手的杀人行为，一个卖鸡人走上前来，送给蒙地巴拉乌一只布拉德鸡，让他回去煮点鸡汤，补养身体。

“可怜的人，”他说，“他们让他流了血。”他满脸复仇之火，仿佛要给凶手定下死罪。

他们一行三人踏上了回家的路程，大家都表情严肃，一语不发，太阳开始落山了，天空是一片透明的微红色，仿佛幻觉世界。远处传来一只青蛙那缥缈的叫声。

有时，一群群蚊子向他们扑来，沿路到处是高高的树丛，骡子成群地走在土路上，它们脖子上的铃铛发出温柔的响声。

那巴乌一声不响地点上一袋烟，蒙地巴拉乌沉思着，路上出现一道陡坡迫使马车向前倾斜，又是一阵寂静。

就在这时，从马车的一侧，他们看到了巴塞罗那夜晚的灯火。

4. 迪普的理论

第二天早上，遵照医生的吩咐，蒙地巴拉乌卧床休息，医生告诉他在二十四小时里保持体力和脑力的休息，他身体靠在枕头上半躺着，透过窗户，他可以看到植物园中的一切，因为他的卧室就在一层，刚好面对院子。天在下雨，空气中雾气腾腾，不时有强烈的冷风吹来，雨水顺着院中走廊的墙边流下来，落在地面那红色的细砖上，好像螺丝一样转着圈。

忠实的那巴乌守候在他的床边，找来一些读物念给他听。蒙地巴拉乌请他选一些有趣的书，不要总是谈航海的故事；他觉得那本他偶然在乡村小屋的储藏室里发现的《家系论证》，就是一本满有意思的读物，此书没有署名，里面写了很多关于中世纪的故事，那巴乌从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拾起这本书，掸去上面的尘土，随便翻开一页，就读了起来：

“迪普作为一种死后的生灵有着很多的特殊属性，比如他每次外出，总是步履轻巧，一声不出，如果他脚上的鞋子有声音，他就会把它脱掉；如果有谁被他看见，就会变得浑身无力，当迪普扑上前来吸他的血时，这个人就没有力量进行反抗；他以吸人血来维持生命，他最怕闻到蒜和欧荻的味道，也最怕看到镜子；另外他还可以变成很多其它的动物，比如蚂蚁，蜜蜂，蜘蛛，鸡，狼，野鹿，狗，莽蛇，狮子，老虎，孔雀，燕子，啄木鸟，马，狐狸，大象等。”

那巴乌停下来，看他的表兄蒙地巴拉乌有没有什么评论，蒙

地巴拉乌没有说话，他的目光望着远方，好像努力要解开一个谜。

雨渐渐小了，可又刮起了风，发出阴森的声音，吹打着窗外的烟囱和塔楼上的风向标；风刮下树上的叶子，把它们从修道院的房顶，刮到寂静的小广场，刮到那些有着迷人名称的各条小巷的深处，寒风吹打着门窗，发出阵阵碎玻璃的声响，就连国家士兵头顶上的帽子都被风刮跑了。有时邮局被迫停止工作，载客马车也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正常运行，就像现在，费尔地那·得·雷塞普斯先生正在“四民族旅馆”门前不耐烦地等候着马车的到来，他要去马尔内萨小镇米尔男爵的总部，雷萨普斯是法国领事馆总领事，也是蒙地巴拉乌的好朋友。他正在完善一项难以实施的化学工程。他爱好旅游和收藏图片，在他房间里的墙上挂着六幅铜制版画，全是蒙地巴拉乌送给他的，每一张的下面都有说明。

这时，一道黑影开始向楼梯平台的右边移动，好像要把历史博物馆实验室的门打开似的。它悄悄地移动着，遮住镜子的反光，时隐时现。可爱的“金丝尖嘴鸟”一动不动，看上去是那么憔悴，仿佛在走向衰老。黑影还在移动着，有时在镜子的反光里会出现一幅幅像平版画一样的图画：在高山和乌云之间阴雨蒙蒙，有一座城堡废墟，阴暗的山谷中的小村庄和在它那潮湿的草地上出现一幕幕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图画的下面隐约可见一行行小字。

那巴乌清了清嗓子，翻开那本令人费解的书，找了另一章节，继续读下去：

如今的迪普已是第42代，这是根据天文地象的计算推测的，它的星座为双鱼星座，受太阳幅射而被烧焦，但他只为得到魔鬼的遗产而自慰。现存的迪普在沿袭卡雷斯·多塞普的理论……

念完这一连串的令人费解的东西，那巴乌的心不禁抽动了一下，他觉察到一种不祥的预兆，一种巴尔干式的悲剧。他又开始想到海洋，想到那纯净的海水，那海水的泡沫和行驶中的船尾卷起的浪花。他特别想到了那座冰山，那座爱尔兰寒风中的雪白的冰山。他正要接着读下去时，有人来敲门了。

一位佣人走了进来，他手上端着一个大盘子，上面有巧克力和甜点；他把盘子放在一张三条腿的桌子上，桌子作工精巧，雕有田园风格的装饰图画。佣人先把桌上的几大摞书和一个称盘移到一个柜橱上，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很小心谨慎。他是来自雷利达，名叫拉蒙。

两位表兄弟把甜点泡在液体巧克力里吃了起来。这时天开始黑下来，拉蒙点上几只蜡烛，把那厚厚的窗帘拉上。

蒙地巴拉乌用棉布餐巾擦了一下嘴唇，说道：“我亲爱的表弟，你知道，这些都是故事。你刚才读的是关于一个叫迪普的传说故事。但是，你也许会问我，什么是迪普？有谁亲眼看到过迪普？它被认为是一个可以变成蜘蛛、马、大象等的怪物。”

他停顿一下，喝了一口玻璃罐里的水：“故事不会总是这样传说下去的，我亲爱的表弟。如今科学的作用就是要打破这些诞生在无知和愚昧年代的传说。科学的力量是无穷的。我承认世上还存在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我们还要努力去解决它们。但

建立在理智和试验上的科学将决定一切。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们的主人公侃侃而谈，充满激情。但那巴乌却从中发现了他有一丝不安的情绪。

“我相信，”那巴乌回答道，“我相信你，但请你别忘了你在和一个曾看到过尼瓜拉大鱼的人谈话……”

我们的自然主义者做了一个手势来反驳他的表弟：“得了吧，那巴乌，你别惹我发笑了！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不过是由于饮食过量而产生的视力错觉罢了。这一事件我们已和萨颂·各尔贝亚医生讨论过无数次了。它早已被定论了。”

两位表兄弟又继续谈了一回儿，夜幕悄悄地笼罩了城市。

整个世界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只有几盏小灯发出微弱的光亮。

一切都是死一般的沉静，街上只可以听到巡警的脚步声，有时还意外地从远方传来一阵爆炸声，然后又是一片沉静。

那条黑影在远方的一个模糊点上迅速加深，一下子变得很小。然后就好像一个焦点开始扩散，变得模糊不清。在以后的几分钟里，围绕着一个无影的东西。一股奇怪的幽灵似的颤动在空气中着魔般地转着圈，这时一道淡淡的闪光的云丝划过，只停留了片刻，就又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一只飞行动物，说不清是蝙蝠还是“大鸮”出现了，它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平稳地向着黑夜深处飞去。

5. 魔鬼公牛

年仅二十三岁的林氏诺斯基王子有着温德贝伯爵的头衔，他非常热衷于保皇主义运动。当王位继承人卡尔洛斯在巴斯克地区起兵反对马德里共济会和自由派政府时，他就毫不犹豫地 从普鲁士人军队中退出，投奔于卡尔洛斯将军旗下。林氏诺斯基王子曾在格拉艾斯城堡和克萨诺维斯宫廷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他是整个德国最富有财产的继承人之一，他爱好文学，吹一口好长笛，这是当时宫廷社交中的时髦乐器。他曾多次作战于卡尔洛斯军中，并在随卡洛斯将军远征卡塔卢尼亚地区的几次战役中表现出色，屡立战功。在此期间他还有机会结识了拉蒙·卡布勒拉，这位著名的莫雷亚的伯爵，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此次远征失败后，林氏诺斯基被留在卡塔卢尼亚做西班牙伯爵和驻守在艾布罗河对岸的卡布拉将军的联络员。这就使他有机会了解了当地情况，学会了卡塔卢尼亚语，这是当时被称为两只虎的贝尔达城和马斯特拉丝果城所用官方语言。在艾丝得亚被枪决，马若多背叛事件之后，林氏诺斯基还是坚守卡尔洛斯事业，参加了一系列的绝望的、骑士般的战斗，有好几次战败都是由于那些叫做“贝普得·罗里”的志愿者的盲目行动造成的。林氏诺斯基王子平时总是和其他士兵一样，身穿蓝色军装，紧身裤，扁帽子。但有时根据情况需要，他还要化装成各种人物：运送货物的，走私者，河边农民等。这样他很快就变得大有名气。尽管性质不同，但从知名度的角度来讲，人

们把他和自由派阴谋家阿毕兰内达相提并论。

王子的这些消息被天主教报纸和贝尔达报纸以不同的口吻报道出来，并作了详细解说。那天早晨，安东尼奥·得·蒙地巴拉乌正在读《宪法》报。上面有一段对林氏诺斯基王子诽谤性的影射文章和一位正在成名的诗人华廷·茹毕欧的艺术性的爱国赞歌。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从那古老沉默的里拉琴上，
我将连根除掉那潮湿的坟墓。
对着那正在石板间哭泣的天才，
我将祈求神灵，
唤醒那些世人向往的一切。
神圣的黑暗，已划为荣耀的姓名，
伯爵们和过去的君主们，
我要为他们辉煌的战役歌唱。

这些诗句使安东尼奥·得·蒙地巴拉乌深情地想起了他少年时代的朋友和家庭教师埃乌达尔多·得·普赤，他曾是一位受人敬仰的诗人，但不幸的早逝使他中断了事业。蒙地巴拉乌是在果尔得亚斯学校的一次文学晚会上认识他的，当时正是诗人事业的鼎盛时期。他的学校的校长，纳尔西索·列拉教父为他们做了介绍。蒙地巴拉乌还记得诗人以他那优雅的西班牙语在果尔得亚斯贵族皇家帝国神学院里朗诵的序言赞词。

我们年轻的自然主义者一时就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过

了好久，他才来到他的工作室开始用钢笔画和标本来编制一个目录册。他认真工作了整整一个上午后，满意地结束了目录册的编制工作。

因为那天是星期日，蒙地巴拉乌就决定下午和那巴乌去多林观看意大利军官坎达鲁波的宇宙气球表演。他们将马车停在海关附近，步行穿过那挤得满满的小巴塞罗纳的街道。附近的海滩和房屋的房顶上都站满了人等着观看免费表演。在斗牛场的入口，放着醒目的大牌子，上面标有斗牛表演的场次和价格：阳光下的座位是两块钱一张，阴凉处是三块钱一张。广场的中央，几名男子正在给气球打气，坎达鲁波上尉身穿燕尾服在左右指挥着。我们的朋友们付了点小费，在观看台的第一排坐下。整个广场已站满了观众。

到了下午五点整，坎达鲁波上尉为了辨别风向，先向空中放了几个不同颜色的小气球，它们的形状有的像小鱼，有的像青蛙，有的像小娃娃。当宇宙气球已被全部吹起来以后，上尉向观众们鞠了一个躬，跳到气球下面的大竹筐里面。场上观众一片欢腾。

一支乐队开始奏起了欢乐的乐曲。宇宙气球在不断地上升着，观众们在不停地叫喊和鼓掌。气球下面的竹筐里放有装满沙子的小布口袋做压载。当气球升至离地面五十米的时候，上尉把两三个小布袋里的沙子撒向广场，顿时空中布满了黄色、蓝色和其它颜色的云雾。人们开始奔跑，谁都想抢到些什么。蒙地巴拉乌站了起来。他用帽子接住一张飘来的彩色纸条，上面写着：“到巴塞罗纳去”，还有一首这样的诗：

在风中骑马奔驰
你身边那美丽的城市在伸展
我们那热烈的胸怀张开了
为思绪奋勇湍流的翅膀
无比兴奋的上苍之幻想
洗礼我们的灵魂，很快撒向
你那徐徐上升的芳香
我被那爱的植物气息所感动。
在光亮中游动和观察，因为上帝所要的是
上面是天空，下面是天堂。

气球还在继续上升，越变越小，向着欧尔达方向飘去，人们发出赞许的议论，猜测着它会在什么地方降落。

在节目进行到第二项时，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故，使我们的朋友大为震惊。

场上宣布将有三名公牛出场，人们已等得有些不耐烦，这将是当天的又一高峰。蒙地巴拉乌一向对这种流血的游戏不感兴趣，就准备退场，但他的表弟那巴乌很想观看斗牛节目和观众的反应，就说服蒙地巴拉乌留下来陪他。作为自然主义者，蒙地巴拉乌厌恶看到那种不必要的流血情景。

这时，第一只牛跑了出来，作了一些惯常的表演，就在人们的喝彩声中从沙地上退场。然后天空开始变阴，给人一种不平静的感觉。突然，一个神秘的黑影笼罩了整个广场，以一种

不能让人理解的摇摆动作向地面扑来。

这时，第二只漆黑如煤的公牛向广场中央跑来。它停在那里，口里喘着粗气，观众们那出神的目光一齐射到它的身上。它转过身好像在寻找什么。向前跨了几步以后，就出人意外地向我们的朋友这边狂奔而来。它冲过栏杆，两只后腿停在栏杆里面，停在那里不动了，用两只火焰似的眼睛直盯着我们朋友的面孔。

所有在场的人被吓得目瞪口呆。那神秘的黑影变得更深了。人们似乎可以感觉到黑公牛的呼吸声。很明显，那是魔鬼的化身。这时出现了阿尔法和欧梅卡的信号。

突然，那魔鬼动物跳了一下就不见了。没有人知道它是如何失踪的，也不知道它去向何方。广场上的雇员们跑得脸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在大街小巷都跑遍了，也没有找到黑牛的影子。人们议论纷纷，得出结论说三五年前的悲剧又在重演了。

这一切被认为是由于节目组织不周引起的。第二天早晨，《商业回声》报发表了一篇严厉批评官方政府的文章，质问为什么在如此进步的时代还会发生类似的事件。这实在是一个遗憾。

6. 巴黎的空气

制作香水是一个既广泛又复杂的课题，它需要有长时间的实践经验和一定的感官鉴赏能力。一个优秀的香水制造者要有高深的文化修养，聪明的头脑，精明的直觉力和准确的嗅觉，还要和女士们有不间断的来往。具备了这些学识才能，还要掌握

一些精确奇特的细节和懂得区别歪风恶习，这样才能在香水鉴别的王国里一展宏图。众所周知，香水的作用决不仅仅在于那惟一的和简单的物质性。当然有些香水只要一提到它的名称人们就马上会知道它的性质；而另外一些香水要经过一段时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闭上双眼，精神集中，细细地反复体会它的含义。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这后一类香水是最难制作的，它的种类也很多。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两大组：冷香水和暖香水。冷香水使人感到在暗影里，有一种阴凉感，会让人想到大海、高山、树林或生长有熏衣草、迷迭香和松树的小灌木丛。暖香水是代表人性的，特别是表现女性，因为它表达性感而一向受到教会方面的反对。只要在一块绣花手帕上滴上一滴这样的香水，就足以使那些相爱的人儿心潮起伏。这滴香水就好像一只残酷无情的蝴蝶在空中飞舞，很快把人带入不幸和抽泣的苦恋中。

住在毕木波迪郊外的林氏诺斯基王子此刻正处于这种不幸和抽泣的苦恋中。他正在忘情地闻着一块丝绸手帕上的芳香，脑海中不觉浮现出一位美丽女性的身影，她使王子心潮起伏，精神恍惚。他手中拿着一枚椭圆形的、有玻璃片罩着的胸章里有一张用褐色装饰的女子照片。王子的目光注视着照片。只见照片上女子身材娇小，她身上的香水仿佛已化作王子手帕上的泪水。“爱的美丽夜晚”。这有着诱人名称的香水是著名香水制作者内塞尔斯男爵的作品。照片上的女子在看到另外一位高雅貌美的女子在商店里购买这香水时，才腼腆地买了一瓶。这一场偶然的邂逅使两位女子成了好朋友。但照片上的女子受她粗鲁

丈夫的管制，隐姓埋名留在了巴黎，而她的女朋友却旅游巴塞罗那，将在一位著名的音乐家的陪同下访问美丽动人的马尤尔卡岛。这女子名叫阿乌洛拉·杜萍，是一位著名作家，常以假名“荷尔黑·萨迪”在她的书上签名。而她那个创作出无数优秀的钢琴交响曲的音乐家就是众所周知的费德里克·肖邦。

安东尼奥·得·蒙地巴拉乌在两天前收到他的亲戚内塞尔斯男爵夫人的一封信，向他告之这两位要人来访巴塞罗那之事。蒙地巴拉乌把这一消息在克拉亚侯爵家的茶话会上讲了，使人们震惊不小。在发表了大量的议论以后，大家一致同意不对二位来者的特殊关系发表意见，因为在巴塞罗那还没有专门的地方来接待这种特殊人物。人们一致决定按照来访者的级别给予相应的招待。克拉亚侯爵借此向茶话会所有会员宣布，他将在他的宫廷里举行一个艺术科学晚会，届时他请各位光临，他的儿子荷塞·依格那细欧将为大家展示他的最新发明：气体竖琴。

大家热烈鼓掌。蒙地巴拉乌负责解决两位要人的住宿问题，因为他们不是夫妻，谁也不能把他们留在自己家里居住，也不能举行什么官方仪式。尽管当时巴塞罗那的旅馆业不很发达，但有人提出“四国”旅馆是最现代化的，很适合这对人居住。物理学家兼印度花布印刷者答应在两位要人到来之际，请大家到“秘鲁咖啡馆”喝一杯。

蒙地巴拉乌为解决二位来访者的住宿问题和费尔迪那得·雷塞普进行了商谈，并就这对人的特殊情况作了一些具体细致的安排。那巴乌在船长的帮助下观看了开往马尤尔卡岛的船只情况，并对旅游条件和安全问题作了详细部署。杜萍小姐和费

德利克·肖邦乘坐马达洛的马车从阿尔内斯·得·马尔方向风尘仆仆地到达了巴塞罗那。与此同时，林氏诺斯基王子率领他的骑兵中队向政府运输队发出了猛烈的炮火；而歌喉迷人的“金丝尖嘴鸟”在一片长满栓皮櫟的树丛中编织鸟窝，以远离世人那阴险、欺骗的目光。它开始欢唱。

安东尼奥·得·蒙地巴拉乌走上前去，深深地鞠了一躬。远处比利牛斯山的云雾中响起了岩羚羊的铃铛声，一些仿佛萤火虫般的灯火伴随着阵阵手摇风琴的乐曲翩翩起舞。这对客人下了马车，面对人们这一隆重的欢迎仪式感到又惊又喜，紧接着他们就被送到“四国旅馆”下榻。内塞尔斯男爵夫人在她居住的云雾笼罩的若且耶小镇心慰地笑了。天空上飘着几朵暗红色的云，被西北风刮向南部。男爵夫人深深地吸了一口玫瑰的芳香，就叫来她的小狗“丹内儿”，小狗假惺惺地抬起一只后蹄在花丛中蹭来蹭去。

几个小时以后，人们来到“秘鲁咖啡馆”。服务员端上当地特产的奶油饼干、多尔多萨的甜点和瓦伦西亚的巴旦杏仁糖浆，浓的几乎可以切成块。肖邦因身体不适没有到场，只有杜萍小姐一个人出席了这一品尝仪式。她对人们的热情友好深表感谢，她特别喜欢喝瓦伦西亚的巴旦杏仁糖浆。

“这真是太棒了！”她说。

在场的众人听了这话，把放在嘴边的饼干又拿了下来，他们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阿乌洛拉·杜萍小姐是一位长相平平的女子，但她衣着优雅，举止迷人，又很聪明。除了有时说一些习语外，她的讲话

总是给人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而肖邦却是身材高大，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但他性格忧郁，沉默寡言。两人看上去是很奇怪的一对儿。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后，蒙地巴拉乌出去散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他一个人在贵族地区那狭窄潮湿，到处是脏物的街道上慢慢走着，倾听着自己那踏在石板路上的脚步声。

他想着心事，不觉有一股惆怅之感涌上心头。附近的一只大钟庄严地响了起来，夜深了，他系好礼服的钮扣，又转了半圈，就朝家中走去。

一只猫在远处绝望地叫着。

7. 气体竖琴

克拉亚侯爵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晚会。到场的除了我们的主人公和两位贵客，还有侯爵茶话会的其他常客：体弱多病的语法学家巴尔多洛美·卡利卡，他最近专门从事地名学的研究。由于他嘴的特殊长相，每当他一笑起来，嘴角就向下倾斜。他身上总带有一股药房软膏的味道，这是一位很难接近的人。还有数学家塞也斯蒙得·费类尔，他正在撰写一本叫《世界数学及其分支的来源》的书，他总是喜欢和另一名茶话会的常客巴斯瓜·马同斯神父唱对台戏。马同斯神父曾发表过一篇《天主教和自由主义》的演说，神学派对此演说的审查使他吃尽苦头。由于他对自由主义运动的杰出贡献，他近期刚刚被基督教政府任命为穆尔西亚省的主教。为此贝尔达理事会（马同斯的个人敌

手多雷巴迪亚神父就是受该组织的直接庇护的)主办的《年轻修复者》报对他进行了愤怒无情的攻击。到场的还有著名医生桑苏·果贝亚先生，这位英明博学的医生只有一个弱点，就是过份青睐女性，使他的夫妻关系紧张，家庭生活不愉快；另一位是弗朗西斯克·阿必牛先生，他是“新村庄”地区工业负责人，是一位动作迅速、无所畏惧、办事主动的男子，正是他邀请人们在“秘鲁咖啡馆”畅饮一杯。最后一位就是侯爵的继承人荷塞·依格那西欧，这位年轻人初看上去有点笨拙，但他已多次显示了他在机械和音乐方面的出众才能。此刻，他刚刚发明了“气体竖琴”。

所有克拉亚侯爵茶话会的常客们都聚集在巨大的接待厅里。这接待厅只是在有重大活动的时候才使用；比如几年前，亚乌德尔将军曾召集国家主要力量聚会于此（此次聚会激怒了激进派份子，造成巴萨将军被谋杀、亚乌德尔将军出逃的结局）。大厅的墙上挂有印花金丝布，大理石制成的壁炉的上方有一面巨大的镜子，在靠近临街阳台的一角可以欣赏到当代音乐界最新产品：击弦古钢琴，它是由荷塞·依格那西欧从巴黎买来的。该钢琴的出售商派了一名专门的钢琴技师来巴塞罗那一个星期，组装和调制这架钢琴。

在击弦古钢琴对面的沙发上陪两位贵客就座的有侯爵、蒙地巴拉乌和神父马同斯，他们对肖邦先生和杜萍小姐的关系假装不知道。其他的客人有的围坐在桑苏·果贝亚医生身边，有的在站着讲话和吸烟。人们不时走到沙发前向杜萍小姐和肖邦先生问好。当众人的谈话告一个段落时，侯爵先生就向他的儿

子做了一个手势，向会场宣布，为向在场的所有客人，特别是两位远道而来的著名艺术家表示敬意，他的儿子荷塞·依格那西奥现在将用他自己发明的气体竖琴为大家演奏几首乐曲。

接着，走进来几位头戴假发的佣人，他们抬着一把好像有手柄的椅子一样的物体，椅子上有一个用布罩着的巨大物体。佣人们吃力地将椅子停放在大厅中央，站在一旁等候命令。这时，荷塞·依格那西奥拍了两下手掌。立刻，就好像哑剧表演一样，佣人们走上前来，小心地把布罩揭去。崭新的气体竖琴就出现在人们眼前。它看上去和普通竖琴没什么两样，只是它的脚下有一个装有脚踏板的桃花木制成的盒子，从盒子里伸出一个体积相当大的气管子，而这气管子又分支成一些小气管子，看上去就好像一台管风琴。竖琴的每一根弦准确地接在和它对应的小气管上，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

荷塞·依格那西奥向众人鞠了一个躬，就坐到竖琴的前面，把两只脚放在脚踏板上。他先用力在脚踏板上踩了两下，使气管里的废气从无数的小孔里喷出，发出巨大的声响。做完这一准备工作以后，这位克拉亚侯爵的继承人头部略向前倾斜，就开始一边脚踩踏板，一边用双手轻轻地拨动着琴弦，演奏了一曲没有合唱部分的贝利尼的咏叹调“高贵的女神”。

大厅内气氛庄严，乐器以出色的效果同时发出两种音响。在一种金属振动声中，可以清晰地辨别出那犹如丝绒般细腻的管风琴乐曲声。听起来真是美妙极了！

人们为他的演出做了长时间的热烈鼓掌。肖邦凑上前来向荷塞·依格那西奥表示祝贺并请求他用击弦古钢琴演奏一支自

已创作的乐曲。依格那西奥答应了他这一请求，但提出过一会再继续演出，因为现在轮到费雷尔先生朗读他的《世界根源特别是地球根源的凝固的数学原理》一文，费雷尔用他那铃声般的、很有说服力的嗓音对各种现存的主要的凝固数学做了详细的阐述。他首先就水这一液体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是凝固转化数学的最好事例，最后费雷尔博学地引用兆普话结束他有关总体反映的主要凝固数学理论的演说。

神父马同斯对这句名言的引用产生了很大兴趣，不禁想从神学——科学的角度发表一番议论，他就凝固数学的准确意思这一原则性的问题提出了询问，从而使辩论变成纯理论性，他用非凡的口才雄辩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这同时，大厅里的客人们不时走到食品桌前选取食品，他们走路时尽量轻手轻脚，以避免打断这段有趣的谈话。客人们在吃东西的同时还不时点头对辩论的一方表示赞许。

这场善意的辩论激动人心，最后在一片赞许声中以愉快的形式结束了。杜萍小姐肯定地说，这里的聚会不但一点不次于巴黎的那些聚会，而且还有它自己的特色。杜萍小姐兴奋地讲着话，特别和桑苏·果尔贝亚和蒙地巴拉乌进行了热烈的谈话，并对近期蒙地巴拉乌在哥拉西亚小镇险些遇害和在斗牛场那只魔鬼公牛的奇怪举动很感兴趣。

蒙地巴拉乌向女作家解释说那次谋杀案是由于国家政局不稳造成的；至于魔鬼公牛事件，他虽然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但他认为这一事件也许正像彭斯修道院院长的理论所说，是由于雷雨和其它气象问题在动物身上的神经器官引起的特殊反应。

最后，在众人的一再恳求下，肖邦先生在古弦钢琴前坐下。

他苍白的脸上透出一副沉思的表情。他略微迟疑了一下，就开始弹了起来，手指好像在抚摸钢琴的每一个键盘，顿时室内响起了一阵悦耳的乐曲，让人难以怀疑它的存在。那是一只深沉悲伤的乐曲，轻柔但有穿透力，细腻但有庄严感，是一曲真正的天才音乐。

在场的人们谁也不会忘记这一曲既亲密又伟大的乐曲。它就像一粒种子在人们的心中开花结果。代表了那些长久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的有生命的事物，而这一事物就这样第一次显露出来。

第二天一早，杜萍小姐和肖邦先生就乘“摩勒哥”号前往巴尔马，途经巴了得莫萨，巴塞罗那的朋友们都有些难过，但作为真正的朋友，他们彼此将永远不会忘记。

8. 卡塔卢尼亚的历史

雷乌斯的彼得·黑尔教父于1574年加入耶稣会，他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写成了一部题为《卡塔卢尼亚自然事物的自然描写和自然历史故事》的书，后来作为手抄本留了下来，蒙地巴拉乌受皇家自然科学学院的委托开始整理此书，加上准确的注释准备发表。得知此消息后，米尔侯爵请求我们的主人公提供给他一份该书有关岩石学的复印件（因为他想修建一些城墙）。蒙地巴拉乌就为他摘出此书的第六节，是这样写的：

“就品种、质量和价值而言，不论是为建筑而用还是其它用

途，在卡塔卢尼亚地区都可以找到很多宝石。

“正像前一章所谈到的，卡塔卢尼亚地处山区，到处都可以找到用来建造房屋的石头，在某些平原地区，比如：午尔黑、巴那得斯、比池和塞尔答亚等，还可以找到良好的泥土来制造砖瓦，一些临近的山中也出产优质岩石，因此才使卡塔卢尼亚地区有条件建造出优美的教堂、城墙建筑、塔楼和房屋。在十一座城市和所有的小镇里，几乎所有地中海城市，不论建筑物大小，墙壁都是用石头筑成，还有岗楼设施，这样将在本书的第二册中详细描述，那些通过蒸煮而制成白灰和石膏的岩石也可以在卡塔卢尼亚地区找到。由于卡塔卢尼亚地区有很多的河流溪水，临近海洋，故出产沙石，这就使该地区的房屋建筑质量高于西班牙甚至欧洲其它城市，卡塔卢尼亚出产岩石品种众多，这还要感谢上帝这个造物主，比如在达拉贡那省的乡村胜产质地极其坚硬的岩石和柔软的可以用铁锯锯断的断层岩石，它们是如此柔软，使得石匠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它们修理成形。”

写到这里，蒙地巴拉乌站了起来，他知道身边没有旁人，就在两腿之间抓了两下痒痒，然后他又继续写下去：

“在蒙塞拉特、黑罗那和许多其它的地区，有很多质地坚硬的岩石，它们表面光滑，很适合用来建造房屋，特别是在黑罗那地区出产的岩石很像大理石，只是它的颜色更深一点，很适合用来建造圣水池、圣台和其它相似的建筑。

“巴塞罗那城边的蒙坠科山出产的岩石闻名于整个卡塔卢尼亚地区，人们都说从这山中取出的石头比它原有的还要多，也

就是说这山在不断地生长，不然的话，它早就不存在了，或至少会变小，该山出产的岩石品种繁多。有的柔软得可以用铁锯锯断，有的质地坚硬，有的特别坚硬，但不论哪一个品种，加工起来都很方便，很容易磨成形。而这些石头又很适合用来建筑各种建筑物，比如塔楼、城墙、堡垒、教堂、宫殿及特殊的房屋。这些都是用石棉石做成，有用石头做成的门窗、拐角和圆拱。”

在这里，我们的主人公得到有关权威人士的允许，注上一个评语，否定蒙坠科山在生长这一说法。

然后他又接着写下去：

“在达拉贡那附近的山上出产一种名叫光滑石的岩石，它是黑颜色，质地非常坚硬，但很容易被加工和修平。它比黑罗那出产的岩石要好，很像大理石，只是它是黑色而大理石是白色。这一岩石已被用在达拉贡那的大教堂地面和其它一些小礼拜堂的建筑上，比如圣·安东尼奥·阿古斯丁和圣·胡安·得雷斯。

“在黑罗那有一种很像大理石的岩石，只是颜色很深，不像大理石那样白，它们被运到黑淖贝萨多加工修整，在坡布雷特修道院附近的山区出产一种细腻柔软的白色大理石，它们一点也不比日内瓦的大理石逊色。

“在达拉贡那省附近的山上出产各种颜色的斑纹大理石，该省的大教堂和附近的一些小教堂的墙壁就是用这些石头建成的，其中就有圣·安东尼奥·阿古斯丁小教堂。

“但在多尔多萨附近山中出产的斑纹大理石更为出色，它名

叫杂色大理石，被用来建成了很多著名的石柱和其它建筑物，巴塞罗那市政府内有一张桌子就是用这种石头建成的，另外人们还用这种石头制成了许多可拆卸的圣台翅膀，被运往卡塔卢尼亚各地及西班牙和意大利。”

在这里，蒙地巴拉乌就斑纹大理石、巴塞罗那市政府和圣·安东尼奥其人作了注释，后者还是米尔侯爵母亲一边的亲戚，这使得注释者有机会为评语加上一笔卡塔卢尼亚特色，这中间掺入了一些奇怪的故事，他点燃一只烟，又接着写道：

“雪白大理石是一种白色透明的岩石，在卡塔卢尼亚的很多地方都有出产，特别是在蒙得布拉科和坡布类特附近的山中，但它不是很坚硬；而在圣·马基恩的山中出产的岩石就很坚硬，并比雪白大理时还要细腻，它被用来制作小教堂的飞檐和一些很有姿色的人像。另外这种石头可以被横向切开，因此可以用来制成玻璃板镶在窗户上，尽管它没有玻璃那么亮，但它很安全，价格也很便宜，在雷乌斯和达拉贡那及卡塔卢尼亚其它地区的许多教堂都有用这种石头作成的有印花和无印花玻璃窗，看上去也很明亮悦目，还可防风防寒，它们也被用来制成圣台上可拆卸的石翅膀，只是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当它被撞击时比斑纹大理石和普通大理石更容易被击碎，因为它比后两者更脆弱。”

接下来书中开始描述玻璃石和一些宝石知识，比如金刚石、纯绿柱石、珍珠石、绿松石、紫小晶石、玛瑙等。蒙地巴拉乌知道米尔侯爵对这些描写不感兴趣，就把它省掉了。然而在这里蒙地巴拉乌注意到一段很有趣的描写，他觉得有必要把它摘录下来，那是一段描写光滑大理石的：

“光滑大理石的意大利语是果尔内隶那斯，在卡塔卢尼亚被俗称为‘止血石’，据说它可以止住鼻血和人体其它部位出血；它胜产于卡塔卢尼亚山区，具有驱赶吸血蝙蝠的作用。”

这时周围响起一阵冷笑声，是那不祥的朕兆。

9. 一封神秘的来信

第二天一早，蒙地巴拉乌接到克拉亚侯爵的一封急信，说是有紧急事情告知，请他尽快赶到他家去。

当我们的主人公走进门时，侯爵先生正处于极兴奋状态，他身穿一件古铜色丝绸睡袍，在他的办公室里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当他看到蒙地巴拉乌时，就上前将其紧紧拥抱，说道：

“噢，您终于来了！我亲爱的朋友，快请坐，谢谢您的及时到来，您知道，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我已经向果尔贝亚医生、马同斯神父、哲学家卡里卡和费雷尔发去了紧急通知，如果您不介意，就等他们来了以后我再把事情讲出来，那样对我更方便一些。”

蒙地巴拉乌尽管满心好奇，还是同意了侯爵的建议，不一会，费雷尔、卡里卡和果尔贝亚就到了，最后一个到达的是神情庄严的神父，克拉亚侯爵就请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靠椅上，但神父的脸被放在桌上的一本“果雷利亚”大书挡住了，那是一本有关德国植物学家果雷利亚的名著，神父就把他的椅子向右边移动了一下，躲开眼前的障碍物，开始听侯爵的讲话，此时每个人都有些惊恐不安。侯爵站在那里，沉默了片刻，终于开

口说道：

“我尊敬的朋友们，您们知道，我有一个姐姐，她是乌尔比男爵的遗孀，目前和她的女儿住在山中的一个小镇里，那里有我姐夫留给她们的大量遗产，我姐夫生前与我姐姐彼此深深相爱，所以在我姐夫死后，我姐姐便沉浸在对我姐夫的怀念之中，断绝了和社会的来往，把自己关在那山区的雾气之中，十五年来她一直在从事一些慈善事业和她丈夫留下的遗产的管理工作。近年来她也很少给我写信，她已远离社会，远离尘世，我差点忘了说了，我姐姐住在莫拉·德·法尔塞附近，小镇的名字叫布拉迪普。”

蒙地巴拉乌一下跳了起来，问道：

“您说什么？”

“布拉迪普。”侯爵回答道，他看着蒙地巴拉乌，表情严肃，然后又继续说道：

“我姐姐已有两年没给我写过信了，但昨天我却收到了她的一封信，我尊敬的朋友们，这不是一封普通的家信，它里面没有叙述家常，它是一位可怜的女人的呐喊，她以卑贱恐惧的声音请求援助。她面临着一种危险，要不是我信仰科学，我敢说那是一种超自然的危险，用不着我说，您们也会知道，这封信对于科学家来说，意义重大，假如此信中所讲属实的话，我将会毫不犹豫地向着在坐的各位朋友宣布，上帝已把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交到了我们的手中，让我们以此来弘扬卡塔卢尼亚的科学事业。”

说到这里，侯爵从他办公桌上拿起一封信，清了清嗓子，就

开始大声而有节奏地读了起来：

我亲爱的弟弟：

我知道当你收到这封信时一定会问，在长期没有和你通信后为什么我会突然寄这封信给你，我知道你心地慷慨善良，但在打开此信之前你还是有理由对我的长期沉默提出谴责的，我亲爱的弟弟，请你原谅我，我在此不想对你作什么解释，我此刻已没有力量向你陈述我的理由，我恳求你倾听一个痛苦女人和她的女儿，还有她小镇的其他居民的陈述，我把你称为科学和智慧的象征，我们向你求救，因为我们的地方政府已无能为力，我以我所有的激情向你求救，请你帮助我们这些可怜的人们摆脱险境。

一个月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痛苦和绝望之中，很久以来，小镇上的人们就以间接的形式不时提到迪普的存在，但此说法是那样不理智，不确切，我和我丈夫都没有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说法变成了一种传说，当地的居民把它作为一个故事讲给外来的客人听，但在人们的心中，这片土地的主人还是迪普，他那永久的权力生存了几个世纪，有时，不知他来自何方，到小镇上吸人血以维持其生存。迪普总是夜间行动，传说他白天就变成一具死尸，但没有人知道迪普是什么，是谁，据说他还可以变成其它生命，比如狼、蝙蝠、猛蛇等。我们这里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马齿花来

驱赶迪普，但此花凋谢迅速，而且人们很快就将它们用尽。

请原谅我的语无伦次，我害怕我会变疯，迪普已经回来了。每天早上村中都有一人死亡，那是一具被吸干血的尸体，这无血的尸体的颈部有两个小孔，村中所有的人，包括村长、警官和安东尼奥神父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明天又会轮到谁呢？我们不禁绝望地自问，特别是一想到我的女儿，那个你曾多次将她抱在膝盖上玩耍的侄女儿，我真是心惊肉跳。

为了那个在你孩提时代照料你的姐姐，为了那个你曾经热爱的侄女儿，为了仁慈的上帝，请你不要忘记我们，请你尽快用你的神明和智慧之光，来解开和征服这一神秘事件。

向你恳求的姐姐

瑞梅迪奥思

乌尔比男爵夫人。

读完信，克拉亚侯爵的眼眶已有些湿润了，他注视着在场的人们那惊呆的表情。

“先生们，”他说，“我想现在是大家发表意见的时候了。”

总是持怀疑主义态度的费雷尔用挑战的目光看着马同斯神父，看来他又要发表一些会引起神父不满的言论了，但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哲学家卡里卡抢先了一步：

“请等一下，”卡里卡说，“在对此特殊事件发表评论之前，

我想我有责任从词源学和地名学的角度向各位解释一下这个罪恶名称的含意，事实上，‘迪普’一词来自阿拉伯语，意思是‘凶残的生命’，它通常用来形容亚洲产的一种凶猛的、吸人血的胡狼，小镇布拉迪普的全名应该是迪普的草地。”

哲学家的这段言论打破了会场最初的僵局，引起一阵混乱的争论，每个人都显得神情紧张，激动万分，他们权衡事物的正反两面，不断打着手势。

蒙地巴拉乌一直沉思着没有说话，突然他站了起来，要大家保持镇定：

“请安静，先生们，”他说道，“作为自然主义者，我不相信有什么妖术存在，我想教会也不会同意这个观点。我们所面临的事件要用科学的道理解决，我们不要一时感情冲动。我们要像平时一样：调查研究，冷静地进行调查，上帝已经送给我们一个强有力的武器：理智，让我们用这一武器来解开那些表面看上去很神秘的事物。为此我们需要理智，换句话说，就是要用科学直接解开事物的真相，应该到那个神秘的地方去一趟，就近调查，认清这一悲剧，应该到布拉迪普去。”

对于我们主人公的这段精彩发言，全场报以热烈掌声，表示赞许，克拉亚侯爵说这将是唯一明智的措施，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完成此使命的，要选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去；侯爵本人因有工作在身不能离开，在场的其他人有的因年老体弱，有的因公务缠身也不能脱身，而这项任务要交给一个年轻聪明的人来完成。

侯爵说到这里，在场所有的人都把眼光落在蒙地巴拉乌身

上，他于是又站了起来，两手放在胸前，庄严地说道：

“我去布拉迪普。”

人们上前来和他拥抱，对科学和进步的爱使他们紧紧地联合在一起，神父马同斯慈父般地向他祝福，大家都满心欢喜。

这时，从一片栓皮櫟树丛中，“金雀尖嘴鸟”又开始它那优美但不易听到的歌唱。

10. 植物、动物和历史

自从蒙地巴拉乌变成克拉亚侯爵茶话会的代理人后，他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开始认真准备这次远征；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地图上查出这个神秘小镇的精确地理位置。他找来最详细的地图查看。只见地图上有一条条小道在高山中沿伸，弯曲的河流穿行在满是脉状地衣的墙壁中，这一切就好像一个荫凉喉口中一幅小型的被放在放大镜下观赏的一个连环画，那里自然风光迷人。

他还对该地区的动物群和植物群以及其地理形势做了研究，他找到了该地区最重要的地下硫磺水渠道，查到了一些地下污水蒸汽的蒸发口，这些对当地居民的心理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

鉴于露天实验的困难，蒙地巴拉乌找来一个特殊的玻璃罩子，对吸血蝙蝠的几何环绕飞行进行了研究，他对此动物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是因为当地民间对吸血鬼的传说，蒙地巴拉乌深深地懂得，该地区居民惨受罪恶魔影的折磨，对事物的分析

是有其道理的，为此他以借鉴的态度认真学习了果津林·得·布拉希的“生殖论述”和法国颂博那大学修道士卡尔梅特的理论，以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理论性问题。

他还分析了巴尔干半岛的传说，里面讲到，正如各种生命会受看不见液体的影响一样，一具被埋葬的死尸也会在外面世界行动，植物生活使死人的血凝固。一副粉红的面颊就好像生命余热的死亡之花。死者之所以能对活着的生命产生影响，是因为他细血管的能量超载，这时，看来好像已经结束的植物生活又复苏了。如果一个活人被这种死尸抓住，就会立刻被它吸住，这就好像铁被吸铁石吸住一样，这样的吸血蝙蝠和被害者之间就会形成一种神经性的、空间的联系；在它没有被彻底摧毁之前，它所传染出的病毒就会在被传染者身上发展。正像深埋的金属和地下流水寻找光亮一样，那植物生活复苏的死尸所最想得到的是和他生前的亲人取得联系，因此他的受害者最终将会失去生命。

蒙地巴拉乌迅速完成这些准备工作，打算尽早出发，他在此次远征作了最坏的打算，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险情准备了应急措施。情绪高昂的那巴乌表示愿意陪同蒙地巴拉乌前往。新鲜的空气会使他的身体早日恢复健康。阿马得奥也提出要参加此次历险，他一直是蒙地巴拉乌寂寞时的忠实伙伴和耐心的学生，完全接受蒙地巴拉乌对他的科学道理的灌输，当厨娘得知此消息后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远征的队伍中来。晚饭时，当蒙地巴拉乌吃着为他精心准备的鸡腿，注意到在他的伙伴们眼中放射出一种对他的新的崇敬，他心情激动，对完成任务充满信心。

最后，我们的主人公走访了他的朋友米尔船长。米尔先生已了解到蒙地巴拉乌的使命，就交给他一张特殊通行证。他们在船长办公室里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两人分手的时候，米尔船长祝愿蒙地巴拉乌一切顺利。

蒙地巴拉乌走到街头时，看到一场奇怪的露天表演：只见一群身穿艳丽服装的匈牙利吉普赛人在牵着一只巨大的黑熊和一只犄角弯曲古怪的山羊跳舞，重复和枯燥的打击乐使人感到萎靡不振。围观的人们在观赏着动物那一点也不诙谐的、缓慢的脚掌表演，也不知道为什么，蒙地巴拉乌觉得那只奇怪的山羊的双眼在死死地盯着他，他感到那目光有些眼熟。

蒙地巴拉乌决定尽早出发，明天一早就动身，向布拉迪普小镇进发。

第二章

1. 拉伯尔得之路

“从巴塞罗那的圣·安东尼奥城门出发，经过一片庄稼地，左边是大海，中央的道路宽广，路边有着茂密的树丛，可以隐约看到一些小村庄：萨斯，圣·巴乌帝里奥，萨里亚，圣·平斯多和艾·斯普鲁卡。到了侯斯比塔雷以后，再往前就是圣·费里欧，这是一座人口众多的小村镇，在它漂亮的主街两旁有很多美丽的房屋。继续往前走就到了莫利斯·得·雷小镇，然后就是有着同样名称的旅店，再穿过一条小路，就到了莫利斯桥，桥下就是尤普雷卡尔河。这座桥建成没多久，虽然作工粗糙，但很结实。桥上的两边分别有两条人行道。再穿过一条和来时很相似的小路，往左拐，就到了通往达拉贡那和瓦伦西亚的道路。”

以上是著名旅游家拉伯尔得对巴塞罗那郊区的一段描写，

他是《西班牙旅游之路》一书的作者。在此书中，拉伯尔得向读者介绍了西班牙国家旅游业中各种不同的行政管理，还特别提到了一件事：“在西班牙旅游要有充分的物质准备”。这本书曾在欧洲文化界大获成功，并于1809年再版。

路上尘土飞扬，钻到我们的朋友们的喉咙里，使他们感到口干舌燥。年轻的自然主义者在他的表弟那巴乌船长的陪伴下，沿着拉伯尔得指明的路线行进。那巴乌是此次出征的后勤总管。他除了带有日常的几把手枪外，还特别装上了三只崭新的英国长杆枪，以备不测。另外他们根据巴尔干半岛关于吸血蝙蝠的传说的一些提示，在巴塞罗那买了十二打小镜子和胸前十字架。他们还打算在经过比亚夫兰卡时尽可能地多买些大蒜，因为此地和巴牛拉斯一样是盛产大蒜的村镇。

他们很快地进入了名叫欧尔达的松树林地带。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清香。松树的颜色是深绿色，树枝向山的两边延伸。有时，会出现了一个光秃秃的岩石，就好像被用快刀切断了一样，有时会突然从山上流下一股流沙，这很可能是在远古时形成的地理现象。他们还有机会观赏着蒙地塞拉特的日落景象。

他们已经走过了巴梅拉小村庄，看到了西布雷特和耶多内尔客栈，接着就开始爬欧尔得山坡。他们行走速度很快，那巴乌像每次乡村旅行一样，心情舒畅，每当走过一户农家或碰到一位路上行人，他都挥动着他的手绢嚷道：

“大自然真是太美了，”然后又说，“大自然万岁！”

渐渐地他们的行走开始变慢了。道路曲折，要在树丛中艰难地寻找和开辟出小路，花岗石和其它岩石险峻地矗立在道路

中央，挡住他们的去路。在烈日的灼烤下，马匹汗流浹背，皮肤发出一种油腻的、塑料般的光芒。蒙地巴拉乌坐在马车里，两手拄着他那银把拐杖，欣赏着一路的奇观异景。他思绪万千，特别想到那不为人知、无法将其归类的“阿布得达·黑密尼斯”，它很容易被看成一种变形的魔鬼动物。他尽量不去想它的名字。

最后他们终于到达了小丘陵的最高处，从那儿可以看到脚下的伯爵之城的全景。他们在“新旅店”歇歇脚，喂了马，自己吃起了一些炸排叉就陈酒。坐在一旁的几个车夫在肆无忌惮地骂着街。

再继续走，道路就变得平坦多了，沿路风景也使人赏心悦目。在比亚夫兰卡，那巴乌一下买了好几挂大蒜，把它们挂在行李箱上。

这时发生了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情：百合蒜花那具有穿透力的气味散发出来，在空气中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光辉耀眼的直线距离。蒙地巴拉乌还利用他的亲戚购买大蒜的空当儿，下车到小镇上转了一圈。这是一座交通重地，镇上有一名军事指挥官，一位镇长，八名顾问，还有一个地区教堂，三个男修道院，一个女修道院。蒙地巴拉乌参观了当地著名古迹“多洛丝圣母”教堂的圣台。另外镇上还有十二家生产烧酒的工厂。拉伯尔得先生曾说，这座小镇是由卡达何那将军巴尔卡创建的，小镇也就成为卡达何那第一个殖民地。

他们中午吃过一顿盛餐后，又开始上路了。由于腹中食物消化缓慢，他们个个都昏睡沉沉，直到傍晚才打起精神来。

他们穿过大片的葡萄园。太阳的光线透过葡萄架弯曲地射

在地面上，照耀着那些可爱的葡萄叶，给串串葡萄染上了一层金黄色。这是一些被大地的汁液孕育出来的小小的、柔软的颗粒，观望着它们，人们的目光不禁会消失在它那一望无际、重重的葡萄架中。葡萄园边的小路上不时有车辆穿行，附近村中农家的屋顶冒出阵阵轻柔的烟气，一切都是那样甜美。大地的安然和平静，空气的清香都让人陶醉。再往前走，路的两旁都是密密麻麻的香蕉树，它们那浓郁的枝叶形成一个个拱形，远看就像座座拱形建筑物。途中还有一些黑水小河，上面浮着几片树叶和一些被当地农民称为蜘蛛的小虫子。水中青蛙在听到马蹄声后，就迅速地潜入水底，使水面上泛起串串涟漪。

蒙地巴拉乌一行拐了一个弯就看到了阿尔伯斯教堂的塔顶，这时天已近黄昏。蒙地巴拉乌决定旅行告一段落，和他的伙伴们就地过夜。

他们从巴塞罗那门进入了阿尔伯斯小镇，找到一个旅店，店主是一位名叫贝碧达的漂亮姑娘，她把旅店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蒙地巴拉乌他们每人得到一个房间，他们和贝碧达很有礼貌地交谈起来。贝碧达热情地招待来客，她考虑到他们旅途的劳累，就为每人作了一碗补药汤，她说这补药是根据她家祖传的秘方制成的。

为了争取时间，在饭前能有良好的食欲，两位年轻人走出旅店到镇上去活动一下身体。小镇环境优雅清洁，道路两旁的房屋都用白漆刷得白白的。镇上的女性多的让人吃惊，她们个个年轻漂亮，坐在自家门口编织毛衣。到处可以听到编织棒的声音。姑娘们隔街聊着天儿，并用奚落的目光打量着这两位年

轻的外乡人，使他们感到很窘迫。穿行在这么多女人中间，他们感到很难为情，只好假装无动于衷，但眼睛还是禁不住瞥向这些年轻漂亮姑娘的脸上和手上。他们记得拉伯尔斯先生并没有在他的书中对这一小镇作特殊的描写，只说它是疗养休假的好地方。

不幸的是，我们的朋友们没有时间在此休养，相反的他们目前时间很紧迫，要尽快赶到目的地。他们感叹一番，很快回到了旅店。但在他们的耳边还回响着那编织棒的声音。

2. 土 匪

天一亮，我们的朋友就又上路了。他们吃下热奶和面包加黄油的早餐，使身体能抵御晨风的寒冷。

与此同时，林氏诺斯基王子也早早地起床了，他一夜失眠，起来后心情很不安。他叠好毯子，就靠在一棵粗壮的栎树旁点燃一只香烟，开始观赏日出。一个在山顶高处站岗的哨兵走过来，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林氏诺斯基王子提起战刀跟着这哨兵走进了一片浓密的小树丛中。一只云雀叫了起来。

一切都很安静，但马匹却莫名其妙地嘶叫起来，阿马得奥努力使它们安静下来。这时，蒙地巴拉乌从车厢里探出头来，询问出了什么事情。尽管天空就要开始破晓，外面还是很黑，只能看清几步远的地方。四周只有马蹄声。那巴乌不觉把手枪装上了子弹。

他们从一个叫“小女孩”的漂亮房屋下穿过果尔那，到了

通往贝尔依的路上。这地方很偏僻，黎明时分更是寂 无一人。四周的一切就好像从一个黑洞里走出来一样，渐渐显出了轮廓。突然，只听一声尖叫，随后就从那沟沟巴巴的浓密的树丛里连续响起了几声枪响。

阿马得奥下意识地 向马狠抽了一鞭，马车飞快地猛跑起来。不用说他们在被跟踪，因为他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后面至少有十来个骑兵，分别坐在三辆马车里向他们追来。这时天已大亮，他们看清那些追赶他们的骑兵没有穿军服，这说明，他们不是政府的军队，也许是卡尔洛斯的军队，也许是当地的一些土匪组织。蒙地巴拉乌和他的伙伴一点也没有犹豫就从马车两侧的窗口开始向追兵射击，这在追兵中引起一片混乱，他们没想到对方的反击是如此之快。

男子的气概是在战争和爱情中锤炼成熟的。正义的战争，纯洁的爱情，是锤炼人的先决条件。林氏诺斯基王子此刻正在沉思这两个严肃的问题。在他的眼前，云雾般的战马群在天空和被热恋的大地间飞奔而过，但又是那样遥远和不真实。那天早上，王子内心感到很不安，他预感到会发生一件事，一件他那绅士教养所不能接受的事，要知道，林氏诺斯基王子是在卡拉雷斯第一城堡接受了最严格的军士教育的。

马车在疯狂地奔跑着，突然一只驴车出现在路中，挡住了这些逃难者们的去路。阿马得奥保持镇定，将马车迅速赶出公路，向路边的土路冲去。蒙地巴拉乌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命令阿马得奥把马车赶到右边路上的一个小上坡上，那是一个便于防卫的好地方。

一点不错，当他们一到小土丘，就使用了那几支英国出色的长枪，防卫取得成功。阿马得奥爬到马车的顶部，用大蒜串来掩护自己；那巴乌躲在车轱辘的后面，而我们的主人公还留在窗口向敌人射击。这样他们就形成了三条火线，交叉着向敌方射击，效果出色。

在一连串的失败以后，敌军改变了战术，他们跳下战马，在马车附近找到适当的地方，开始还击。

这就给蒙地巴拉乌一个措手不及。他知道敌军下马作战，就会使战斗延长，可能是十分钟，也可能是十天，这自然对他和他的同伴很不利。最理想的是敌军能在他们这种严密的防卫下撤退，放弃抓俘虏的企图。任何其它的作法都会对蒙地巴拉乌他们不利。

正像我们的主人公所预料的那样，六个小时以后，战局一点没有进展，可以说，对他们更不利了。阿马得奥嚷着说他的子弹快打完了。那巴乌也咒骂一声，因为坚硬的车轮子把他浑身硌得生疼。蒙地巴拉乌甚至在想是否到了杀出重围、决一死战的时候了。要想尽一切办法不做被俘之鼠。

正在我们的朋友身临险境之时，突然响起了一阵悦耳的军号声，接着是一阵炮击把那些还没有反应过来的土匪炸懵了。在他们身后的公路上，一支女王骑兵队，正在以整齐的队形向前挺进，指挥官是一名勇敢的年轻人。土匪们被两路炮火包围了；他们开始还想顽抗，但只见那国家军官镇定勇敢指挥有方，打得敌人没有喘气的机会，使得土匪们仓惶跳到躲藏在岩石后面的马上，怀着耻辱开始了一场混乱的逃亡。

蒙地巴拉乌和他的伙伴们万分激动地欢呼胜利，跑到国家军队指挥官的面前向他表达救命之恩。在土匪逃跑的峡谷那一边，一位骑兵在静静地观察着所发生的一切。

他松了一口气，就好像一只蝴蝶，又好像一片消失的碎屑，在无方向地滚动。王子骑上战马，又恢复了他的自信感。路边的一只小松鼠在忙着吃松子，弄得松树的叶子颤动个不停，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湿泥土的气息。

我们的朋友们被带到贝得雷，这是一座有城墙的小镇。他们到军营里就宿，受到当地人们的热情款待，市长还就他们的到来发表了一篇自由主义演讲。蒙地巴拉乌不能肯定那些土匪的来历，但他觉得他们的进攻方式很像上次在哥拉西亚遇难时的情形。

蒙地巴拉乌在和他们的救命恩人谈话时，问起这些土匪是否是卡尔洛斯军队的人。

“这是不可能的。”军官回答道，“我的职业和事业就是和卡尔洛斯作战。我知道向普通老百姓进攻在艾利特条约里被定为土匪行为。不管怎么说，很多土匪是被卡尔洛斯军雇用的。”

他们又继续谈了一会儿话。白天发生的一切使蒙地巴拉乌感到身体有些疲倦，想到明天还要继续赶路，他就告别了军官，回去休息。

勇敢的军官当天下午就要赶到利泊尔去，他们就此告辞。这时蒙地巴拉乌想给米尔侯爵写封信，向他讲述这位军官勇敢的行为，以便日后给他一个提升。

“您叫什么名字？”蒙地巴拉乌问道，“我是想永远牢记您的

名字，不忘您的救命之恩。”

“胡安·布里依·布拉斯。”军官双腿立正，举手敬礼回答。

那天晚上，蒙地巴拉乌和他的朋友们不禁怀念起阿尔布斯旅店那待人热情的女主人贝碧达姑娘来。

3. 冒险之路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年轻观察者》日报却情绪不佳，发表了以下文章：

卡塔卢尼亚的居民们：那些不知羞耻的卑鄙胆小的篡权者，在认识到他们的无能和为期不远的灭亡之后，不但不恳求我们被爱戴的君主的宽恕，反而采用无耻的阴谋手段混入我们的队伍当中，企图制造纠纷和怀疑。

近期有消息传到皇家理事会耳中，说不知从哪冒出一个所谓信仰自由主义的家伙，和他的朋友和佣人一起东奔西蹿，扬言在为科学而奋斗。不管他们怎样冠冕堂皇，我们早已认清他们要混入我们军队的企图。

我们知道你们都是良民，我们欣赏你们的勇敢和忠诚，我们知道你们会很好地同我们合作来粉碎敌人的任何阴谋，使他们懂得，在你们的心中只有两个圣台：上帝和祖国，为了它们，你们不惜作出任何牺牲。懂得了这一点，我们皇家理事会向你们大声欢呼：卡塔卢尼亚的居民们，你们为能出生在这片土地上而骄傲，你们用血液浇灌大地，使这里大片的桂花树开花结果，你们与它们同生死，共存亡，

你们纯真正义的感情与日月同辉。高贵的卡塔卢尼亚人的性格将决不允许敌人的破坏和企图得逞。

贝尔达皇家理事会

好奇的读者一定已经猜到本文的矛头是指向蒙地巴拉乌一行人的。但接下来《年轻观察者》好像又要对他们的谩骂表示赔礼道歉似的，在同一页上发表了以下一篇热情的诗歌：

十四行诗

快来拯救我们，被崇拜的君主
伟大的胜利者卡尔洛斯万岁
你勇敢坚强的军队
搅动着你的血液将御座建起

那一向忠诚的助手竟敢
对抗你，他骄横地站起
在这胜利者的日子里
我们却注意到你的疑惑恐惧

历史将那些值得纪念的战绩
雕刻在铜器和大理石上
西班牙的命运主载了这一切

戴上胜利的花环
我的君主，让我们打回马德里去

你的国家在等待着你的爱抚

蒙地巴拉乌对贝尔达皇家理事会对他的谩骂抨击一无所知。此刻他已从前一天的战乱中恢复过来。他和那巴乌一起来到达拉贡那城里散步，哪怕是顺道路过，他也要去参观一下该城那座举世闻名的大教堂。因昨日土匪的纠缠，他们已失去了一天的时间。他懂得要抓紧时间赶路。这样想着他就匆匆为阿尔登亚的石像献了花环，他是该城的骄子，著名的科学家。

拉尔伯得先生在他的书中没有讲述达拉贡那大教堂的美丽，而对它的缺点却大加渲染：窄小紊乱的胡同，零七八碎的马路，丑陋的旅店，破旧的房屋等等；还说如果和法国的某些教堂相比，达拉贡那的大教堂看上去滑稽可笑。

但我们年轻的自然主义者并不同意这一看法。他细心地观赏着教堂那奇特的艺术造形和它那略带忧伤的美。他在教堂内空旷的大厅里转了几圈，参观了用纯正大理石制成的圣母多洛丝的巨像，并以专家的目光鉴赏了安东尼奥教皇的大主教墓地。当参观完毕，走出教堂的时候，从教堂后部半圆屋顶的一角传来一阵古怪的呼吸声，他们回头一看，发现在圆顶的屋檐上卧着一只巨大的猫头鹰，正在毫无表情地注视着他们。

他们走出大教堂，内心被教堂的宏伟所感动，蒙地巴拉乌决定抄下教堂门口立着的一块碑文上的文字，打算日后有机会将它送给卡利卡先生。只见碑文上写着：

塞·阿密罗

卡尔·安东尼阿多

阿第尔二世·比罗

夫拉米尼

阿密利亚·塞·费

欧达达艾·十五世纪

阳光照射下的石头上发出蜂蜜般的颜色，比拉多斯之家庄严地耸立在海边。像往常一样，路边的大理石和柏树显得格外辽阔。蒙地巴拉乌不禁想到了十八世纪那些著名的学者们。

蒙地巴拉乌一行离开达拉贡那，向烈乌斯进军。而拉尔伯得先生的旅游路线是一直往南走，直到瓦仑西亚，再到甘布尔斯和侯斯比塔雷特，他对当地的房屋建筑作了大量的描写。

渐渐地，从烈乌斯方向传来的烧烤杏仁儿的气味深深地吸引着他们。在经过圣·比得罗大教堂的路上，他们看到街的两边有很多粮食商店。蒙地巴拉乌在此地有一位好朋友，名叫荷塞·比斯阿那，是科学院的记者。他七十多岁，夫人早已过世，现同他的两个女儿住在一座带花园的漂亮住宅里。当天这位朋友特别邀请蒙地巴拉乌二人吃了午饭。

下午一点钟是吃饭后甜点的时候，比斯阿那的两个女儿用和谐的嗓音和忧伤的曲调唱起了“痛苦之泪”。大女儿苏拉已和当地驻军中的一位军官相爱，小女儿卡尔梅还没有男朋友。蒙地巴拉乌二人对两位小姐的美貌和教养进行了一番赞扬。在结束了一场愉快的谈话以后，他们开始向比斯阿那询问通往布拉迪普镇的近路。

“布拉迪普？据我所知那是一座神秘的小镇，人们都管它叫‘吊死狼’之镇。”比斯阿那回答道，“要说到达那里最近的路，我看就是蒙替若赤，但我建议你们不要走那条路，据说那里常有匪徒出现，很不安全。”

“原来是这样，”蒙地巴拉乌说，“那您看哪一条路更适合我们走呢？”

“无需置疑，你们应该走法尔塞特那条路，就目前形势来讲，你们比较适合穿行于有城堡的城市之间，这样路途是远了点，但有安全保障。”

蒙地巴拉乌想到前日路遇土匪耽误了很多时间，就接受了比斯阿那的建议。

他们又谈了一会话，就向这位和蔼可亲的科学家告辞，踏上了法尔塞特小路。

法尔塞特是布利拉多的首府，由于它地处高低不平的山谷中，所以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它的四周都用城墙围着，城里有重兵防守，被卡尔洛斯军队称为不可攻御之城。

已是黄昏。他们可以看到在这座坚不可摧的城市里，房屋的建筑却是很高雅，路边有不少小酒馆和一些窄小的铁匠铺。我们的朋友们在这昏暗的胡同里穿行赶路。他们例行公事地走访了当地驻军负责人，向他出示了通行证。然后就来到一所小客栈，正准备休息一夜，第二天一早赶路时，男爵夫人的管家却意外地来找他们。

原来，乌尔男爵夫人通过他的弟弟克拉亚侯爵得知蒙地巴拉乌一行来布拉迪普的计划和路线，就特地派她的大管家在此

恭候。因为她知道，这是到达布拉迪普最保险的道路。

男爵夫人的管家是位瘦高个，不大爱讲话的人；他身着黑色，一脸忧郁的表情。他建议蒙地巴拉乌一行当夜上路，在第二天一早赶到布拉迪普镇，男爵夫人正急切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做好了接待他们的各项准备。

蒙地巴拉乌毫无怨言地接受了管家的建议，他觉得要拒绝本来已很痛苦的男爵夫人，就有点太不近人情了。

4. 布拉迪普小镇

布拉迪普小镇坐落在一片群山之中，四周到处是散发着香气的松树林和水流湍急的冰水河。在巨大的花岗岩石中间伸展出一条条红色的耕地，农民们长年在此耕种着庄稼。但这里的特产还要数那些喧闹顽皮的羊群，它们为人们提供肉食。

多尔多萨一位名叫科利斯多巴尔·得斯布什的自然主义者在1557年曾描述过布拉迪普四周的风景：

这里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那些从清澈和冰冷的泉眼里淌出的娓娓流水，其中有一个名叫灰姑娘的泉水池，看上去自然大方。每逢星期五和星期六它都会喷出一股乌水，就像一锅被灰土搅拌过的浊水；而在平时的日子里却流淌出像阳光一样透明的泉水。在这里还可以找到一个药剂师所需要的所有草药，山花香气迷人，生长的野果无奇不有，特别是那成林的栗子

树遍地都是。

这里的树木和灌木丛的确是一片值得赞颂的事：有绿松树、普通松树、栎树、短圣栎树和野石榴树，它们提供的木材可以用来做椅子；还有欧洲山毛榉、浆果紫杉、锦熟黄杨、樱叶荚蒾、意大利鼠李、藤忍冬、野草莓、欧洲刺柏、枸杞、榛子、枸骨叶冬青，它们可以被用来做绷带；还有白腊树、桧树等。这里高山成群，盛产蘑菇，有松乳菌蘑菇、青瓣蘑菇、白蘑菇和黑蘑菇，这些都是美味食品。另外还有一些不可食用的蘑菇，用作其它用途。这里还有很好的茉莉树、煤矿、水银和铁矿。

在这里还生长着很多奇特的动物，比如：野猪、山鹿、山羊、石豹、美洲豹、猢狲、松鼠、野鹿、狼、狐狸；还有飞禽，比如：大鹰、游隼和苍鹰。这里也不乏鱼类动物，比如：鱿鱼、鳗鱼、鲑鱼、鳕鱼。这里还有金矿和银矿，在一个叫“拐子”的山谷处还有宝石、祖母绿、锆石和石榴石。

布拉迪普就坐落在这些蘑菇、石鸡、猫头鹰和绿宝石之间。小镇的旁边是座小山，而镇中的最高点是一个已成为废墟的城堡，大片的绿色草地一直延伸到山的脚下，这就是镇名的来历。周围的一切都被绿色笼罩着，有青绿、苹果绿、深绿、青马齿苋绿，有深沉的绿，还有怒放的绿，迪普的绿。小镇的入口处有一个多孔喷泉，给人一种轻柔凉爽的快感。

镇子很小，从大道进入小镇，第一眼看到的（除了那座城堡废墟以外）是一座用昂贵石砖修成的有现代风格的大房子，乌尔比男爵夫人就住在这里。这是一座十二世纪的建筑。一走进布拉迪普镇就仿佛进入了养鸡场，四周是一片咯咯的鸡叫声，一朵朵白云飘在每家各户的屋顶上空。

蒙地巴拉乌一行人的马车在深邃、潮湿的山谷道路上奔跑。他们旅行的最后阶段就是这样绕着山路向山处行驶。男爵夫人的管家静静地坐在阿马得奥的旁边，两臂交叉在胸前，面无表情。车厢里的两位先生在轻轻地酣睡，受着恶梦的袭扰。

出了法尔塞特之后，那巴乌就采取谨慎措施，剥了一堆蒜，自己先闻了闻，就把它们放在马车里，保护车上一行人的安全。慢慢地天空开始破晓，他们隐约眺望到布拉迪普镇。

很快他们就进入到围有城墙的镇中小路。四周景象使人忧伤，只见一群戴孝的女人在街头祈祷，各家的窗口都放着一些已经完全凋谢的马齿苋花。一支祈祷队伍从一个僻静的角落出来，向教堂走去，每人的手中都持有一支点燃的蜡烛。每隔三五步就会看到一条从两边房屋的门缝中飘出的黑绸带：在这片被泪水打湿的土地上，死亡已经驾驭了活着的人们。

他们最后来到一个很大的石门前，男爵夫人那神情忧郁的管家跳下马来，其他人也随着他下了马车。他们走上一个有扶手的螺旋式的台阶，四五个佣人正站在那里迎接客人。他们个个表情忧郁，脸上的痛苦并没有被那礼节性的微笑所掩饰。

最后他们被带到一个大客厅里，蒙地巴拉乌等人已经累得不行，一下子就倒在沙发上。那巴乌还不停地打着哈欠。这时

大厅的门开了，男爵夫人和她的女儿走了进来。两位先生急忙起身，上前吻了男爵夫人的手。她有一张贵妇人的面孔，看上去大约五十出头的样子，她表情和蔼，讲起话来很有个性。她的女儿是黑头发，长得非常漂亮，浑身充满朝气。从她那得体的但又充满权威性的举动中不难看出，她是她母亲的得力助手。

“尊敬的先生们，这是我的女儿依内丝。我很高兴也很感激您们能来到此地，帮我们走出痛苦的深渊。请原谅我急于要您们赶到这里的迫切心情。我不得不向您们这些伟大的自然主义者求救。尊敬的先生们，具体事情我们以后细谈，我想现在应安排您们好好休息一下。我的女儿会带您们到各自的房间。”

两位先生向男爵夫人鞠了一个躬。依内丝就带他们到早已准备好的两个房间去。他们先穿过一条长长的、宽敞的走廊。靠近墙处放着许多箱子。然后走上几级台阶，到了那巴乌的房间。蒙地巴拉乌继续跟着依内丝穿过一个大厅，向右拐，再下三个台阶。灿烂的阳光从窗口射进来，一个调皮的玩童在窗外唱道：

依内丝小姐，
您想坠入情网？
如果他是我的心上人儿
我甘愿坠入情网。

蒙地巴拉乌假装什么也没听见。依内丝好奇地看着他，沉静和爱抚的目光中透出一股甜蜜和镇定。蒙地巴拉乌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金丝尖嘴鸟”好像又在唱一支动人的歌。这只是个开头。小鸟用它那不易听到的嗓音吟唱。然而一个畸形的魔鬼般的模糊黑影打断了这支和平的乐曲。黑影颤动着，在早晨的凉风中践踏着四周田野纯洁的气息。

依内丝向我们的自然主义者道了晚安，就走出房间。蒙地巴拉乌关了房门，站在那里沉思了好久。

5. 科学防卫法

近日来克拉亚侯爵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在迫切等待着他姐姐或蒙地巴拉乌在布拉迪普的消息。他设想着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神经质地寻找神秘的解决办法。这可以说是一种下意识的想法，因为他从来都是主张理智，崇拜科学，信赖他那些知识渊博的朋友们的科学观点。和往常一样，他已几次召集他们来座谈，讨论一些还没有定论的物理公式，以此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一些有关辩证的讨论中，克拉亚侯爵动不动就发怒，而费尔也毫不示弱地给与还击。慢慢地侯爵的茶话会就变成了一颗随时都会爆炸的炸弹，而它的导火线就握在那个不为人知的布拉迪普吸血蝙蝠的手中，它随时都会用硫磺气将导火线点燃。如果再得不到消息，炸弹就会爆炸，那就会造成数学——植物学、教育——物理、医学——音乐致命的分割；还会使侯爵茶话会融洽的气氛受到破坏，这茶话会可是侯爵的贵族权威和蒙地巴拉乌的高明外交手段多年来共同创作的结晶。

在巴塞罗那侯爵茶话会的形势逼人之际，我们的自然主义

者在布拉迪普开始积极准备采取紧急措施。蒙地巴拉乌等人休息了一个上午，吃了午饭，来到镇上，召集众人开会。男爵夫人也到场了。蒙地巴拉乌向人们讲述了吸血蝙蝠的理论，他说这一理论虽然没有经过事实证明，但很有科学道理。然后他又谈了目前世界上存在的——尽管只是传说——这种动物的一些特点。他说吸血蝙蝠——他把吸血蝙蝠和迪普联系在一起，因为他觉得它们的举动很相似——最早起源于巴尔干半岛。不仅在卡塔卢尼亚地区，就是在西班牙其它地区也有过很多关于它的记载。他肯定说，科学发展到今天，之所以还不能提供合适的理论来解答吸血蝙蝠的属性，是因为还没有哪一位科学家亲眼看到过这种动物。今天，他作为皇家科学院一名普通成员已做好充分准备来对付眼前的一切，迎接各种挑战。如果真有什么吸血蝙蝠的话，他会用科学的方法调查研究，找到它，摧毁它。如果这种动物不存在，他将会宣布，那只是人们用遐想捏造出的一种生灵。接着他又向人们阐述了（以经验为根据）使用科学的方法所产生的杰出效果。他说，就目前形势而言，最好的办法是接受迪普存在这一假想，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各种防卫措施。首先要防御吸血蝙蝠的进攻，有必要借鉴一下神鬼学专家对此的一些理论。但这些并不应该减弱人们对科学的信心。大家应该相信科学，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切都会真相大白。蒙地巴拉乌最后说已拟出一个严密的方案，一旦时机成熟他将会把它公布于众，而目前他还要对此保密。他指出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用沉默防卫法，用蒜、胸前小十字架和镜子（他已注意到马齿苋花是小镇上的常见之物，用它来对付吸血蝙蝠

没有收到好的效果)。他强调说，这些物体可以抑制吸血蝙蝠的暴行。他将和他的表弟那巴乌一起教给人们这些工具的使用方法，讲述了沉默防卫法的要点。在会议结束以前，他最后又鼓励大家要相信科学的力量。

蒙地巴拉乌的讲话受到人们的热烈赞许。依内丝小姐在他的演说结束后递上一杯水。看着人们高昂的情绪，蒙地巴拉乌觉得他已经重新振作了人们的精神面貌。那位名字古怪的市长，贝乌地拉尔达先生走上前来询问蒙地巴拉乌是否需要写一张告示，强调一下他刚才的讲话内容。

“当然需要。”蒙地巴拉乌会答道，“请您贴一张公告，写上我刚才讲话的大意，并通知人们明天黄昏以前我将对各家进行走访，安排防卫措施，同时向人们颁发防卫所需用品。”

讲完这些，蒙地巴拉乌从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拿出一只鼻烟吸了起来。这时在男爵夫人住所隐蔽之处的空气中，发出一阵莫名其妙的痉挛，而后压缩成一股怒气般的闪电；但又好像感叹，在大气中留下一道不易察觉的、但不可磨灭的条纹；就在这诞生和死亡的同时，暗示出它的吸引地：一阵宽广辽阔的震音在一个理想的但没有任何具体生物存在的领域中奔跑、振动，它繁殖，但和往常一样，很快就又消失了。

当天下午，我们的自然主义者把自己关在房内，开始研究那些厚厚的、发黄的历史文件。他阅读了由伟大的医学家卡尔洛斯写的《关于佛拉得斯和米提路斯的回忆录》(海中蚯蚓)。他在此书中找到了许多和他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有关材料。书中对生物的分类和其间的神秘关系都有论证。蒙地巴拉乌特别

对书中提到的一位叫玛内·费尔依的巴斯克自然主义科学家的一个演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演说者曾是费城科学研究院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成员，他演说的内容是关于动物的生存和后期分支问题。这位博学家的一生是那样紧张而激动人心，他同时还是一名旅游家，从事很多政治运动，他还和圣母佛丝提娜有过深厚的友谊。为表彰他的研究成果和科学发现，教皇雷奥七世曾授予他一座圣洁的殉道者圣母佛丝提娜的雕像，并批准把此像从罗马移至到他的故乡圣·胡安市。费尔依从此便拥有此像，直到他年迈衰老、预感自己不久即将离世时，就把圣母像送给了他家乡的教堂，为此他被誉为当地无神论的典范，而他的名字也就永远和圣母联系在一起了。费尔依于1818年去世于法国，他的尸体被埋在离存放圣母遗物不远的圣·胡安市教堂的下面。

差不多下午六点钟左右男爵夫人的管家走进蒙地巴拉乌的房间，打断了他的思绪。管家说男爵夫人正在接受一位修道士的来访，她很想把这位客人介绍给蒙地巴拉乌。如果方便的话，就请蒙地巴拉乌现在就随管家到大厅去一下。蒙地巴拉乌没有拒绝，很快就来到男爵夫人和她那温情的女儿就坐的沙发前。她们正在和一位面貌和善的修道士讲话。这位修道士是瓦伦西亚人，名叫比亚奥瓦，他是在去已成废墟的傣依修道院的途中路过这里。他去傣依修道院的目的是想抄写有关该修道院伟大建筑的历史文件。他说他有办法出版一本关于卡塔卢尼亚无神论主义的书，他还想把受人尊敬的佛罗尔斯的作品加进去，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

比亚奥瓦和蒙地巴拉乌一见面就彼此有了好感。在男爵夫人为他们作了一番介绍以后，蒙地巴拉乌向这位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讲述了他来布拉迪普的目的。

修道士对蒙地巴拉乌科学的分析法很赞赏，提出他本人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和蒙地巴拉乌合作。虽然采取的方法不同，但肯定会收到同样的好效果。因为通过对历史文件的研究，也许会揭开事物的神秘所在。

“那太好了！”蒙地巴拉乌说，“正像您所说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理智的行动和经验的积累，而科学就是利用综合的方法，找出二者的交叉点。”

谈话又继续了好一会。依内丝一直望着蒙地巴拉乌的双眼。她的目光使蒙地巴拉乌觉得不知所措，失去了平时镇定自若，说起话来也有些结巴了。他努力使自己的思绪转到那神秘莫测的迪普事件上来。但他不能肯定是否能做到。

已经是黄昏了，痛苦如同铁钳一样开始吞噬人们的心灵。太阳败退，黑暗将统治一切。比亚奥瓦修道士朗颂一首圣·安木伯亚之歌。

希望又在白日的天体中呈现出来，圣·安木伯亚的高歌描述着那典范教堂的伟大。

6. 奇怪的蘑菇

当天晚上，又有六人丧失了生命。人们感到绝望了：不为人所见的刽子手吸血蝙蝠的罪恶行为达到了顶峰。刀匠米诺斯

卡，警官奴叶斯，草鞋匠的妻子巴乌莉娜，掘墓人阿乌雷斯，接生婆雷拉迪迩，七岁的女孩莫雷丝（收税人的女儿）都成了吸血蝙蝠残暴凶杀下的受害者。

蒙地巴拉乌检查了死者的尸体。只见那些被吸干了血的尸体，体内空空，干瘪得像一块块木头，情景惨不忍睹。看到死者的家属在痛哭流涕，悲伤祈祷，蒙地巴拉乌心如刀绞。他用科学家所具有的敏锐的目光仔细观察了死者的颈部，那上面有两个不祥的小孔，这就使得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死者的生命之血就是通过这两个小孔被抽尽的，而这两个小孔又是被一种细长坚硬的牙齿咬成的。据史料记载，很少的动物能有这种功能，看来吸血蝙蝠或有其它名称的刽子手，行动是很谨慎的。想到这一切，蒙地巴拉乌觉得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

因为在镇内找不到什么可疑的迹象，蒙地巴拉乌决定到镇外的郊区做一番观察。他命令阿马得奥准备马车，早上八点的时候他就在他忠实的表弟的陪同下出发了。很自然，他首先要参观的就是镇民的墓地。它坐落在离小镇很远的地方，被围墙围着，在坟墓之间的空地上长满了零七八碎的野草。每座墓碑上都写着死者的姓名和生平简介。四周放满了凋谢的花环，黑色的绸带和生了锈的铁十字架。那巴乌走进一个小公墓里，用力打开一栅长满青苔的栅栏门，小门那一阵阴森的吱吱声把他吓了一跳。他们对每一座坟墓都细细检查了一遍，看到一切都被埋得很好，没有被启动过的迹象。这是一个普通的小镇坟墓，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一只云雀在一棵紫荆上叫着。空气清洁干净，树木的轮廓在那如同雨后晴天般的天空下清晰地显示出

来。一只啄木鸟在专心地注视着一只蚂蚱在茴香树下蹦蹦跳跳。

他们在田野间毫无目的地驱车前行。阿马得奥尽量选择比较平坦的路，每当要过山洞时，他们就得把火把点起来。蒙地巴拉乌力求不放过每一个微小的细节：狐狸的脚印、一片落叶、蛞蝓潮湿的痕迹。最后他们来到离小镇很远的一个丛林中，预感到会有什么奇怪的事件发生。这时阿马得奥觉得肚子一阵剧痛，就向蒙地巴拉乌打声招呼说要到树林深处方便一下。

现在只剩下两位表兄弟坐在一棵树桩上抽烟，四周的小鸟叫个不停。

“我真觉得自己在作梦，”蒙地巴拉乌说，“一切都是那样荒唐，我好像生活在幻觉中。”

松树枝在沙沙作响，那巴乌往百里香树根下吐了一口痰，然后转过身来，奇怪地望着他的表兄。

“有些事会使你觉得束手无策，”他回答道，“不是所有的事都可以用科学原理来解决的，你慢慢就会明白这一道理。”

突然，他们听到一阵大喊。树林深处的树枝被拨动得一阵乱响，一会儿阿马得奥那吓得面无血色的脸孔就出现在蒙地巴拉乌二人的面前。阿马得奥一头冷汗，他指着丛林的一角，开始结结巴巴地讲述事情的经过。他说他刚才正想找一个地方大便，却意外地撞到一个魔鬼一样的东西，他不知道如何向蒙地巴拉乌他们解释它那古怪又不体面的形状。两位先生决定过去看个究竟。他们镇定自若地跟着阿马得奥走了大约一百多步，就看到一朵巨大的蘑菇。足有两米高，而它的形状竟如同一个勃起的男性生殖器。

“它就是无耻蘑菇。”蒙地巴拉乌激动地说，“这是一个体积巨大的优秀样本。据史料记载，上个世纪佛朗西斯克在比克郊区发现了一个有两个手掌半的同类蘑菇，可我们眼前的这一朵却是史无前例的。”这样一说才使阿马得奥平静下来。蒙地巴拉乌脱下礼服，用袖子去量这朵令人恐惧的蘑菇。他情绪高涨，激动无比，在那巴乌和阿马得奥的帮助下拾起地上到处可见的燧石开始挖这朵蘑菇。蒙地巴拉乌提醒他的两位助手要多加小心，不要破坏蘑菇的躯体。他打算把它带到巴塞罗那科学院，将其移植，或用科学的方法将其岩石化。

但他突然想到，这种形状的物体是绝对不能放到男爵夫人家中的。这下可把他难住了，使他额头上冒出一层细细的汗珠。他掏出手帕，把汗珠擦去。

他在努力寻找紧急措施。现在最要紧的是要遮盖住大蘑菇那见不得人的形体，而他的礼服太小不能将蘑菇全部包住。最后他们决定派阿马得奥到男爵夫人的家中，找个借口拿出两个双人床单来。

蒙地巴拉乌留下来和巴那乌一起继续挖蘑菇，一个小时以后他们终于把它挖了下来。这朵蘑菇虽然体积很大，但却不很重，因为它的主要成份是纤维。他们小心翼翼地先用大量松软的树叶盖住，再用床单把它包好，放在马车顶部的行李箱上。

在吃午饭以前，他们回到布拉迪普小镇，直接赶到一个木匠的家里，请他火速制作出一个两米半长、半米宽的木盒子。他们将付给木匠足够的工钱，但务必请他在中午时将木盒做好。他们还告诉木匠，任何人都不能靠近这物体，也不能碰它上面的

包装；不然，谁动了它，谁就会有倒霉的事发生。这使憨厚的木匠大为震惊。

在男爵夫人家吃午饭的时候，气氛很悲伤，大家都一言不发。人们忘不了六位惨死的镇民和那个来去无踪的刽子手迪普。蒙地巴拉乌不时感到依内丝那哀求的目光。

快到黄昏的时候，蒙地巴拉乌向科学院写了一份报告，然后就按照预定的时间和那巴乌及阿马得奥一起来到木匠坊。

那只四周装有铜框的木盒子已经做好。他们小心地将“无耻蘑菇”放了进去，它看上去就好像一具裹着尸布的本乃伊。最后他们把盒子封了口送到邮局，向一位信差说明，请他将“无耻蘑菇”送往雷乌斯的荷塞·贝西安那及萨尔达学院负责人的手中，再请他们转运到巴塞罗那。

傍晚的时候，蒙地巴拉乌一出门就碰到了市长贝乌得拉达。他们一起组织了一支镇民纠察队，蒙地巴拉乌开始实施他的诺言，在镇中布置防卫工作。他先到男爵夫人家取得所需工具。

蒙地巴拉乌告诉市长目前最有效的武器是大蒜，因为剥下皮的蒜味有驱赶吸血蝙蝠的作用，相反，欧芹和马齿苋却效果不大。胸前小十字架可以防止吸血蝙蝠的进攻，但不能将其赶跑。镜子起鉴别的作用，因为吸血蝙蝠从来都不会显露原形，如果谁在镜子面前照出的不是他本人，那就说明他是一只吸血蝙蝠。

市长听了蒙地巴拉乌的这些解释大为震惊，赶快叫来一个信使和夜巡人前来帮助剥蒜。这两个人马上投入工作，不一会儿就剥出一大堆蒜。接着蒙地巴拉乌指示他们用铁丝做成双排

铁钩，再把剖好的蒜挂在上面。

带着这些准备好的东西，纠察队开始来到镇内的各家各户。蒙地巴拉乌亲自到每一个房间观察情况，看到窗口和门口的位置后，再指示纠察队将挂有大蒜的铁钩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同时，蒙地巴拉乌还向每一个镇民发一个小胸前十字架，并在每一家的入口处放上一面大镜子。他向每个人都做了同样的指示。

当夜幕降临时，他们刚好完成了这一切准备工作。在穿过马路时，一只巨大的魔鬼般的黑猫突然蹿了出来，它那阴森的目光直盯着蒙地巴拉乌的脸。然而，蒙地巴拉乌对这种情景已经习以为常，他一点都没有被惊吓的表情。

到了男爵夫人家门口，小纠察队的人们开始散去。大家互相道了晚安，就各自向自己家走去。

7. 植物的灵魂

在发生了上述事件的当天，贝尔达理事会紧急通知林氏诺斯基王子，说理事会收到一个代号为“小泉”的游击队员的请求，他想加入到国王的军队中作战。他说他隐蔽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最擅长夜间行动；他请理事会能考虑到他这一专长并使其得到充分发挥。他还说就他超人的能力和才干而论，至少应该授予他陆军上校的头衔，那他将愿永远在常胜将军卡尔洛斯五世的军队中效力。理事会在信中向林氏诺斯基王子说明，他们不知这声称“小泉”之人所述是否真实。但如果真有此人，又有此能力，那将是一个难得可贵的好时机；因为布拉迪普还是

一个未开发的地区，还没有被任何军队占领。理事会决定要先把事情查清，以防上当。为此他们指示林氏诺斯基王子在接受“小梟”做陆军上校以前，调查研究，查明他所说一切是否属实。最后他们提醒王子在做此事时要小心谨慎，认真对待这样一位对国王有如此忠心的人。

一只公鸡开始鸣叫，正是早晨六点整。林氏斯诺斯基王子读完了理事会的来信，抓了抓胳膊肘。那个带给王子此信的特殊通讯兵，正靠在火边喝着酒。他衣衫不整，已经六天没有梳洗，满面胡茬，他的手上还拿着马笼头。这时窗外的一棵豆角树突然奇怪地晃动起来，又很快地停止了，只剩下树叶的一些余动。远方传来教堂的钟声。

就在此时，布拉迪普小镇一片沸腾，人们以极高的热情欢庆胜利。大家不断向蒙地巴拉乌表示祝贺：他发明的科学防卫法成功了！迪普终于没能再制造死亡事件。男爵夫人走上前来向蒙地巴阿拉乌祝贺，而依内丝却不时向他投来深情和感激的目光，使蒙地巴拉乌觉得内心震动。

就这样又过了几日。每天下午勤劳的小纠察队都向各家分发剥好的蒜，并对防卫工作反复检查，以防万一。一个星期以后，蒙地巴拉乌又召集镇上的人开会，男爵夫人也亲临会场。蒙地巴拉乌开始了他的发言：

“我想大家已注意到，由我部署的防卫措施已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我向我自己表示祝贺，同时也为大家能如此认真地按照我的想法做事而感到欣慰。这个不为人所见的迪普的力量已大大减弱，但他还存在，而且就存在于我们中间。朋友们，我

们的事业还在继续。到现在为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防卫工作，但我们不能一辈子都要剥蒜，都要看镜子。我们应该找到迪普，结束对他的追捕工作。现在我们开始面临斗争的第二阶段，那就是消灭迪普。”

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会场上群情激动，掌声不断。蒙地巴拉乌只得停下来，等大家情绪稳定下来后，他才又接着说：

“几天前我向大家说过，我有一个秘密的计划。现在时机已成熟，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时候了。由于这一段时间的饥饿折磨，迪普已丧失了他平日的洞察力，他肯定是怒火万丈，对我们这样一个防卫严谨的小镇束手无策。此时他气愤万分，失去理智，如果我们为他敞开一个窗口，一个没挂蒜的窗口，窗内再安排一个装睡的人作鱼饵，那迪普肯定会上钩。这就是我为它设下的一个圈套。我们会埋伏在这个装睡人的后面，作好一切防卫工作，只需要瞬间我们就会让迪普知道我们的存在，然后我们就会反击它，开始计划的下一步，那就是追捕和消灭迪普。这是一个很科学的计划，设计也很完美，但我需要一个合作者来做那个假装睡觉的人。我本想自己来承担这个角色，但你们知道我不可能又做假装睡觉的人又做追捕者，我需要一个活动的空间和时机。我只能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而且我还要科学地领导全局。所以我需要一名自愿合作者，我保证他不会有任何危险。”

他的话在会场死一般的沉静中结束了。大家都拖着长脸用带有敌意的目光望着他，有个别人还吹起了嘲讽的口哨。做为蒙地巴拉乌助手的贝乌得拉达市长谴责在场人们胆小如鼠，他

说除了女人以外，所有男人都应积极参与合作，畏惧行为只能给镇上人丢脸。但市长的话没起作用。人们开始时那激昂的情绪此刻已被恐惧所淹没，全场的气氛显得是那样卑恭屈膝。无论市长先生是骂还是说教，都不能挑动人们的积极性。蒙地巴拉乌有些绝望了，他对人类的软弱感到难过。但就在这时，依内丝站了出来，她用果敢顽强的目光望着蒙地巴拉乌，坚定地说：

“我愿意做这个合作者，我愿意在您的保护下做这个合作者，使我今后能摆脱迪普，获得自由，我知道在您的保护下，我不会有危险，您会像保护您自己一样来保护我的。”

她这一席话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但同时也在暗中轻轻地松了一口气。男爵夫人脸色苍白，上前阻止女儿这一大义的行动，她决不会让自己的女儿有任何牺牲。但依内丝勇敢地站在那里，显得那样高贵，她用严峻的目光望着蒙地巴拉乌。人们用沉默接受了她的贡献。在这嘈杂的人群中，依内丝就好像一块风中岩石，一动不动，一副巾帼英雄的气派。男爵夫人流着眼泪退了下来，蒙地巴拉乌此时被感动得说不出一句话，他以同样的目光望着依内丝，就觉得一股温柔的浪花在他心灵的深处深情地回荡着。他不得不控制自己，把对依内丝的美貌和浪漫情怀的爱慕埋在心底。

几个小时以后，在男爵夫人家那古老庄严的花园里，蒙地巴拉乌采下几朵鲜红的玫瑰花，送到依内丝面前，对她说：

“亲爱的依内丝，我为您感到骄傲，为您的坚强和勇敢感到骄傲。我非常感激您对我这一名普通科学家的信任，从现在开

始我就是您的仆人。”

蒙地巴拉乌激动地说着，但依内丝只是微笑。她看上去是那样的洁白娇小，无依无靠。她把脸轻轻地靠近我们的主人公送给她的玫瑰花上。这时四周响起了一阵轻柔的令人神往的乐曲，就好像一支讲述植物灵魂的赞歌。

8. 吸血蝙蝠

布拉迪普城堡是一个已经成为废墟的、具有罗马式和哥特式混合风格的古建筑。城堡占地面积广大，坐落在布拉迪普镇的最高点，要走过许多崎岖不平的道路才能到达那里。尽管这座城堡早在十八世纪时就已无人看管，但在一堆废墟中，它那高高的塔楼和围墙却还保持着一种令人敬畏和有神秘色彩的力量和权势。此时的布拉迪普城堡已被自然界的生物所占领：在破损的齿形短墙和塌落的拱形房顶的碎石中间长满了奇奇怪怪的植物；一些大鹰小鸟也在此建起了它们的窝巢。城堡里那宁静的但毫无生气的巨大空间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夜幕降临，月光下的城堡更显得幽静、神秘。

必亚纳瓦神父正在为布拉迪普城堡的安全担忧。几天来他几乎没有出门，一直把自己关在乌尔比图书馆里查阅有关城堡早年主人的史料。必亚纳瓦神父想，也许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的主人公，为他正在进行的科学探索提供一个比较完美的答案。必亚纳瓦神父古文字学知识丰富，他对城堡几代家族史的资料进行了研究，在一些残缺不全的、被老鼠咬

得已有些破碎的纸张里，慢慢地找出了点线索，而这些线索给他一种不祥的感觉。

在这同时，蒙地巴拉乌早已为捉拿吸血蝙蝠准备好了陷阱。他把依内丝小姐的卧房用一块布帘分成两部分，把依内丝的床放在布帘的一边，正对阳台；他将和他的助手们埋伏在布帘的另一边。然后他又把他的助手们分成两组：一组由他本人、那巴乌和阿马得奥组成，他们三人将守候在布帘的一边不动；另一组由市长马宁·贝乌地那达、送信员、巡夜人及另外四个比较了解小镇地理情况的人组成，他们将手持灯火躲在依内丝小姐家大门的背后，做好追捕吸血蝙蝠的准备。

终于到了预定的时刻。依内丝和她母亲紧紧地拥抱了一下，蒙地巴拉乌走上前来吻了一下依内丝的手，对她说不要害怕，他将埋伏在她睡觉的枕头旁边，也就是说在他们之间将只隔着一块布帘。蒙地巴拉乌劝依内丝最好能睡觉，或至少能装睡，好让吸血蝙蝠来时可以从阳台上看到有人在床上睡觉。做完这一切以后，蒙地巴拉乌又和他的助手们在房中挂了一面巨大的镶有金框的镜子，这样通过镜子的反射使他们能在布帘一边看到另一边的情况。准备完毕，人们各就各位。大家神情紧张，倒是蒙地巴拉乌和依内丝小姐这两个主角显得格外镇定。

到了夜里 12 点，依内丝上床睡觉，蒙地巴拉乌和他的两个助手迅速钻进布帘的另一边，在早已准备好的小凳子上坐稳；他们透过事先在布帘上剪好的小洞，有些难为情地向依内丝睡觉的这边注视着。在那巴乌和阿马得奥的膝盖上各放着一盆剥好的蒜，用布盖着。蒙地巴拉乌说，只要把布揭开，蒜味足可以

把一打吸血蝙蝠熏倒。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慢慢流过，夜晚的月光从阳台射到房间里，给空气罩上一种说不出的沉重和痛苦的宁静。同时，也使得周围的一切变得神秘莫测。依内丝安静地躺在床上就好像真的睡着了一样；蒙地巴拉乌和他的助手们一动不动地坐在布帘的另一边。阿马得奥禁不住打了一个呵欠，被蒙地巴拉乌严厉地盯了一眼。

四周一片幽静，只偶尔听到小蛀虫啃木家具的声音。不一会儿，只见一个黑影子从阳台上钻了上来，遮住了月光。它晃来晃去就好像一个怪异的蝙蝠翅膀。慢慢地，借着月光才可辨清，这黑影子原来是一个身材高大、身披斗篷的男子。我们的主人公们神情紧张，抓着蒜盆的手在发抖，随时准备冲到布帘的另一边。这时，披着斗篷的男人开始慢慢地、一声不响地向依内丝睡觉的床边移动；走过大镜子，正像事先安排好的那样，镜子里没有出现它的影子。但当它走到明亮处时，它的整个面孔暴露在月光下：那是一张死人般苍白、没有血色和生气的脸，看上去有一点像上次在哥拉西亚小镇那个企图谋杀我们主人公的刽子手，因为那张脸也有两只像公山羊一样的耳朵。

最后的时刻到了。在黑影子向依内丝扑去的一瞬间，三个埋伏在布帘另一边的勇士，手里拿着敞开的蒜盆冲了出来，依内丝尖叫着，蒙地巴拉乌高举着一幅耶稣受难像。

吸血蝙蝠迅速躲到一边，那强烈的蒜味儿使他无法忍受；他的脸上呈现出一副痛苦的表情，身体发出一道奇怪的磷光，这一切只发生在几秒钟里，吸血蝙蝠那发着磷光的身体开始向阳

台方向跑去，并企图张开翅膀飞向天空，但由于闻了强烈的蒜味，它的身体中了毒，体力严重不足，没有飞起来，只好跳下阳台踉踉跄跄地逃跑了。

立刻，马宁·贝乌地那达和他手持灯火的助手们从大门后冲出来，向着吸血蝙蝠逃跑的方向追去。蒙地巴拉乌在依内丝小姐卧室的阳台上撒了解毒剂后，也和他的两个助手加入了追捕吸血蝙蝠的队伍。天还黑着，吸血蝙蝠那发着磷光的影子为追赶它的人们指示着方向。它跑啊跑啊，穿过庄稼地，越过陡峭的山坡，又来到大片的树林地里，吸血蝙蝠走投无路，围着布拉迪普小镇转圈。直到天空开始破晓，吸血蝙蝠这才猛然醒悟过来，扭头向城堡方向没命地跑去，蒙地巴拉乌一行紧追不放，一直跟着吸血蝠来到了城堡里面。

城堡里一片漆黑，但蒙地巴拉乌就好像知道吸血蝙蝠会去什么地方似的，他找到通往墓穴的楼梯，顺着台阶跑了下去，他的助手们大声嚷着紧跟在他背后。墓穴里放满了棺材，到处是蜘蛛网，一群群被惊吓的老鼠东奔西蹿，最后全都躲到角落里去了。

在墓穴的中央，蒙地巴拉乌一行发现了一个打开的棺材，它的四周发着磷光，可里面除了吸血蝙蝠穿过的斗篷和鞋子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

这时，墓穴的上空突然传来一阵冷笑声，追捕的人们抬起头来，借着从天窗射进的亮光，看到一只好像大鹰一样的东西钻出天窗，向着远方飞去。

“我们来晚了。”蒙地巴拉乌向他的同伴们说，“但我们得胜

了。我们找到了吸血蝙蝠用来落脚的棺材，我们现在将棺材毁掉，吸血蝙蝠从此就再也不能回到这里来害人了。布拉迪普小镇得救了！”

说完，蒙地巴拉乌从兜里掏出一个用透明石头做成的十字架，把它放在棺材里的斗篷上；又命令那巴乌和阿马得奥把他们手里的两盆蒜倒下去，然后把棺材盖盖好。

布拉迪普终于得救了！胜利者们走出城堡，这时从外面的空气里荡起一股轻柔的百合花的香味。

9. 爱 情

布拉迪普镇终于摆脱了迪普的伤害。这一巨大喜讯使全镇沉浸在欢乐气氛之中。在圣母玛利亚中心，人们正在举行一个露天庆祝会。大家一起高唱着：

如果你们渴望获得
圣洁和神明
就要永久信奉
玛利亚的伟大
阿雷罕得利亚城
就是她的诞生之地
上帝奖送给她
智慧和贤德
她唯一的向往
就是爱上帝和玛利亚。

圣母中心位于离小镇五十公里的地方，那里有一道清澈凉爽的泉水流过，四周布满了大面积的浓密的树林。蒙地巴拉乌作为布拉迪普镇勇敢的救护者参加了庆祝活动。贝乌得拉达市长建议立一块石碑，上面刻上对蒙地巴拉乌永远的记录。这一建议得到了全体市政府人员的赞同，大家决定把石碑立在宪法广场上。蒙地巴拉乌为能获得如此高的荣誉激动万分，他把一切功劳都归于圣母玛利亚：

她的后裔
高贵，权力超人
富有、善良
贤德，正是天主教徒
特殊之地
造就如此高雅女性
她的行为
无恶习之影
禁欲，祈祷
为她一生所劳
宁愿长住修道院
直到生命枯竭。

人们流着眼泪在忘情地高唱着，宗教仪式显得庄严宏伟，歌声盘旋上升到圣母像旁。在圣母像的脚下是一幅被丑化了的迪

普像。在大祭台的附近有一个陶瓷制成的座石，座石上面布满了各种手工艺品，和当地特有的绿色植物群：马齿苋、茴芹、栗子……一切布局优雅，讲述着圣母玛利亚的一生：

传说她
曾在教堂门口
一站五年
饱尝痛苦艰辛
她又造嫁祸
变成班多几奥的坏女儿
上帝怜悯她
这卑下的少女
她在上天
虔诚地回报上帝，伟绩数不胜数：
享有无边的神明。
创造出无数的伟大和辉煌
医治了无数的疾病和痛苦。

与此同时，那朵怪状蘑菇已被送到巴塞罗那科学院，这使克拉亚侯爵茶话会的紧张气氛得到缓冲。他们把它放在适当的地方，对其仔细观察，并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科学试验，记下它准确的尺寸和重量。再把它放入泥土中培养一段时间以后，就决定将其石化。蒙地巴拉乌的报告被发表在巴塞罗那科学院的院报上，而后又被配上插图发表在欧洲其它科学杂志上。马同

斯和费雷尔就该蘑菇的名称问题进行了讨论，而后又遭到卡尔卡的反对。克拉亚侯爵遵照蒙地巴拉乌的办法，认真地把蘑菇石化，获得成功。蘑菇被石化以后，被作为建筑物摆在科学院的院子中央，并在它的脚下立了一个小小的说明牌，上面写着此蘑菇的发现者、日期和石化者的姓名。这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也是侯爵思考和沉静一生中的顶峰时刻。

而在布拉迪普镇，庆祝活动还在继续。人们激动得热泪盈眶，男女老少都在圣母像前齐声高唱：

遇难之人，终于找到
救命的港口，
烈火已被保护者
所熄灭：
她带领我们远离
人生的危险
如果有谁已经请求
她微小的帮助
那他是已经找到了
解除痛苦之药：
这一庙寺的存在
正是证明了这一点。

人们走出寺庙来到柳树下，在风笛的伴奏下跳起了欢快的舞蹈，这一盛大节日使每一个人都难以忘怀。依内丝和蒙地巴

拉乌来到树丛深处散步，四周有小溪流水，远处传来阵阵音乐。这一对情人如同漫步在诗情画意之中。蒙地巴拉乌心跳剧烈，向依内丝倾吐着早已想说的话。没有必要回答什么，依内丝只是用灼热的目光注视着他，然后两人的嘴唇就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心中感到无比的幸福。植物的灵魂变得轻柔缥缈，四周野生的藤木轻轻地缠住这一对浪漫的情人。这时，“金丝尖嘴鸟”这只轻柔可爱的小生灵又在欢声歌唱，它的歌声总是那样迷人，但又不为人所察觉。

男爵夫人在得知这一对情人的爱情之后，十分欢喜。其实这早已是她所料到的，因为两个人的爱慕之情是逃不过周围人们的眼睛的，更不能瞒过她这个做母亲的双眼。她感到欣慰，为能和蒙地巴拉乌这样有高尚情操、高贵血统的绅士结为亲戚感到自豪。她向二人祝福。

下午，在圣母像前人们又重复了一遍一天的庆祝活动。依内丝和蒙地巴拉乌温柔地手拉着手祈祷：

布拉迪普把您作为
女主人和女导师来信奉
美丽神奇的圣母
请帮助我们获得一切美好的东西
因为您的神明
我们把您作为养母
如果为了获得健康
而痛苦

我们就要学习
那伟大的玛利亚。

甜蜜的黄昏在慢慢延伸，它已永远摆脱了那地狱般的种种折磨。

10. 吸血蝙蝠的由来

必亚纳瓦神父对迪普的来源和属性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他来到男爵夫人的家里，在那古色古香的大厅里向男爵夫人、蒙地巴拉乌和依内丝讲述了他调查的结果。

从走廊的鸟笼子里传来朱雀那喧闹的叫声。大厅里的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这时，必亚纳瓦神父开始讲了下面的故事：

在十三世纪的时候，力大无比、百战百胜的国王海门一世曾一度住在布拉的城堡里。这城堡的主人就是奥诺夫雷·迪普，他不但拥有巨额财产，而且因忠于国王、作战勇敢而深得国王宠爱。当王后病逝、国王准备和匈牙利公主比奥兰特结为姻缘时，就派人前往匈牙利国联系。当时因路途遥远，没有人知道匈牙利的宫廷状况。迪普就是当时被派往匈牙利的大使人员之一。史料中并没有记载迪普出使匈牙利的具体任务，也许那是牵扯到政治和情感两个方面的敏感问题。但为人所知的是在他那次永远没有完成的旅行中发生了一件极可怕的事，它比死亡要可怕的多，比受任何折磨都要可怕的多。迪普在去往匈牙利宫

廷途中路过一个叫“卡尔多巴斯”险峻的山区。此地夜晚是妖魔鬼怪出没的地带。一天晚上迪普被一名叫梅可丝迩的美貌绝伦的公爵夫人留在她的城堡里过夜。迪普不知道，当地的居民一听到梅可丝迩的名字就在胸前划十字。在必须经过她的城堡时，人们都会一路小跑，一步也不停。他们说她是一个吸血鬼。

但迪普却爱上了梅可丝迩公爵夫人，更确切地说是公爵夫人勾引了他。在圣·霍尔黑的一个不眠之夜，迪普受性欲的驱使，企图征服公爵夫人。但当他的身体向公爵夫人的身上压去、靠近她那象牙般的面孔时，他闻到一股致命的、令人作呕的气味，他想躲开，但已经太晚了，公爵夫人那两颗尖利的牙齿一下刺进了迪普的颈部。迪普没有死，但他得到一个比死更可怕的下场：

他变成了一只吸血蝙蝠。

史料在此处记载了很多关于驱除妖鬼的宗教仪式。就这样迪普从此就从国王的使者中消失了，他的财产由他的近亲乌尔比家族继承了，这一家人在几代以后迁离了布拉城堡，来到了现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而迪普这个“活尸体”每隔一段时间就从克拉果比亚回到他财产的所在地。这样小镇就被称为布拉迪普。而每当迪普到来，悲剧就会发生。

史料写到这里，描写就变得非常模糊和神秘，提到一些预言，其中有些已经得到证实。预言中说，吸血蝙蝠将会被布拉迪普镇中的一股新生力量赶走；还模糊地谈到一个叫“小泉”的生物，谈到国家政局的一场战争，还说“小泉”会投靠国王军队，而这支军队将被一股新生军队追击，力量逐渐减弱。而

“小泉”将会认识这名被追击者，“小泉”的企图是隐瞒身世混入国王军中。根据这份史料的预言，国家最终会获得和平。

必亚纳瓦神父的故事讲完了，在场的人一片沉静。每一个人都被这一悲惨的故事震惊了。现在终于解开了许多从前不为人知的谜。

必亚纳瓦神父站起来告别，他说他还要回去完成斯卡拉·得依的写作，他要尽快赶到修道院去。他最后对蒙地巴拉乌说，史料的记载使科学理论得到了补充。他还正式向两位订婚者表示祝贺。大家吻了他的手，为他送行。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

几个小时以后，突然从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接着就听到大厅里一片混乱。原来是男爵夫人的马车夫回来了。只见他浑身是土，还受了轻伤，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过了好一会才能讲话：

“自由派军队在卡尔都附近遭到夜间袭击，死伤惨重，进攻者是一不为人知的‘小泉’。另外，地比萨小镇一半以上的居民也遭到这个‘小泉’的杀害，真是可怕极了！我亲眼看到了那惨景，只听到人们在高喊着：给‘小泉’让路，给‘小泉’让路。”

蒙地巴拉乌默默地望着人们，他捧起依内丝一只纤细的手，吻了一下，难过但又坚定地说：

“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属于科学，属于人类，我要去完成史料上的预言。明天我就出发去追捕‘小泉’。”

第三章

1. 莫雷亚的伯爵

卡尔洛斯军驻阿拉贡，瓦伦西亚和木勒西业大将军拉蒙·卡布勒拉是一位很浪漫的人物。在现代作家果尔得巴和安东尼奥·比拉拉的有关布那芬杜拉的作品中，有一张这位元帅的照片，只见他身穿挂满勋章的军装，富贵华丽，俨然一个高尚的理想主义者。他炯炯有神的目光使他那饱经阿拉贡和美阿斯得拉果沧桑的面孔显得更有活力。他的话语一向庄严感人。每当他站在他的军队或被征服者面前时，讲起话来总是很有说服力。

这位莫雷亚的伯爵一向身体强壮，曾参加过无数次战役，从来没有过健康问题。然而近日来他却常感身体不适，但又说不清到底是身体的哪一器官疼痛，只觉得浑身沉重、懒散，就好像他的身体在水中漂泊，而他又无法去驾驭它一样。他每天早晨起床后后都很虚弱、很累、很不舒服。伯爵的两位医生胡安

玛而弟和卡尔洛斯·阿利索面对此情况茫然不知所措。只推

测说将军是消化不良或情绪低落，因为近日战势对卡尔洛斯军队越来越不利。

这天早晨，卡布勒拉和他的两位将军夫卡得尔和亚果斯得拉正在一张地图前谈论战局，他感到一阵头昏。

“甘得萨，先生们。”他说，“甘得萨是三个地区的重要一环。我要反复强调这一点。谁占领了甘得萨，谁就能统治卡塔卢尼亚、阿拉贡和瓦伦西亚三省。地图上对这一形势的显示，是再清楚不过了。”

夫卡得尔有些近视，他靠近地图，望着那山丘起伏的复杂图形。他看到在一个陡峭山区的长山脉中标着一个重重的小黑点，那就是驻有重兵的自由派小镇。

“我觉得这一计划有些冒险，”夫卡得尔鼓起勇气说，“特别是考虑到甘得萨人那种拼死的防卫和诺盖拉斯部队的节节逼近。”

“够了！别在我面前提起这个杀死我亲生母亲的恶狼。”卡布勒拉嚷到，“我要亲手掐死他，让他那可怜的军队拜倒在我的脚下。”

说到这里，卡布勒拉感到力量倍增，他沉重地站了起来。由于气愤，他浑身都在抖动。他的两位助手站在那里，吓得一动也不动。

费了好大力气，卡布勒拉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这时他仿佛听到一对蝙蝠翅膀的拍打声，觉得在他的双肘下生出了一对膜状的蝙蝠翅膀。看来他的体力消耗太大了，从现在起他要尽量控制自己，不要过于激动。

他们继续研究着地图，他们知道目前最主要的障碍是没有公路。只靠小路是不能安置炮兵装备的，最多只能运载几架直手口径小炮的零件。军队已在坎达迭哈溶炼了一些炮筒，剩下的已不够用了。上次由于炮筒的一个零件爆炸，使在场的士兵全部死亡，尸体被炸得粉碎。他们这次的计划内容是使用全部火力，从卡尔巴里奥方向再次对甘得萨进攻，采用一种铁钳式围攻。然后卡布勒拉再从奥尔塔·得·圣胡安方向用疾风暴雨般的火力封锁城门的入口处。夫卡得尔将留在两支军队的中间，而亚果斯得拉将率领两支部队驻守在艾布罗一带以防止有人会突然袭击。这一作战计划，从军事角度上来讲是令人满意的，无论从哪一方面都作了周密的安排，避免失误。看来战斗肯定会旗开得胜，甘得萨城很快就会落到卡布勒拉的手中。

这时，太阳从窗口射了进来，外面传来楼燕那叽叽喳喳的叫声。在一片灰色的田野上，骑兵们正在往莫雷亚运送军粮。卡布勒拉总是愉快地把莫雷亚比喻成一个鸟窝。实际上这位曾称王一世的将军此刻就好像一只即将被擒的大鹰，无奈地望着远方。

亚果斯得拉走到一个放满望远镜、罐头和其它零碎物品的小桌子前，为卡布勒拉准备一袋烟。烟叶已粘在他军服的口袋里，他用力把它们抖出来，又点上火，送到卡布勒拉的手中。

这时一位通信兵走了进来，他头上戴着一顶巴斯克小帽。他带来索拉尼的一封信，索拉尼此时正在莫拉和夫利斯附近的河边作战。伯爵接过信读了起来，开始还有些漫不经心，但很快就认真起来。

“这真是太滑稽了。”他叫道，“我现在是情绪不佳，不然的话，我真要大笑一场。我看我们是有了一位竞争对手。索拉尼在信中说有一位叫‘小泉’的无姓名的保皇派将军，就像它的名字所说，总是夜间行动。它从卡塔卢尼亚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已渡过艾布罗河。一路杀人放火，行为残忍，据索拉尼说，他所到之处，都是一片血海。”

伯爵还想再讲上一堆嘲讽的话，但一阵头痛使他停止了讲话。他的耳边再一次响起了一只夜间飞行物的双翅的扑打声。

2. 世界之花甘得萨城

连续几天都在下雨，艾布罗河那泛着红色的浓浓的流水，威严，湍急，形成一个个危险的漩涡。在河流的一个拐角处，一只奇怪的小船在奋勇向前，划向对岸。它尽量掩护自己，避开米拉贝特城堡的视野。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这座城堡是属于自由派还是卡尔洛斯派。

小船上载有一辆马车，在船的上方飘扬着一只普通的船帆。船上共有三个人，其中有两个人在掌帆，另一个人作舵手。读者们一定已经猜到了，他们就是我们的朋友们，正在追捕“小泉”的征途上。蒙地巴拉乌和阿马得奥在努力撑船，那巴乌在指挥。他开船技术娴熟，不愧为一位老练的船长。正是由于他优秀的技术和小心谨慎的指挥，才使小船顺利到达了目的地。他们从船上卸下所载物品——原来这是一辆高雅的轻便双轮马车——将小船停泊好，阿马得奥喂了那些早已精疲力尽的马匹。

蒙地巴拉乌拿出指南针，很快地辨认了一下方向。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公路。他们刚才因为发现桥被毁坏，才划船渡河。现在他们发现已来到了都尔都萨方向路上，那将离目的地越走越远。

四周布满大量的苇塘和茂盛的菜园，这里土质很好，很肥沃。从附近的一个小丘陵上可以看到莫拉、贝尼萨内特和米拉贝特，它们就好像坐落在一个鲜花盛开的花园中。再翻过几座山，就会在一片树林中看到布拉迪普小镇了。

蒙地巴拉乌又回想起他和依内丝告别时的情景。在男爵家的大门口，他最后望了她一眼，依内丝是那样坚强可爱，就像植物果实一样健康温柔。她的眼里闪着光芒。

男爵夫人送给他一串银制的念珠，而亲爱的依内丝送给他一幅她自己亲手绣出的丝绸手帕。在最后的时刻他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手。

他们又回到了公路上。走出莫拉城，路边的几位农民告诉他们，在甘得萨附近的一个叫比内尔·得·布拉意的小镇上，一晚上就有十二名自由派的家属惨死于一个秘密人之手。他们知道这定是“小泉”一手策划的。几位农民不时在胸前划着十字。

了解了这一切，蒙地巴拉乌就下令向甘得萨城进发。他以自由派的感觉认为，该城即使不属自由派，那也会是女王的堡垒。

到了甘坡西内斯的旅店，他们只好忍痛割爱，放弃了马车车厢，因为再往前走就要骑马了。他们把马车车厢存放在旅店里，付给店主十七块钱，请他替他们作好车的保护和清理工作。

然后蒙地巴拉乌一行就着手准备对化装成游击队员的吸血蝙蝠的追捕。他们先在旅店里吃了午饭，吃的是蒜烤小羊，小羊还用高山区的烈酒浇过，吃起来呛得他们直吐舌头。阿马得奥不禁说到，现在他嘴里这股浓浓的蒜味肯定会一下子就把吸血蝙蝠熏跑，使它不敢上前一步。蒙地巴拉乌觉得这个玩笑很无聊，他用严厉的目光瞪了阿马得奥一眼，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

三位旅行者骑在年轻健壮的马上，很快到达了果尔贝拉小镇，人们称它为“小窗口”，因为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敞开的小窗口。有人唱道：果尔贝拉，小窗口。我去果尔贝拉，我去小窗口。此地曾经流传过这样一首民谣：

小窗口果尔贝拉。
世界之花甘得萨。
还有封卡尔妲的上坡路
在我脚下踏踏踏。

封卡尔妲是坐落在离甘得萨城不远的一座圣殿，那里供有圣母像。就像布拉迪普的人信奉玛利亚一样，那里的人信奉封卡尔妲。她在此地远近闻名。

走出果尔贝拉不远，再拐过一个路口，我们的朋友就遥望到了耸立在卡贝尔斯山脉下的甘得萨城那高高的大钟。这个小镇在设制了六道防线以后，被提升为城市级，并被称为：“忠诚的、永垂不朽的英雄城市”。国家还定出法律，允许该城市在十年以内不参与招兵和纳税活动。

甘得萨防卫严密，在整个城市内，居民们挖了六米宽、四米深的壕沟。城的周围没有城墙，但在每一条通往外界的街道的尽头，都设有一个带有射击孔的炮楼。在高高的教堂钟楼内总有一个哨兵，随时监视着城外各条通往甘得萨的道路。

实际上要想顺利进入甘得萨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果尔贝拉。一位哨兵排长仔细检查了蒙地巴拉乌一行人的证件，得知他们的重要身份以后，立刻带他们向荷塞·阿尔果贝罗市长家走去，人们都叫他贝贝·提目巴雷斯市长。市长就住在城中教堂对面那座外观宏伟、结构复杂的巴洛克式建筑内。蒙地巴拉乌向阿尔果贝罗市长说明他们一行人的背景和来此的目的。市长听后大吃一惊，一切都使他不可理解，更不知道甘得萨是“小泉”的下一个目的地。因为市长对防卫吸血蝙蝠一无所知，就决定当晚请蒙地巴拉乌到“快乐社会活动站”向城内居民解释他发明的科学防卫法。

蒙地巴拉乌和他的表弟很有礼貌地接受了邀请。他们得知即将参加会议的有安东尼奥·卡尔班医生，他博览群书还是烹调专家，但是在为人处事上总持伏尔泰式的怀疑主义的态度；有律师奥里奥尔·玛帝和荷塞·玛利亚·巴斯卦，这二位每人都带着一副发乌的小眼镜；还有邮局经理弗朗西斯克·爱斯果达，他喜爱打猎和跳霍塔舞；还有批发富商荷塞·索尔，他是位多嘴多舌的数学家；还有药剂师巴布罗·路易斯，他是地道的阿拉贡人，很会享受空闲时间，会作复杂的爱斯贝多饭菜；还有自由派公证人玛奴内尔·奥卡那，他有点共济会人员的派头，是波尔卡舞的狂热爱好者。

蒙地巴拉乌和他的表弟先在城中转了一圈，品尝了山区的美酒后，他们内心变得暖洋洋的，开始观赏起满天的星斗来。

晚饭后，蒙地巴拉乌来到“快乐社会活动站”的大厅里，这里平时也被用作舞厅，阿尔果贝罗市长先作了开场白，抨击了卡尔洛斯军队不正义的行为，然后蒙地巴拉乌用强有力的话语解释了他来此地的目的，他表示他要用科学的方法擒住吸血蝙蝠，使这个目前已化装成“小枭”的游击队员原形毕露。

和往常一样，蒙地巴拉乌的讲话获得巨大成功，受到甘得萨市政府人员的祝贺。会议结束时，有人唱起了“里也苟国歌”，跳起了“青蚕豆舞”。

接着官员们陪同蒙地巴拉乌来到床铺生硬得吱吱作响的旅店。彼此道了晚安，这些人又回到活动站去打“七点午”牌了。

3. 一个法律计划

大约早晨七点钟的时候，一声尖叫，把我们的朋友从梦中惊醒，先是一个炮弹的爆炸声，然后是一片寂静，接着又是一声炮响。墙壁晃动着，玻璃窗被震成碎片，就好像楼下的房间里有一条可怕的、魔鬼般的巨龙经过。外面不断传来狗叫和长枪的射击声。隔壁的房中有人在恶意地咒骂着。过了一会四周的墙壁又开始剧烈地震动起来。

蒙地巴拉乌迅速穿好衣服，来到街上。他碰到早已全副武装的市长，就和另外五六个人一起向城市的防卫区跑去。所有蒙地巴拉乌昨晚认识的城中重要人物，此刻都在率领各自人马，

向自己的岗位奔去。蒙地巴拉乌万万没想到卡尔洛斯军队已向甘得萨发起进攻了！

阿马得奥提着裤子跑出了旅店。这时那巴乌一手提着他的礼帽，在小广场的中央，镇定自若地吸着烟，观察着炮火射击的地方。他对蒙地巴拉乌说，看情景，卡尔洛斯军队正借着晨光炮击甘得萨城的入口处，他还肯定卡尔洛斯军队是在从卡尔巴里奥方向射击的。

炮弹在空中画出一道椭圆形的弧线，就好像从高高的天空中飘来的一个圆球向地面射来。市民们在勇敢地保卫自己的领土。不时有人喊着“宪法制万岁！”，“与自由共存亡！”。妇女们在不断地为她们的父亲和丈夫运送军粮和烈酒，鼓励他们在战斗中取胜。卡尔班医生敲着一个铜锣，不停地在人群中走着。在他的背后跟着十来个抬着担架的男人，随时准备接收伤员。看到有谁受伤了，他们就立刻跑上前去，将伤员抬上担架，用被单盖好，再继续往前走去。每当来到一个炮楼，卡尔班医生就叫他的队伍停下，他愤怒地举枪向敌人射击。

雷声震耳，这时的林氏诺斯基王子不能忍受这巨大的轰鸣，自然界的灾难总让他感到恐惧万分。他在战场上是一只雄狮，可在暴雨中却感到胃酸。他是古典式人物，崇拜他的同胞果伟赤。此刻的急风暴雨，给空气染上了一股奇怪的火药味道。实际上，此刻林氏诺斯基王子情绪不佳，贝尔达理事会交给他的两项任务，他一项也没完成。尽管他四处奔忙，还是对那个自由派分子失去了线索，而对“小泉”也是一无所知。理事会现在又指示他，为了避免闹出笑话，最好还是不要去理会“小泉”，避免

和他纠缠，更不要授予他什么陆军上校的军衔。

又是一颗炮弹爆炸了。蒙地巴拉乌、那巴乌和阿马得奥在甘得萨城中的街道和广场上转来转去。每当他们身边的房屋被炸塌，尘土就会无情地落在这些巴塞罗那人无可挑剔的礼服上，这时阿马得奥就负责掸净两位绅士的衣服。一些植物从一堵墙的一端钻到另一端，散发出香气，使人想起天芥菜。蒙地巴拉乌顺手采下一朵，很惬意地闻着它的芳香。

又是一颗炮弹射过来，就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爆炸了。他们走过一个斜坡，到了被当地人称为“堡垒”的地方。实际上这已是一个废墟，放着两架几个世纪以前玻尔索·得·卡尔米那提将军所贡献的炮筒。玛·萨巴得尔和拉·那巴罗曾是这里的神炮手。他们的眼睛看到哪里，炮火就能准确地射到哪里。达拉贡那市政府主席安·克宁亚在描写甘得萨地区时提到这两位炮手，说他们曾把一颗炮弹射到了卡尔洛斯军炮筒的发射处，使得两颗炮弹相撞，发出惊人的巨响。

蒙地巴拉乌这时走上前去，向在场的炮手们问候，并对他们的射击技术发生了很大兴趣。

然后我们的朋友们又回到旅馆，拿出他们最先进的长筒枪。蒙地巴拉乌决定爬到教堂大钟的顶部，从那里可以纵观全局。他猜中了，那景象真是壮观极了。只见红色帽子到处晃动，而白色帽子显得更吸引人。蒙地巴拉乌想要射中的目标是敌军的炮手，他百发百中，使敌军不得不经常拆换炮筒的零件，直到最后放弃阵地，将其拱手送给了这位持有先进长枪的射手。这真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因为我们这位朋友的射击，使敌军炮火

受阻，不能顺利向城中发炮。敌军的炮火中断了！

中午的时候，旅店派人给他们送来有烧鸟的饭菜，并向他们转达市民们的感激，说大家都被他们这一英雄的举动感动了。

为了庆祝敌军炮火失灵和挑起卡布勒拉的怒火，有人站在布克达巴叶尔山坡处观看战局后，又来到城中大街小巷，临时编出小节目。奚落卡布勒拉体弱多病。

事实正是如此，莫雷亚的伯爵坐在轮椅上，被人们推着走，他不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从他的两臂正在生出一双翅膀。他的部下所采用的进攻方式使他大怒，当即他下令枪毙了几名士兵。

到了下午，卡尔洛斯的进攻失败了。甘得萨人作战勇敢，无所畏惧。两位善辩的律师曾坚守在城中的一个入口处，战斗一结束，他们缴获了四匹战马和一些装备，受到大家的一致赞扬。

黄昏的时候，心直口快的阿尔果贝罗市长在果尔贝拉的入口处，高声大骂，并诅咒说一切倒霉的事情都将发生在侵略者的身上。

天黑了，一切都安静下来，枪声也稀少了。但部队里的一些自愿者还在轮流站岗放哨。

等到了天亮，人们在晨光下看到，卡尔洛斯的军队昨夜就带着他们的残兵败将撤回山中了。

鉴于这场勇敢的防卫战和以前取得的几场胜利，政府委员会发出了如下文件：

法律计划

第一条，当甘得萨市民认为有必要和可能的时候，国家将负责重建甘得萨城。从现在起该城被命名为“永生之城”。

第二条，在该城的公共广场上竖起一个石柱或金字塔，上面写有：“为感激它的国家重建的甘得萨”。

第三条，所有参加战斗的国家志愿军和其他市民，所有收藏武器准备为祖国而战的人们都将被载入史册。

以上这一计划于 1840 年被国家日报发表于立法专栏的第一卷，第 98 号，第 1289 页。签字是国家政府委员会。参予这一签字活动的秘书长就是卡塔卢尼亚人的朋友巴·玛多斯。

4. 长满跳蚤的地方

蒙地巴拉乌和他的助手们又在甘得萨逗留了几日，受到当地市民的热情款待。哲学家兼药剂师为人们作了“爱尔都丝”，这是深受阿拉贡流动牧羊人喜爱的佳肴，它的作工复杂。要将小羊的内脏掏出来，卷在一根栎树枝上，拿到火碳上烤成金黄色，它吃在嘴里有香脆的感觉。这道菜的绝人之处在于把小羊的粪便一起做到菜里。

大桶大桶的美酒被喝光了，大块大块的多汁的水果蛋糕被吃尽了，此刻真是一段难忘的时光！

卡尔班医生也是一位诗人，他为蒙地巴拉乌写了一首赞美诗来歌颂他的伟大。酒的蒸汽在上升，在这热情洋溢的时刻，这

位拉丁诗人赞美灵魂：

在遗忘的长河中
我的名字不会在淤泥中消失
我的生命也不会枯竭。

几天以后，传来消息说“小泉”在阿尔内斯和巴尔得罗布雷克斯一带活动猖狂，我们的朋友就在那巴乌的陪同下告别了甘得萨城，开始了追捕吸血蝙蝠的新征程。

在奥·圣胡安，他们参观了哥特式广场和圣·萨尔瓦多修道院，它的四周有成群的长着黑犄角的鹿在奔跑，空中刮着冷风，他们赶紧把礼服的扣子一个一个地系好。这里的风景已经变了，威严雄伟的玛雷斯特拉果群山仿佛布景一般，耸立在那里。

他们来到阿尔内斯，观赏了红衣主教之家。然后又到了巴尔得罗布雷克斯参观了那里的哥特式教堂和城堡，它几乎是被当作市政府了。他们一直没有找到“小泉”的影子。

但他们碰到一位老太婆，她坐在自家门的门口织袜子，她用神秘的话语对他们说：

小泉已睡在摇篮中，
水獭在往山上爬。
你们要去找落日。

他们听了这个谜语般的歌谣，不解其意，但无论他们怎样哀求，老太婆再也不多说一句话。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思考，蒙地巴拉乌得出结论，他认为“小泉”一定是躲在山中的某个地方，处于休眠状态。只有在太阳落山以后，才能找到它。这样一分析，一切就合情合理了。

就这样他们开始向贝斯意特的港口走去，一路上风景迷人。他们越往上走，空气就越新鲜，迎面扑来阵阵野生动物和植物的混合气息。很快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片树林，那里长满了被当地人称为退化植物的铁线蕨，它是本地特产，据说可以治脱发。

他们走过轰轰作响的大瀑布，发现了很多有潺潺流水声的大石洞。里面的泉水和杂草下面幽幽的深渊就好像神奇的宫殿。这些只有敏感的马匹能够察觉。他们还在孤静的草地上看到一群矫健的野鹿，蒙地巴拉乌把它们说成是“西班牙山羊”中奇特的一种。阿马得奥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喷泉，在吃完午饭后他用这泉水洗刷碗盘时，刚把一只餐刀放在水下，就不见了，好像被水吃掉了一样，在他手中只剩下餐刀的木手柄。看到这一切，蒙地巴拉乌马上下令不要喝这泉水，他认为这种水会伤害人体中的矿物质。

从那以后，阿马得奥就没有安静下来。的确，玛艾斯特拉果是一片神奇的令人吃惊的土地。蒙地巴拉乌不停地采集植物标本；那巴乌也是心情舒畅，他说他的病已经痊愈了。

自从他们走入玛艾斯特拉果就没有遇到一个行人。他们来到一个旅店，它看上去有点像一座建筑物的废墟。他们敲了门，

出来迎接的是一个两眼发红的男人。

他们决定就在这凄凉的地方过夜，先凑合吃了晚饭，蒙地巴拉乌提醒每一个人在胸前挂一个小十字架，再在窗口挂一串大蒜，他们就好好休息，恢复体力。不一会儿就深深地睡着了。

第二天鸡一叫他们又上路了，去追捕“小泉”。那红眼男人一直沉默不语，他看上去很奇怪。

他们走在平原大道上，沿路岩石众多，越往前走，岩石的体积也就越大。

这时他们觉得身上发痒，开始是腿上痒，很快全身都痒了。原来是跳蚤在咬他们。只见成千上万的跳蚤从岩石缝里钻出来，开始咬马，然后咬人。很快蒙地巴拉乌等人的全身就开始化浓了。

只是一瞬间，在远近的岩石间就出现了一片黑色的跳蚤群，它们奇怪地跳着，向前移动。

“好大的跳蚤！”那巴乌喊道，“如果我们再被他们继续咬住，就等于死亡。”

蒙地巴拉乌迅速向左右看了一眼，寻找出路。但情况让人绝望。他跳下马来，砍下三个巨大的松树树枝，迅速将它们点燃，很快地面上就出现一团跳跃的香脂的火焰。

魔鬼般的跳蚤群停在了远方。这些令人作呕的生灵贪婪地望着三位旅行者，好像在寻找时机向他们进攻。它们跳的是那样高，简直不能令人相信。

三名骑士挥舞着那喷着浓烟的火焰，从那可怕的跳蚤群中闯了出来。奇怪的是没有一个跳蚤在后面追赶。当他们趟过一

条干净透明的小溪时，跳蚤们就被留在了河水的另一头，看着他们发呆，面无表情，最后无奈地跳回岩石中去了。

我们的朋友们这才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显然他们是死里逃生了。

5. 俘 虏

“原子是一些极小的、几乎不能被人看到的形体。只有在射进室内的光线下可以隐约看到它们。它们就像种子一样会把疾病从一个身体传到另一个身体，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一旦它们把传染病毒带到了空气中，那空气就会受到污染。空气是不可能自己清洗自己的，它不可能清除它自己的组成部分，不然会出现很多不利。这些原子是空气的组成部分，它污染了空气，空气就会发霉，而这一发霉的空气被我们呼吸了，传到我们的体内，就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和心脏。”

雨在下个不停，三位旅行者已被困在这破烂的小村庄里长达三个小时了。雨下得越大，灰色的土地上的水坑就越多，这些水坑会变成腐臭的死水塘，各种幼虫会在这里繁殖，天亮后会爬出水坑去污染空气。这时，蒙地巴拉乌为了消磨时间，又继续读下去：“写有预防和治疗疾病最简捷和最有效的办法的一本书是由曼雷萨人贝尔那特整理编辑的，并于1625年被健康之泉圣母院发表，享有许可证。出版社是巴塞罗那的艾斯得班·里贝罗。”

该书中的主要建议有：“第一条，空气新鲜干净，没有污染。

第二条，体内要清洁，要杜绝消化不良或情绪不佳等现象。第三条，要身体强壮，吃预防药物来抵御空气污染对身体的危害。第四条，要消除一切会使人体受害和情绪变坏的因素。最后一条就是要尽量避免忧郁、难过、恐惧等其它感情波动。

“还可以在城市中的广场、街道和其它地方架起篝火，用那些能够驱除疾病的材料来制作篝火，比如：松树、桂花树、橄榄树、野草莓树、欧洲刺柏、圣栎树、栎树、意大利柏树、爱神树、桧树、葡萄藤、锦熟黄杨、柑菊树、迷迭香、百里香、熏衣草、鼠尾草、洋艾、法国熏衣草、公香蒿等其它一些树木植物。这些树木点燃后的火势旺，灼热并有香味。

“城市环境要干净清洁，不要有臭味和杂物，不要在街道上放死动物。要按时清理阴沟、脏水井。要清理粪坑、污水池和各种的池塘、死水湖等。泥坑里的死水也是不好的，要按时清理、更换，尽量不要让坏东西污染空气。夏天的时候不要有跳舞、跑步、击剑和打球等体力活动。”

这时在巴塞罗那，克拉亚侯爵在急切地等待着蒙地巴拉乌从布拉迪普发来的有关吸血蝙蝠的消息。克拉亚侯爵相信科学，但同时又觉得自己被困扰在一个深不可测的神秘中。数学家费雷尔一直持怀疑的态度，他认为一切都要等蒙地巴拉乌以科学的方法消灭这一切悲剧的肇事者以后，才能下最后的结论。这些悲剧已成为事实，造成这些悲剧的手段也已为人所知，现在要进一步观察，看这位传说中的人物是否真有那些超人的本领。他本人对此表示怀疑。他这一席话立刻遭到神学家马同斯的反对（他根据自己十年来的讲道台训练出来口才和对马·西斯卡

尔斯和安·甘普曼依著作阅读后的思考),把这场争论转向了有关驱邪的态度。难道您这位数学家否认魔鬼的存在吗?

费雷尔仇视地看了他一眼。立即在场的人就分成了两派。卡拉卡和阿比诺站到费雷尔的一边;克拉亚侯爵和果贝亚站到了马同斯的一边;侯爵继承人荷塞·依格那西奥观赏着这场争论,昏头昏脑,一时清醒不过来,而摆出一脸超脱的表情。

蒙地巴拉乌曾多次想象过他那些关于迪普记事报告会在侯爵的茶话会上引起的反响。他苦笑了一下。

雨已经停了。正当蒙地巴拉乌阅读和思考的时候,卡尔洛斯的一支小骑兵团悄悄地把萨尔塞拉包围起来。指挥官是位勇敢的年轻人,他恫吓我们的朋友们交枪自守。抵抗只能是死亡。

卡尔洛斯这位指挥官颇有绅士风度,对我们的朋友们彬彬有礼。他是哈比达人,名叫多·奥尔。卡·当艾尔贝斯男爵开往瓦伦西亚的时候,他加入了保皇军队。

小骑兵团开始向保皇派大鹰那陡峭的军营莫雷亚进发。太阳开始落山了,一只老鼠疲惫地从巢穴中爬了出来。

6. 恶性传染病

拉蒙·卡布勒拉将军的病情日益加重。他的医生们感到绝望了:他们弄不清将军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军队里流言蜚语,说将军误吃了叛徒下的毒药。现在一切军事事务都落在了夫卡得尔和亚果斯得拉手中,他们在拚命作好防卫工作。自从贝尔达那场残酷无情的战败后,马艾斯特拉果的形势变得更加棘手。爱

斯巴尔得罗和奥东内尔分别从萨拉果萨和瓦伦西亚方向打来，搞得将军的两位助手应接不暇。在那场卡布勒拉将军参加的甘得萨败战以后，一切不幸的事情接踵而来。看来保皇派的日子很不好过。

此刻莫雷亚的伯爵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头部靠在枕头上，他那张毫无血色的面孔白得就像一张纸。无需置疑，他一直在莫名其妙地失血。但他到底从身体的哪个部位失血，医生们却查不出来。为了治疗他的贫血，医生们要他每天喝小羊羔的血，吃生肉。而这些措施效果不大，他只能觉得当时会好一点，但第二天就又不行了。而且还经常听到蝙蝠翅膀拍打的声音。最近他的脖子上又出现了两个无关大局的小洞，医生们断定是疖子。

将军说他是得了梦游症，他能隐约记起一些夜间发生的荒唐的事情。这也许是由于失血过多得了失血症而引起的一些幻觉吧。不管怎么说，一切都很奇怪，他能记起一双火焰般的眼睛和一个长在下巴上的伤疤。一天，将军在镜前刮胡子，突然他觉得自己身体变成了一个透明物，他从镜子中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身后放着的家具。立刻他感到恐惧万分。

现在卡布勒拉将军艰难地吃着一块牛肺，夫卡得尔在一边向他汇报着溶炼坎达比也卡炮筒所需要的各种费用。这是将军最关心的。他们接着又谈起了艾斯巴尔特罗军队的进攻，看来他在一步步逼近了。夫卡得尔不敢在将军的面前提起艾斯巴尔特罗的名字，他害怕将军会发火，他愤怒和嘲讽的叫喊会把这座将军办公室的堡垒的地基震塌。然后他们又谈起了“小泉”那

些恐惧无比的夜间行动，他骄横无礼地在这附近任意行动，不断杀害自由派的家属。卡布勒拉将军认为这“小泉”是想利用他生病之时，篡夺军队的指挥权，把自己捧为马艾斯特拉果的英雄。除此之外，再没有其它的解释。一想到这些，卡布勒拉将军就气得发抖，他多么希望自己能早日康复，把这可耻之人亲手掐死。最后将军按照医嘱，喝下半杯羊血，然后用一张粗糙的餐纸擦了一下嘴唇。夫卡得尔问到是否像平时一样为将军准备一袋烟。

“不用了。”他打了一个嗝回答，然后他转向门口，说：

“把俘虏带进来！”

只见蒙地巴拉乌手拿礼帽走了进来，在他的身后是那巴乌和阿马得奥。卡布勒拉开始翻阅他们随身带着的文件。

这时我们的朋友一眼就注意到了卡布勒拉那毫无血色的苍白的面孔，和他脖子上的两个小洞。卡布勒拉将军看完米尔男爵签署的特殊通行证，客气地对蒙地巴拉乌说：

“我知道您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但同时又是我们卡尔洛斯军的敌人。您混入我们的领地，被我们的士兵发现了。我请您坦白地回答我，您来马艾斯特拉果做什么？”

蒙地巴拉乌沉默了几分钟，全神贯注地望着卡布勒拉脖子上的那两个小洞，用非常严肃和简短的话语回答道：

“我是来追捕一只吸血蝙蝠，一个不死之人！”

卡布勒拉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觉得他刚刚吃下的牛肺已在他的胃中突然变成了一块石头。

“您说什么？一只吸血蝙蝠？我想我是听错了吧？”

“您没有听错，将军先生。我是在追捕一个名叫迪普的吸血蝙蝠，它现在的代号是‘小泉’，它以阴险的手段化装成一名游击队员。它罪恶滔天，血染了这片土地。他杀害父老，吸少女之血。”

说到这里，蒙地巴拉乌双眼紧盯着卡布勒拉，低声说道：

“他正在用魔鬼般的手段摧残您的生命，如果上帝不帮助我们的话，您很快就会被变成和他一样的另一只吸血蝙蝠。您脖子上的这两个小洞就证明了一切，它们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现在，不问政治的上帝终于把我们带到了您的身边。”

听了 he 这一席话，卡布勒拉大叫一声。他抬起一只手去摸他的脖子，就好像他要断气一样，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动动嘴唇，刚想要说什么，却一头栽倒在写字台前。

蒙地巴拉乌敏捷快速地将卡布勒拉扶住，站在一旁的夫卡得尔听了他们的全部对话，早已吓呆了，傻傻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在那巴乌和阿马得奥的帮助下，蒙地巴拉乌把卡布勒拉安置在沙发上坐下，开始对他那奄奄一息的身体进行检查。然后，蒙地巴拉乌转向还在祈祷的夫卡得尔，用不卑不亢的语气说：

“请把两打蒜放在锅里，加上水后煮三十分钟，再把蒜取出，把剩下的蒜汤立即送来。我的一位助手会协助您作好这一切。”

夫卡得尔迷迷瞪瞪地随着阿马得奥走了出去。阿马得奥早已对蒜的防卫法了如指掌。

蒙地巴拉乌又对卡布勒拉的病情作了进一步的检查，然后从他自己马甲的兜里取出一个小十字架，挂在将军的脖子上。

“无需置疑，”蒙地巴拉乌对他的表弟兼助手说，“他的血是被用同样的方法吸出来的，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这时，夫卡得尔和阿马得奥回来了，他们手里端着一个冒着热气的锅。他们注意到在门口处，六七名卡尔洛斯军的士兵在那里探头探脑，满脸恐惧，但不敢贸然闯入。

蒙地巴拉乌撬开卡布勒拉的双唇，开始喂他蒜汤，他耐心地喂了大约一百多勺。病人喝完蒜汤，显然比刚才镇定了许多，开始慢慢地睡着了。

大家把将军抬到他的卧室，帮他脱去衣服睡觉。将军卧室的布置朴素简单，白色的墙壁上只有一个装饰物，那就是卡尔洛斯五世的自画像，画像的下面挂着两把交叉的剑。室内只有一个大窗户。

“我们还算运气。”我们的朋友对夫卡得尔说道，他现在终于可以说话了。

“如果我们稍晚来一点，那就很危险了，我想靠点运气，我们是会把您的将军治好的。”

“我以国王和整个军队的名义向您表示感谢。”夫卡得尔抓住蒙地巴拉乌的双手，动情地说。

“实在是太感谢您们了，我不知道如何来报答您们的帮助。”他又补充道。

“一分钟也不要让将军单独一个人待着，”蒙地巴拉乌说，“特别是在晚上。我们要找来值得信任的人轮流在将军身边值班，每半个小时就要喂他三勺蒜汤。下午我会和我的助手们把这个房间防卫起来，防止‘不死鬼’的袭击。过一会我再向您

解释防卫的方法，现在我们先让将军先生好好休息。”

蒙地巴拉乌示意那巴乌留下来守护。这位勇敢的船长就坐到床边，点上一袋烟。

蒙地巴拉乌随其他人一起走出房间，关好房门。

这时，一股强烈的闪电愤怒地打在玻璃窗上，仿佛一颗无声的爆炸。一时间，自然界的无数看不见的生灵都安静下来。只有一个说不清是物体还是生灵的东西，在痛苦和失望中扭转着身躯，它化作一条黑影开始在木围墙处移动，下了陡坡，消失在田野的黑暗中。

这时，一片早已发黄的、无依无靠的树叶从那数不清的树枝中掉了下来。

7. 全军抵御“吸血蝙蝠”

莫雷亚是一座雄伟的城市。从蒙特罗——或像阿拉贡人所称蒙罗尤——公路上走来，使人感到好像进入了阿尔都罗或圆桌骑士那神话般的世界。的确，当一个毫无思想准备的旅行者，拐过公路上的最后一个弯，他会突然发现，从黄褐色的土地上升起了座座神话世界中才会有的圣米谢尔式的山峰、短堞和高高的城堡。这里唯一缺少的就是海洋，那充满神秘幽灵般船只的海洋和布列塔尼的立有十字架的小丘陵。人们可以从任何一个大门进入筑有城墙的莫拉雷城中。从那些具有中世纪建筑特色的军事塔楼下，可以一直走到城中那些弯弯曲曲的小巷深处。接着人们就可以观赏到那些历史悠久、老态龙钟的寂静的宫廷

建筑和宏伟的废墟。一些儿童在那里玩耍。莫雷亚城的主街“大道”是一条有檐廊的街道，它冬天防雪，夏天防雨。走到“大道”一半的时候，有一个叫圣·弗郎西斯科的修道院和一个大教堂。这些都是罗马式建筑，修建于卡塔朗时期。大教堂是一件石建筑珍品，它雕刻精细，在大主体建筑的周围，和谐地分布着一些小型建筑。教父们用深沉的嗓音，讲述着大教堂的诗意和骄傲。

堡垒就坐落在山顶，也可以说整座山全部是堡垒，因为许多军事阵地盘旋地建在山坡上，处于卡尔洛斯军队的严密监视下，是一座不可攻破的城市。卡布勒拉的办公室就设在那里，在有风的日子里，可以看到那高高的塔楼上飘舞着一面卡尔洛斯五世的战旗。

我们这些巴塞罗那的朋友们在莫雷亚城如鱼得水，他们受到一位科学家应有的礼貌待遇，但也带有一种特殊的法律问题，因为从理论上讲，他们到底还是卡尔洛斯军的俘虏，只能享有一种有限的自由。然而，他们还是可以想作什么，就作什么，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声望。

蒙地巴拉乌为卡布勒拉部署的反吸血蝙蝠的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将军的房间内外被一股浓浓的蒜味包围着。蒙地巴拉乌将他自己亲手配制的蒜汤和其它食品搭配，作为卡布勒拉每日饭食，使这位卡尔洛斯首领很快就振作起来，并开始邀请我们的自然主义者同桌共餐。伯爵的厨房装璜明朗高雅，在这里经常举办有烧阉鸡、烧兔子、烧石鸡和烧小狮子头的宴会。

卡布勒拉对蒙地巴拉乌感激不尽，每天都要他坐在自己身

边，一起进餐。饭后他们一同散步。然而，蒙地巴拉乌还是有些担心，因为他看到卡布勒拉脖子上的两个小洞还没有消失，脸色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一天，蒙地巴拉乌递给卡布勒拉一朵野玫瑰，要他永远挂在脖子上。蒙地巴拉乌望着他，沉思了好久。

一天下午，他们一边在堡垒的阳台上喝咖啡，一边望着脚下的一片石城景象。蒙地巴拉乌对将军说：

“将军先生，我想对您谈一件您一定很想知道的事情。它不只关系到您的身体健康问题，而且关系到您的灵魂问题，我希望您能勇敢地去面对它。‘不死鬼’的进攻已被我们止住了，然而，一个被‘不死鬼’传染了的人就是另一个‘不死鬼’。如果在我们还没有彻底消灭‘不死鬼’以前您就死去的话，那这一死亡，只是表面的，因为您已是‘不死鬼’，也就是说，您将变成另一只吸血蝙蝠。只有把‘小泉’消灭了，而您还活着，这样才能使您彻底脱离危险，获得自由。我们要尽快找到‘小泉’，使您得到解救。”

听了这话，卡布勒拉沉默了一会，他那高贵的脸上显示出一股力量。

“我亲爱的蒙地巴拉乌，我也这样怀疑过，”他回答道，“我想我是预料到了一些。现在我看清了‘小泉’化装成游击队员所要的把戏，他想篡权。我脖子上的小洞还没有消失，我就知道了我的处境。请上帝救我！我相信上帝的慈善。您是‘小泉’最危险的敌人，因为，即使他篡夺了大权，您也会用科学这一智慧的武器勇敢地战胜它。您要知道，您现在已不是一个

人单枪匹马作战了，我是和您站在一起的。为了使我能摆脱‘小泉’的危险，我愿意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帮助您。‘小泉’不是要战争吗？它会得到的。我只想把我的生命交给上帝，交给您了！”

当天下午，莫雷亚理事会为了提高军队的斗志，消除人们对卡布勒拉将军健康的谣言，发表了以下声明：

神明的军队的上帝，它的力量无处不在。如今他又以特殊的方式使我们的将军身体恢复了健康，他那严重的病情曾是我们近日担忧的主题。

永生的卡布勒拉，这位十九世纪的英雄人物已经痊愈，这一喜讯使全军上下倍感欣慰。大家都曾为这位保皇派第一将领危在旦夕的生命安全痛苦和担忧过。不论是神父还是军人、市民，不分贫富贵贱，都饱尝了儿子害怕失去父亲的痛苦。

哭声终止了，恐惧消失了，愁容变成了笑脸，我们要感谢上帝，是他使我们这位险些丧生的将军获得新生，让我们尽心欢笑。

我们理事会爱戴我们的主席莫雷亚伯爵，在得到教会的许可后，我们在此邀请所有国王卡尔洛斯五世的臣民于本月三号参加弥撒，接下去的两天里将是庆祝将军痊愈的节日，节日内容不限，我们知道你们会尽力狂欢。

反革命的子孙们，你们这些从地狱里爬出的、企

图玷污西班牙神圣的魔鬼，不同党派的各形各色的自由分子们，你们听着：你们用起义的计谋来杀害我们最伟大的将军，上帝和国王神圣事业的捍卫者在痛哭，他们祈求上苍留下伟大将军的宝贵生命。你们罪恶滔天，而我们的事业却是正义和光辉的。宗教万岁，国王万岁，莫雷亚的伯爵万岁，海木尔、玛·卡尔松、荷塞·比亚龙卡、荷塞·布鲁、卢·都门特、比·艾雷罗、胡·贝基塞尔、弗·博乌费、玛·果特依口授此书。

接着，卡布勒拉又向全军下令：

全军捉拿罪犯“小枭”。他以我们的事业为名，从事残忍的罪恶活动。我们国王慈父般的政府不能容忍这种败类来玷污我们的名声。很明显，这个臭名的“小枭”是一个自由派和共济会的间谍，是管理混乱的马德里政府派入我们队伍中的间谍，企图造成我们和世界其它组织的不合。

“为此，我拉蒙·卡布勒拉，作为阿拉贡、瓦伦西亚和木尔西亚三军首领，作为莫雷亚的伯爵，服从国王卡尔洛斯五世的指挥，特此命令，目前全军上下的首要任务是追捕‘小枭’，找到它的栖身之处，特别是对坟地、教学墓地、堡垒废墟、深洞等一些民间传说提到的地方进行监视。虽然没有可能找到‘小枭’之人。但如发现任何线索和可疑迹象都要及时送往将军指挥部，莫雷亚，当天日期，莫雷亚的伯爵。”结尾处盖有一个章：紧急。

8. 深渊探险

林氏诺斯基王子已在比木伯迪逗留过久，他觉得自己好像是被装进了侦察事物的盒子里，看来是做些身体运动的时候了。既然他所采用的蜘蛛战略——自己在巢中筹划——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那他现在就要采用相反的手段，应该像那神经质的蚂蚱，蹦着跳着去寻找那几个以科学调查为名而混入保皇军中的间谍。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到莫雷亚去！他现在认清了，这几名间谍的目标是那个住有常胜之鹰的将军指挥部。他真是太傻了，没能及时发现这一诡计。他得赶快出发，越快越好，要化装成卖瓜的，需要找到一辆装满瓜的马车。这样一切才会顺利，林氏诺斯基王子聪明地笑了。

就在林氏诺斯基王子做出这一重要决定的同时，也不知道是不是相反的心灵感应也在作怪，三军首领卡布勒拉将军却决定撤离莫雷亚，只打算留下一部分严格的防御措施，而他本人将随将军指挥部迁往切尔达。这一决定虽然残酷，但势在必行。黑色的云雾威胁着保皇派的事业。坎达比也塔和那些精心溶炼的炮筒已失落于那个可恶的女王派将军艾斯巴尔特罗的手中。奥都内尔从海边节节逼近。西班牙伯爵又死于一个凶杀案。难道吸血蝙蝠在进行两面夹攻？卡尔洛斯五世会就此罢休？看来灾难不祥之日就要来临了。

卡布勒拉率领的军队天一亮就开始行动了。天气很冷，军队中中尉以上的军官，每人有一个围巾。马艾斯特拉斯罗是一

个可怕的地方，要赶快到达海边的温暖地带。长长的部队在来到跳蚤区时，绕道而行。远远地看到跳蚤们在那里不停地跳着。

所有在前面开路的前锋队员一致认为，部队安营扎寨最好的地方就是一个叫作“空旷”的山谷，因为那里有很多木柴。四周那冰冷的河水向无底的深渊流着，途中就消失在充满冷杉味道的丛林中。

蒙地巴拉乌决定钻到一个名叫“死人之渊”的山洞里侦察一下。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小泉”根据它的特殊需要，很有可能选这里为他的藏身之地。四周是死一般的沉静。洞口就坐落在一个略有些倾斜的平地上。军队就地安营扎寨，以帮助他们进入山洞。

同往常一样，那巴乌和阿马得奥陪同蒙地巴拉乌一起行动。这次卡布勒拉将军让夫卡得尔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在仔细地观察了那可怕的洞口以后，蒙地巴拉乌和他的助手穿好防潮衣，腰上系好一根绳子，手拿一盏照明灯，开始慢慢地向洞中深入。

他们吃力地滑向洞里，到了一个有无数岩石的黑地道，再下一陡坡，来到一个布满钟乳石的空旷的大厅，四周是死一般的沉静。

走过这个大厅，他们又进入了另一个大厅，一切都好像《一千零一夜》里描写的神话世界一样。在灯火的照耀下，他们看到一幅像丝绸面盒子的景象，放射出各种颜色的光芒，有轻柔的粉色、墨绿色、雪白色、珊瑚红色……这时他们听到从洞穴深处传来动听的乐声。

那乐声原来是一个嘹亮、含蓄的睡眠中的呼吸，不知为什么他们都懒懒地趴在地上开始倾听那矿石音乐。它就像是从远方传来的一组女生合唱，一组丢失在一个不可解释的回忆中的早已被人遗忘的合唱声。

突然，他们打了一个冷颤，觉出他们的身后有什么东西，就马上回过头去，看到离他们四五步远的地方有一只巨大的蜘蛛，正在那里望着他们，它一动不动，就好像一块石头，奇怪的是，这只蜘蛛没有眼睛。

他们于是开始后退着走路，来到了另一个大厅里。这里四周的墙壁像玻璃一样透明，他们穿过一条黑色的静水河到了第三大厅里。他们又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使蒙地巴拉乌觉得它意义重大：在墙边的一个角落里一只巨大的白蛆在愚蠢地卷曲和伸展着，它也没有眼睛。

小河的另一边有两条道路，他们从小河的最窄处跳到另一边，选择了其中的一条通道，继续往前走。他们现在看到的大厅和前面的一模一样，只是面积要小些，显得很紧凑。突然，他们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只见大厅里有许多人体石像，它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躺着，一切好像一场石头之梦。它们中间有带着孩子的母亲，还有一只正在追捉虫子的怒气冲冲的狗。蒙地巴拉乌分析说，这肯定是几千年前，一场灾难突然降临到石洞里的这些人身上。他还满意地看到，自然石化的结果和他本人发明的人工石化的结果很相似。

因为这个大厅没有出口，他们就又返回原来的入口处的那

个小河边，他们一边议论着刚才看到的一切，一边进到河边的另一大厅，这时，蒙地巴拉乌的心开始剧烈地跳起来。

他看到一个由黑大理石作成的坟墓。右边有一个破旧不堪的空棺材，看得出它最近又被重新使用过。棺材的旁边有一张没有漆颜色的松木桌子，上面有一堆文件、一个墨水盒和一只钢笔，在墙的一角处有很多投石机。

蒙地巴拉乌知道，像以往一样，吸血蝙蝠又逃跑了。在灯火的照耀下，蒙地巴拉乌读了一下这些文件，那上面有一张地图和有关布拉迪普镇的土地和房屋的地契，是用匈牙利文写的，蒙地巴拉乌没有看懂。另外还有一些卡尔洛斯的贝尔达理事会的宣传资料。蒙地巴拉乌还看到一个信封，上面有贝尔达理事会的地址。信是用哥特式文字写的，内容好像是在宣布什么人的到来，但这个人没有得到像欢迎元帅一样的欢迎仪式，信的最后说他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因为就他所创立的功勋，他完全可以作一名将军。这一切都使人费解，信好像是突然中断的。

这一切混乱的迹象表明，此人是在仓惶中逃跑的。

蒙地巴拉乌对他的同伴们说：

“我想吸血蝙蝠已意识到他被重重包围，他已逃往贝尔达，这里的所有的文件都证明了这一点。预言在一步一步地被实现了。先生们，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蒙地巴拉乌带上桌上的文件，小心谨慎地回到大厅的入口处。

当他们回到那有悦耳音乐的大厅时，看到那只巨大的蜘蛛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它最多只移动了两三厘米。

蒙地巴拉乌对他的同伴们说，那只可怕的动物很快就会被石化了，他们要赶快离开这里，这里引起动物石化的就是那甜美动人的乐声。

他的话音刚落，四周就又响起了那动人的矿石音乐。

9. 书面宣言

在奥多内尔的战斗拚杀中，卡布勒拉不幸从马上摔了下来。这场战斗一结束，卡尔洛斯的军队就于第二天的黎明来到谢尔塔。莫雷亚伯爵又重新看到了他故乡的土地，那些肥沃的艾布罗河畔的菜园和长满棕榈树的庄园。军队在缓慢地行进，脚下尘土飞扬。只见队伍中除了士兵和马匹之外，还有装载着卡尔洛斯派家属的马车和后勤部。他们都自愿追随将军，决心为将军的安全血战到底。

这时莫雷亚城失陷的恶讯传来，原来经过几日奋力坚守后，该城终于战败于艾斯巴尔特罗手中。这位自由派的得胜者得意洋洋，竟自称为莫雷亚的伯爵了。

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卡布勒拉怒火万丈，要不是蒙地巴拉乌在一旁不断地提醒他此时的险境，他早就会采取英雄行为，打回莫雷亚城了。可他不能这样做，在蒙地巴拉乌没有最后消灭吸血蝙蝠之前，他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当儿戏。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捉住“小泉”，在已得知它就在贝尔达这一前提下，采取积极的行动。

卡布勒拉脖子上的两个小洞已经在充血，这无疑是一个危

险的信号。将军因为自己对目前的处境无能为力而恼火，虚汗满额。蒙地巴拉乌只好让他喝加倍的蒜汤。他的面孔看上去是那样的苍白。

又一个坏消息传来，占领着贝塞依特港口的苏尔巴诺将军正在迅速向艾布河逼近。不难看出一股铁钳式的力量正在将保皇军队置于死地。

这种危急的形势迫使这位三军首领破例召开了一个所有军官参加的紧急会议，他向大家讲述了当前的军事形势，但没有过份谈及他手中这支部队所处险情。不管怎么说到了做决定的时候了。什么决定？军官中没有一个人讲话。将军先生的表情庄严，一副英雄气概。要灵魂还是要皇冠？军官们一致答道，他们对将军绝对信任，忠心耿耿，一切就请将军先生决定。

河边刮来阵阵甜美的风，在可爱的葡萄藤下有一座石水池。池水满了，农民们就用溢出的池水浇灌田地。孩子们正在河边玩耍，他们手中挥舞着木制的刀剑，戴着纸作的帽子，然后又找来圆球和陀螺玩耍。孩子们不知疲倦地沿着河边自由地奔跑着，他们从小就懂得辨别各种花草，知道当地人对它们的叫法。欢快的孩子们就会慢慢长大成人，变成阳光下那草木丛中粗糙的树叶，然后就走向死亡。但他们此刻抬头仰望上苍，茫然的目光在清晰明了和黑暗模糊的人间世理中徘徊。

甜美的空气轻柔温暖，吹动着金雀花那盛开的花朵，飘来酸梅树可口的清香。黄昏的路上慢慢走过一辆马车，一位农民正在烧田地里的树茬子。

当天下午，一位邮差递交给卡布勒拉将军一封由卡塔卢尼

亚部队首领和贝尔达理事会主席发来的信。

一切都已成定局，蒙地巴拉乌松了一口气，可莫雷亚伯爵却在哭泣。

四周是死一般的沉静，偶尔传来一阵甜美的金属般的震动。在河的对岸，一道闪电坠入午后的阳光中，一切小动物都安静下来。

卡布勒拉转向整齐的队伍，高声喊道：

“明天我们将渡过艾布罗河，向卡塔卢尼亚进军，国王万岁！”

蒙地巴拉乌帮助将军先生下了马。这时，天很快就黑了下来。

第 四 章

1. 横渡艾布罗河

林氏诺斯基王子看了一眼手中小圆镜框里的女子的照片，就在桌上的信封上写到：玛·雷布朗夫人——婚前姓名：玛迪尔得·费拉莉——，圣洁尔门·拉乌社路斯大街 15 号，巴黎。王子此刻是在克拉那得亚的旅店中写信，室内灯光昏暗，王子内心充满怀念，他感到一阵绝望。我的上帝，这场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他还记得上次去罗马，在果·得斯特王子家认识了玛迪尔得。从那以后他就拚命地爱上了她，不能自制。可这女子却已嫁给了一个富有的大酒商，只对伯尔果亚感兴趣。

林氏诺斯基王子把马拴在马车上，准备从利巴罗亚渡过艾布罗河。这是一个没人能想到的地方。王子的旅行道路混乱，意外地看到了许多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而这些不禁使他动情地想起了塞尔伯雷小镇，一片月色朦胧的景象，这一触景生情，更让他忘不了那浪漫的爱情。玛迪尔得，我的生命！

正在此时，我们的朋友们随卡布勒拉将军从相反的方向渡过艾布罗河，此地名叫弗利斯，离利巴罗哈很近。那巴乌再一次有机会展示了他那超人的航海本领，虽然他此时不过是作为卡布勒拉的自愿随从，虽然是俘虏，但没有谁能强迫他去做违反自己的信仰和女王利益的事情。这些条例都在艾利尔特合约中有明确的规定。

卡布勒拉命令骑兵先过河，因为马匹不怕水，可以在水中游泳，但每个骑兵要在他的马上带一陆军士兵。这显然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可无其它选择，这时所需要的是坚强、果断，骑兵们陆续渡到河对岸，把马背上的陆兵放下，再返回来，带上另一个士兵过河。很多时候马匹承受不了这么大的重量，就和背上的人一起倒入水中，湍急的河水很快就把尸体给吞没了。然而军队的绝大多数还是顺利地过了河。

军队的主力是用三只船渡过河的，这三只船还是卡布勒拉几年前将它们放满石头沉入水底隐藏起来的。那只能说是他的一种下意识的洞察力，因为那时他还想不出这三只船今后会对他有什么用处。此时，卡布勒拉觉得船只的打捞工作进展太慢，使他感到急不可待。只有六名潜水员轮流潜入水中，每次只能从船上搬下少量的石头。最后当船上的石头被全部搬掉以后，再用一根长绳子，一头栓在船上，另一头拴在马上，用力将船从河底的淤泥中拖出来。

他们在这边积极渡河，奥东内尔那边的前锋部队就又开始向他们袭击了，这支自由军的主力已经到达了艾布罗河的莫拉城。亚过斯得拉率领多尔多萨的第一营轻骑兵，抵御敌人的进

攻，保护部队顺利渡河，他勇敢反击，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使其被迫退到了阿斯果小镇。战斗中只见在那一片粗糙的黄褐色土地上，宪法军耀眼的军服和卡尔洛斯军头上的红帽子争相斗艳。

卡布勒拉将军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他看上去有些精疲力尽，只希望着他一生中这混乱恐怖的日子尽早结束。他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生活，他有一种奇怪的预感，梦见一片绿色潮湿的草坪，梦想得到一种领地总督式舒适的家庭生活，那就不会再受“不死鬼”的困扰。

“振作起来，将军先生，”蒙地巴拉乌在一边鼓励道，“您要坚强些。我们的工作已进入了尾声。科学的力量在我们一边，您不要害怕，您还年轻，您的前途无量。”

卡布勒拉将军微笑了起来。他觉得蒙地巴拉乌为人很和蔼，只可惜他是属于自由派一边的人。

林氏诺斯基王子此刻也在微笑，他躲在几棵百里香树的后面，倾听着从远处传来的枪声，想象这准是卡尔洛斯军队对自由派军队设下的埋伏战。在他身边的一块光滑的岩石上，一只大蜥蜴卷曲在那里，用它长长的有松紧的舌头捕捉小虫，它的动作是那样谨慎小心。

那巴乌帮助那些不想遭到敌军报复的保皇军家属转移。人们的表情庄严高贵，但又很忧郁难过，因为这也许是他们最后一次观赏这一片曾生养过他们的土地了。年轻的母亲们在给她们的孩子喂奶，默默地抽泣。阿马得奥也在积极工作，他在协助那巴乌守护升起的船帆。按照莫雷亚的伯爵的说法，这两位

先生的人道主义表现，值得卡尔洛斯军用最热切的语言来赞扬。

“这真是英雄的本色，”卡布勒拉轻声说道，“值得用金色写在报刊上发表。我们的国王应该向他们表示谢意。”

现在轮到后勤部和少量的炮兵过河，他们把沉重的马车放到船上。一个大炮台在河边向水中沉去，无论人们怎样拉拽都无济于事。最后只得毁掉炮台的尾部，让它沉入水中，这是后来自由派从卡尔洛斯军队缴获的唯一武器和辎重工具。

蒙地巴拉乌很欣赏这支军队的勇敢和严明的组织纪律。为什么不承认呢？戎马生涯是人生的大熔炉。

最后一个渡河的是卡布勒拉将军和他那忠诚的多尔多第萨轻骑兵团。这时从远处传来几声稀疏的枪声，接着从三角洲方向飞来十几只海鸥，它们对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莫不关心。

黄昏的时光变得更加甜美轻柔，在远处的黑云之上隐约可以看到蒙塞拉山。一位拉斯盖拉的士兵在看到此山后，说出了下面的这句格言：

倘若蒙塞拉山被云罩上，

那么一切都将不可靠。

2. 征 程

莫雷亚的胜利大公爵在接到卡布勒拉将军挺进卡塔卢尼亚的消息后，深感不快。他本来想利用奥东内尔和素尔巴诺的联合力量将卡布勒拉就地瓦解。他虽然没能做到这一点，但卡尔

洛斯军的灭亡已成定局。女王的军队已从马德里出发，浩浩荡荡挺进巴塞罗那，来享受地中海的日光浴了，这真可谓医药与政治相结合。艾斯巴尔特罗以聪明的预言发表了一篇严厉的公告，这样写道：

公 告

巴·艾斯巴尔特罗，西班牙上等社会伟人，莫雷亚的胜利公爵，鲁夏那的伯爵，塞艾木军的绅士等等宣布：

自从乌尔达斯事件后，王位继承人被赶出西班牙，逃到法国避难，追随他这一不正义事业的人们本应就此放下武器，承认错误。然而他们那些主要领导人却在那里大发雷霆，杀人放火。我们曾试图使他们远离犯罪道路，还在我率领大军从半岛的北部来到阿拉贡时对他们实行赦免政策，但这一切都没有使他们回心转意。

现在只有在卡塔卢尼亚地区还存在有我们合法女王的敌人，依莎贝尔二世是全国人民为了祖国昌盛而宣示制定的法定女王。不久女王的一切敌人都将死于我所领导的军队手中。那时，和平之歌将会从国家的每个角落响起，再也不会出现可恶的战争痕迹。这就是我长期追求的和平，为使它能在卡塔卢尼亚地区早日实现，为使那些造反派，那些杀人放火犯没有可乘之机，为使他们不能以各种形式来延长战争，残害人

民，我认为很有必要，在此公告上发表如下命令：

第一，那些曾经被反动军队占领过的各城镇的领导人，如果不向我军或其它国家军队的分队汇报情况，就将被枪决，而镇中其余领导人将坐牢两年，另外每一百家住户还要交军饷 20.000 块，以此来支付军队的费用。

第二，所有窝藏罪犯的地区领导者将和他的居民一起受按以上条例的规定惩罚；如果有谁家窝藏罪犯，那这家主人将被处以死刑。

第三，所有未穿军服的造反者将会被当场枪决。

第四，那些组织民防队或私自窝藏武器，那些在国内作恶的所谓武装暴动和那些脱离军队而从事抢劫、破坏邮局和破坏我军前进道路的人，都将受到以上条例的处罚。

第五，所有不是国家军人的市民都要向当地临时政府上交武器，不执行这一命令者将被枪决，如谁家窝藏武器，该家的家长将被枪决，而该镇的每一位居民将被罚款 1.000 块。

第六，每一个到政府或军事部门自首的叛匪都将被发给一张通行证，使他们能在自己选定的地区居住下来。

第七，各级军官将要严格执行我此公告中的各条规定。此公告即日生效。

曼雷萨军事指挥部

日期

胜利大公爵

这个公告使卡塔卢尼亚地区支持卡尔洛斯事业的人情绪低落，除少数不明智的人以外，大部分人都意识到不幸就要降临到他们的头上。玛·克里丝汀娜对巴塞罗那进行了引人瞩目的访问，她放心大胆地走在陪同她的人中间。接着在兰布拉大街上出现了抗议对市政府所实行的法律的游行和骚乱。

外面传来阵阵枪声和人们的讲演声。克拉亚伯爵和神父马同斯已用了好长时间来仔细研究心灵感应和吸血蝙蝠的问题。那只还没有被分类的怪物这时正躲在墙角，一副难过和失望的样子，有一封马多斯·封达内扎写来的信，被放在蒙地巴拉乌的桌子上，还没有打开。

在最近的几个月里，伯爵的儿子刚发明了一个“自由长笛”，它可以很方便地携带于口袋中。只要轻轻一吹它就会响起里叶克之歌。这一发明物很适合用于室内外政治集会中和其它长笛进行合奏。看来它将会获得很大成功。

此时，莫雷亚伯爵的军队正在直线插入卡塔卢尼亚，他们的目标是贝尔达，行进中一路畅通无阻。

在离克兰那德亚三公里的时候，他们转向塞尔伯雷斯镇，在一场让人沮丧的雷阵雨中，走上了蒙塞拉特山脉。然后穿过也纳山脉，来到阿尔贝尼，在那里过了夜。

在这一片罕见的风景区里，蒙地巴拉乌发现了一只会飞的蜥蜴，这肯定是石器时代残留下来的动物。它会像鹦鹉一样学

人说话。一个名叫阿尔比达苏的巴斯克人，是封达拉比亚人，在军中作厨师，他很喜欢这只蜥蜴，就向蒙地巴拉乌提出，由他负责把它放在一只笼子里，并负责它的饮食。当部队行进时，在锅碗瓢盆的嘈杂声中，人们可以听到这小动物带着睡意，用巴斯克语可笑地唱着一只谁也听不懂的索尔西科民歌。

一天，阿马得奥再也受不了它满口的保皇派语言，就背着那个巴斯克人，走到这蜥蜴旁边教了它一句放肆的、不怀好意的自由派顺口溜：

宪法万岁！

敌人完蛋！

这歌谣的对象当然是指那企图篡位的国王；但被当卡勒雷拉偶尔听到了，就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直接影射他的，当即下令或对这只蜥蜴重新教导，或判处死刑，到最后也没有查出教歌的罪魁祸首。值得庆幸的是，这只会飞的蜥蜴很快又唱起了那支保皇派歌曲。

此事发生的第二天，这支卡尔洛斯军队就向巴·雷斯蒙黑斯进发，蒙地那拉乌利用这个偶然的机会参观了匈牙利王后比奥兰特的坟墓，它就坐落在那著名的修道院的废墟内，那里有宝贵的人类学史迹。修道院的修女们拿出自己做的甜点和陈酒来招待卡布勒拉将军，甜点是用古老的木火炉烤成的。这些贫穷的修女们，经济状况很不好，她们向卡布勒拉将军诉苦，请求他向卡尔洛斯五世讲明此情况。然后人们一起高唱了宗教歌

曲，卡尔洛斯的军官们隔着铁栅栏门向女修道院长告别，女修道院长祝卡尔洛斯军旗开得胜。

蒙地巴拉乌和他的表弟站在一边，躲开这场和他们见解不同的政治演说。

休息以后，卡尔洛斯军继续加快速度向北前进，从厚斯达雷斯穿过巴塞罗巴大街，这里离塞贝尔达有三个小时的路程。他们就在卡拉夫附近过夜，部队也进行了一次大休整。天一亮，士兵们穿着新草鞋，精神振奋地踏上了通往贝尔达的道路。

3. 贝尔达

一道黑影从房顶外滑下来，在圣玛利亚·盖拉特处那个不被人发觉的烟囱上盘旋着，然后就在黎明的寒风中凝固了。看来它最喜欢在阁楼的顶部和那些搭鸽子窝的破木头的地方逗留。在黑影经过的时候，所有小动物都赶快无声地躲到隐蔽的角落里去了。黑影疲惫地伸展着，变成一条细小的云雾般的凹纹，不被人察觉地飞起来，它围绕一个想象的中心线烦躁地盘旋着，看上去有些不安和沮丧。它脚下的城市是一片稠密的灰色，房屋分别坐落在圣艾乌拉利娅和圣胡安的大钟附近。市内有很多军事防卫装置，但在麦得黑河那边，可以看到一道道弯曲的庄稼地，那是一种乡村自由的生活，鸟儿被闪电追赶着。

黑影小心地从一个布满裂缝的旧门上滑下来，到了窗台上，倚在半开着的窗板上。轻轻地挤进窗内，然后不知不觉地贴在窗帘的花边上。

这个房间差不多是方形的，四面墙上被简单地涂成白色。在房间尽头的墙上挂着一幅卡尔洛斯国王的画像。此时正有六七个人坐在韧皮制成的椅子上吸烟。他们都穿着黑色的衣服，脸拉得长长的，在国王巨像的下面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有一个旅行小箱和一个小金属铃。桌子的主席位置是一张用红丝绸包制的椅子，空着没有人坐。这里的一切看上去都显得陈旧混乱。

这时，一位士兵走了进来，他的帽子上带着一朵保皇派的花结，只听他高声喊道：

“理事会主席多雷巴得亚先生到！”

立刻，一位神父模样的人出现在门口，他有点秃头，一脸阴险的表情，房间里在坐的人们都站了起来。神父径直向那把桌子后面的空椅子走去，毫不客气地坐在上面。然后他眼睛望着对面的白墙，好像室内一个人也没有一样。他开口说道：

“先生们，卡布勒拉已经到贝尔达的大门口了，我们已就这一问题讨论过多次。大家知道，假如我们有能力的话，我们会以特殊的方式来欢迎他。但是卡布勒拉随身带来一支军队，而我们只有贝·洛里的力量做抵抗。因此，他们要对他作出笑脸。”

“但是塞卡拉将军……”有人怯声说道。

“塞卡拉将军已经通知我们说不要指望他的帮助。”神父快速打断此人的插话，“他正在坎布得巴诺尔忙着，准备同利伯尔作战。”

神父掏出一个小巧的烟袋锅，狠命地在烟嘴上吸了一口。

“西班牙伯爵的不幸去世，”他继续说，“使我们和卡布勒拉产生了分歧，我们要承认这一点。但我们所作的只是去掉了他

伯爵的头衔，其它什么也没作。事实上塞卡拉将军应对伯爵的死负责，他曾直接负责伯爵的人身安全。我们没有什么要隐瞒的，我们可以正视卡布勒拉的到来。但塞卡拉不寻常的举动，必定会引起他的怀疑……”

他说到这里，人们的脸上出现了希望的表情。大家开始兴奋起来，一致赞扬神父的英明。神父摇晃了一下那个小金属铃。

“秩序，先生们，请注意秩序。我们要小心行事，我们要像蛇一样小心谨慎，像蜜蜂一样温顺。我们不要感情用事。我们要把马艾斯特拉斯果装进口袋里。”

大家都满意地点点头。这时多雷巴得亚从兜里拿出手帕，打了一个大喷嚏，使他的呼吸器官一下子就畅通了。他接着说：

“我早知道理事会成员会同意，所以作了指示，等卡布勒拉一到，我们就发一个礼炮。根据这个信号各教堂的钟声就会高声响起。而我们呢，就全体站好，按照正确的常规，在贝尔达人们的叫嚷和欢庆中（我顺便说一句，贝尔达人已从上到下作好了准备）向莫雷亚的常胜将军打开所有的大门。”

他停了一下，这时在窗子的玻璃上有一只大苍蝇在飞来飞去，四周飘起了一股抽丝般的烟雾。他接着说道：

“将军先生肯定会愉快地看到理事会对他是如何顺服，如何尊敬，对他的到来又是多么高兴。他更会注意到我们镇定的态度，看到（这一点很重要）在我们中间有一人缺席。这一奇怪的毫无理由的缺席，找不出任何借口来解释。那时将军先生就会不安，就会询问，就会表示怀疑。这就正中我们的下怀了！”

说到这里神父发出一阵刺耳的冷笑，这时门口的那位士兵

向在坐的每一个人递上一杯白糖水，这种饮料有点单调，但却健身强体，喝起来也很清淡。

这时，外面响起了一声震耳欲聋的礼炮。在场的人们就好像弹簧一样，一下站了起来。只见那阴险的神父用匙子搅了一下杯中的白糖水，然后将它一口喝尽。他举起双臂。

“请等一下，先生们。我还想告诉大家，我收到了一封信，是一份申请书，作者就是那个奇怪的游击队员‘小泉’。他再次自我推荐，要帮助我们脱离险境。信写得很怪诞，有点孤注一掷的口吻。他还说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请我们为他提供一个废弃的教堂下的坟墓。我想大家一定会明白，这人是个疯子，他大概有些神经错乱。我已经把他的信扔到废纸篓里去了。”

大家一致点头，表示同意他的作法。他们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现在，先生们”多雷巴得亚宣布，“时间到了，让我们去迎接伟大的卡布勒拉将军。”

说完，他很快又从他刚才进来那个大门走了出去。理事会的其他成员吵吵嚷嚷地跟在他的后面。房间一下子空了下来。

这时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只见那些贴在窗帘上的云雾线条，先是变成了一根黑烟柱，剧烈地转着圈；然后变成一个仿佛人体形状的物体，喊出几句没头没尾的咒骂。那只大苍蝇落在这人体的头部，变成了两只令人恐惧的魔鬼般的大眼睛，发着白炽的光。这黑色的人体仿佛受着难忍的痛苦，不停地摇动。然后，慢慢地在空气中消失了，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来。

此时，理事会的成员们在他们那位神父主席的率领下，来

到街上排成双队，四周一片轰鸣的钟声。周围的居民们都从阳台里探出头来。

人们走出广场。那·罗里和他的部队列队等候，士兵们都是满脸凶相，他们头戴已沾满污迹的卡塔卢尼亚式红帽。贝尔达的居民用仇视的眼光望着他们。据说这些士兵经常干一些小偷小摸之类的勾当。

贝·罗里个头不高，但身材健壮，脸色红润，说起话来很粗鲁。他头戴一顶深紫色的卡塔卢尼亚帽。当他看到理事会成员走来时，就向他们举剑行礼。

有一些热情的观众还用几个床单拼在一起做成一个巨幅标语，在自家的房顶上挂起来。只见上面用巨大的纸字写着：

贝尔达欢迎你

常胜将军拉蒙·卡布勒拉

国王万岁！

看得出这些床单是在衣柜中存放了很久了，因为布的褶子清晰可见，它们被一个复杂但又很艺术的结子拴住。人们从阳台上高声问候着理事会的成员们。

这时，市政府的一个勤务兵跑来，他双手捧着一个绣花枕头，上面放着一个有象征意义的贝尔达城城门钥匙，他站在离多雷巴得亚两步远的地方等候着。

军乐队开始奏起一支有力的进行曲。教堂的钟声，乐队的乐声，孩子的喧闹声，大人的叫喊声，还有礼炮的轰鸣声同时

响起，形成了一支真正的欢迎凯歌。

人们开始出发，就好像一场宗教游行。走在最前面的是军乐队，跟在后面的是理事会的成员队伍。再后面就是嘈杂人群的一片混乱。

城门被全面打开。

于是，在人们的眼前出现了卡布勒拉那阵容整齐的军队，士兵们表情严肃，纹丝不动。一队军官很醒目地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在他们中间站着那位浑身挂满勋章的卡布勒拉将军。

大家一时都变成了哑巴，觉得自己的血液已经凝固了。这时，卡布勒拉一步一步地走进了贝尔达城。

4. 战马之死

卡布勒拉作为卡塔卢尼亚地区全军总指挥官，在进入贝尔达的第二天就下令将理事会成员关进监狱，其罪名是谋杀前任总指挥官，那位西班牙伯爵。卡布勒拉宣读了一篇严厉的致词，使理事会的所有成员都陷入了绝望的深渊，以多雷巴得亚为首，他们统统被关在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的地下室里，这里是存放由一些巴斯克自愿者提供的武器的地方。

卡布勒拉还恢复了曾被理事会撤掉的前后勤部队将军卡·迪艾斯的职务，重建了行政部门的各项工作。但总的政治形势却是每况愈下，卡布勒拉接管的这个卡塔兰地区的卡尔洛斯军首都已是一无所有。没有武器，没有军粮，没有军队，最重要的是没有资金。卡尔洛斯主力军临时总司令塞卡拉将军畏惧卡

布勒拉会对他谴责，就在卡布勒拉进入贝尔达不久，投靠了敌军。

一切都表明灾难即将来临。艾斯巴特罗正在他曼雷萨的军事指挥部里，筹建一支最有力的军队，选择自由派最优秀的将军们，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开始同卡尔洛斯展开最后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在这一威胁下，贝尔达能生存的日子已不会太久。城内的居民开始以各种借口向外逃亡，有的说身体不适，有的说工作需要。卡布勒拉认清形势，对现实情况不抱任何幻想。他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卡尔洛斯军队的士兵应该留在贝尔达城，坚持作战。为了使他的姐妹们不落入敌军之手，他帮助她们化了装，逃往法国的贝尔比那。

莫雷亚伯爵身体状况良好，但他情绪低落。在一切结束以前，最重要的还是要捉住“小枭”。这一想法给他力量，也使他感到沮丧。为了掩盖他脖子上的那两个小洞，他总是带着一块白色丝绸围巾。

蒙地巴拉乌在得到卡布勒拉的允许后，在圣·可利斯多大街设了办公室，指挥追捕“小枭”的工作。他起草了一个以附近地区为主的侦察计划，并发出告示，对主动提供线索的人给与五十块钱的奖励。在理事会留下的一些文件中，有一封信引起了蒙地巴拉乌的极大注意，使他查明了很多情况。很明显这封信是“小枭”写的，因为在信的落款处有他的签名。它向理事会提供一张如何歼灭卡布勒拉的地图，从地图上标有的精确地理位置分析，“小枭”不会躲在很远，它就在附近，但到底在哪呢？这正是蒙地巴拉乌企图用科学研究来解开的谜。

在“小泉”这封信的一角，有多雷巴得亚用红笔写的批注：“可耻！”后面又加上两个下面划线的大字“疯子！”这一切都引起了蒙地巴拉乌的沉思。他认为“小泉”已遭到各方面的拒绝，受到他的对手节节逼近的追击，那它此刻一定很绝望，失去理智，很可能一时冲动，作事失误，而被人们发现。这是无可置疑的。

这样他就决定耐心地等待它的出现。这天，当他正在想念他的心上人，他甜美的依内丝时，卡尔洛斯军的一位兽医走进他的办公室，对他说：

“我绝望了，军中所有的马都莫名其妙地生病了，我不知道它们得了什么病。它们个个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而且一天比一天虚弱。”

蒙地巴拉乌回答说，他对此事件深感痛心，但这不是他的专业，他帮不了什么忙。兽医走了以后，蒙地巴拉乌突然想了解一些有关照顾马方面的知识，他在理事会的图书馆里找到一本书。书的开头这样奇怪地写到：

“本书是讲述饲养战马的有关事项和如何照顾五岁以前的幼马的知识，还讲到骑马者应如何为小马装上第一个马刺，第一个马鞍，和骑马者的身体、大腿和两脚的正确姿势应该是怎样。本书还谈到有关马的头发、马的颜色、马的嘴等知识。书中还讲到如何使战马的嘴不张开，以避免病从口入等。”

当谈到马的一些神秘的疫病时，书中提供了许多传说中有方法。但蒙地巴拉乌却对这些不科学的做法一笑置之，这是无知和迷信在作怪，一个理智的人对这些不屑一顾。接着他

就对军中战马那反常的情况思考起来。

第二天一早，在那位悲伤的兽医的陪同下蒙地巴拉乌来到马棚。他一进马棚就觉得有一股硫磺的味道扑面而来。

蒙地巴拉乌立刻从自己的衬衫下掏出一个十字架，从兜里取出一个装满剥了皮的蒜的盒子，他总是随身携带着这些物品。他把蒜盒子的盖子打开。他这样把自己武装起来以后，就在那个不知所措的兽医的陪同下，进入到马棚那黑洞洞的深处。

“小心！”蒙地巴拉乌提醒军医，“请一刻也别离开我身边。”

他的话音刚落，旁边就响起了一声轰鸣，那是一声愤怒的吼叫，同时又是一种绝望中的叹息。马棚深处的爆炸使整个一面墙在一声巨响中倒塌下来，里面的这两个人完全被尘土遮住，什么也看不见了。

听到爆炸声，那巴乌、阿马得奥和所有的马夫都跑进马棚，艰难地把蒙地巴拉乌和那位兽医从尘土下抬了出来，他们已经处在半昏迷状态。

蒙地巴拉乌喝了一杯很有效的强心剂，在他的朋友和助手们的陪同下，又来到了马棚里。这时尘土已经消失，一切都清晰可见。

事情的发展正像蒙地巴拉乌所担心的那样，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所有的马匹都痛苦地躺在地上，它们那毫无血色的脖子上，有两个小洞！

蒙地巴拉乌立刻下令采取巴尔干式措施，现在最主要的是防止马匹变成吸血蝙蝠，采用蒜治疗这一有效的办法。

那巴乌仔细观察了马的情况，他取下嘴中的烟袋，说道：

“来不及了，马已经死了。”

的确如此，所有的马已跨进了死亡的大门。这二百匹变成了吸血蝙蝠的战马将会在夜间横行霸道，惨害人民。蒙地巴拉乌被这一假想的可能发生吓坏了。那将是太罕见、太残酷了。决不能让它得逞。还有最后一个办法，那就是使其灭亡，灭亡是重新获得自由的手段。

除此以外再没有其它的办法了。整个下午，在太阳落山以前，他们把每一匹马的头砍下来，再把它们的嘴里塞满蒜花，最后用一根细棍刺穿它们的心脏。这样，吸血蝙蝠的妖法就被摧毁了。

蒙地巴拉乌事先很敏感地要在场的每一个人发誓，绝不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卡布勒拉将军。不然，对他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兽医开了一张证明，说马得的是急性腹泻，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解释了。

5. 最后的侦察

在一片干燥贫瘠的黄褐色的土地上，没有一根草，被风雨侵蚀的荒芜的洼地就好像恶梦中的情景。然而，这里远离人们的居住区，道路都很安全。走过了卡拉塞依特和阿尔卡尼斯，来到内达附近通向南方的路上，再向左拐。一路的风景可怕极了。有位旅行者走进一个孤静的小庵，中间有一个带门的院子，是用来朝拜圣女蒙塞拉德的。他在那里吃了一块面包，就又上路，

一直是往南方走。

此人就是林氏诺斯基王子，他在一个甘蔗田地过了夜。天一亮就坐上马车继续赶路。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远远望到莫雷亚城的岩石风景。于是他穿上军装，戴上红帽子。他那军装上的勋章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他把车从马上卸下来放在一个洼地上，骑上马，一路小跑地向莫雷亚城奔去。路上的几个农民都奇怪地看着他。

道路蜿蜒曲折，在穿过一条水渠后，就可以直接到达城门了。“啊，卡布勒拉，我的老朋友！”王子不禁想起了和卡尔洛斯一起进军王宫的种种历险，就是在那次卡布勒拉救了他的命。

突然他发现子弹打在他身边的地上，溅起一些小石粒，他还没来得及思考，就又听到一些干涩的射击声，出于本能，他赶快伏下身子，把马转过来。他找到水渠下的一个石柱做掩护，这时一颗子弹落在石柱上，离他的头只有一手掌远。他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向上张望。

他看到在城堡的塔楼上飘扬着一面女王的旗子。战争的号角嘹亮，他终于看到了那里士兵身上的国家军队制服。我的上帝！出了什么事？他来不及仔细想了，现在最主要的是逃跑，要不就会有哨兵追上来。

在他的右边是一个山谷，长有很多开满鲜花的帚状欧南树，他猛刺了一下身下的战马，马受了惊，就狂奔起来。林氏诺斯基王子觉得死亡就在他的身后，他于是紧闭双眼，没命地逃跑。子弹嗖嗖地叫着。这时的天空是一片冷漠无情的深蓝色。王子就这样一路跑着，远远望去，仿佛一只离弦之剑，而天空仿佛

一块摔成千片的镜子。一切，包括生命在内，都显得是那样荒唐。一只蟾蜍在没命地叫着。

正当林氏诺斯基像只鹿子逃向卡塔卢尼亚时，我们的主人公蒙地巴拉乌在处理了“小泉”的战马惨剧的第二天，又在他那些行影不离的伙伴的陪同下对当地进行了一次侦察。

他们走访了盖拉特的圣·玛利亚修道院，从那儿他们可以看到周围的全景。然后他们穿过一片茂密的野生植物树林，那里生长着大量的蘑菇、松乳菌、青椒和马勃菌，特别是那些松乳菌味道迷人。

他们来到贝雷特，为了寻找坟墓废墟走进一个简陋破旧的教堂，点燃一盏蜡烛，在穹窿式的墙上有一些原始风格的神秘图画；上面的人体画都穿着长袍，眼球突出，手上有着很大的骨节，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发现，蒙地巴拉乌认为就连卡雷斯马教授都没有看到过这一切，真是太神奇了。他觉得值得把这一切讲给茶话会上的神父和哲学家听。

他们继续寻找坟墓，来到贝也拉的圣萨尔巴多修道院。那里的人们告诉他们，艾斯巴得罗的军队正在向贝尔达挺进，准备一举全歼保皇派的残余力量。他们在优美的比斯果农庄吃了午饭，吃的是鸡肉，最后他们站起来为捉拿“小泉”成功和自由派的胜利干杯。

在这个修道院里，蒙地巴拉乌结识了一位来自巴塞罗纳的年轻学生，此人学识渊博；也不考虑战乱的危险，一人跑到这里收集资料，编写一部民间诗歌。他名叫米亚·冯得那尔斯，他向蒙地巴拉乌讲了许多有趣神奇的故事，但对“小泉”却一无

所知，这位学生不停地谈论卡塔兰的民俗流派，他论据充实奇特。特别对“坏猎手”及他的狗群之事论述精彩。他还提到变成公羊的魔鬼和它那可怕的眼光。

这位年轻人还以极大的兴趣向蒙地巴拉乌讲起了阿尔那乌伯爵，他说这位曾统治过从利伯尔和阿巴得斯的圣胡安到卡斯得耶·奴得的土地，还曾渗透到布拉得斯和西乌拉等地区。他还谈到很多神奇著名的地名，比如特罗巴的小宫廷玛达布拉那和它的城堡和废墟，和被人们遗忘了的坟墓。

蒙地巴拉乌就这最后一点沉思了好久，他觉得在这位年轻学生的言语中找到了一丝线索，学生所提到坟墓废墟引起他特别的重视。

这位学生还向蒙地巴拉乌讲到在从蒙克罗尼到甘波斯的路，过了古伯布雷以后，在一个名叫乐斯瓜地的裂缝中，他发现了一个耸立的石头，足有一米高，那上面清晰地显示出一个蹄印和一个女人的鞋印，前者是阿尔那乌伯爵战马的蹄印；后者是阿姐拉依莎女修道院长的脚印。

这位学生还在果尔多努斯平原上收集到了以下几句混乱的诗歌：

要不是阿尔那乌伯爵的抱怨，

布雷卡特的河水早已冲洗了我们的田地。

诗歌的意思很含乎，因为它来自于一首早已被人们遗忘的诗歌。看来有必要对此进行科学的再创作。

我们的朋友们告别了年轻的米亚·冯得那尔斯，回到了贝尔达，这时他们才得知常胜公爵已在卡塞雷斯的总指挥部下筹建了一实力雄厚的军队，看来他攻打保皇派老窝的日期为期不远了。蒙地巴拉乌想这肯定就是战争的结束了。

贝尔达城内一片混乱，士兵们从一边跑到另一边作着各种防卫措施。卡布勒拉很兴奋，像头狮子——更确切地说——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他对蒙地巴拉乌说：

“一切就要结束了，现在只剩下一个荣誉问题。如果您还尊敬我，请不要忘记我的事情，我只向你提出这一个要求。”

蒙地巴拉乌向将军先生表示，他已得到充分的线索，保证捉住魔鬼，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当莫雷亚的伯爵走后，一个勤务兵进来交给蒙地巴拉乌一封信，蒙地巴拉乌谢过勤务兵后，把信放在了兜里。

6. 一封信

回到房间以后，蒙地巴拉乌脱下礼服并把它小心地挂在衣柜里，又在脸盆里倒上水，开始用肥皂洗了洗手，轻轻地洗了脸用毛巾擦干，然后往头上用力抹了点头油。

天气很热，橱柜里有几个装着酒的瓶子，蒙地巴拉乌为自己倒上一杯烈性雪利酒，再点上一只香烟，这才从兜里掏出信，靠近油灯坐下读了起来：

致安东尼奥·蒙地巴拉乌先生：

我内心最崇拜的先生：我想您所特有的洞察力一定会猜中是谁在写给您这封信。你猜对了，是我，那个众所周知的无耻之徒，我在此甚至无颜提起我的名字。唉！

我知道我的末日到了，但在某种意义上讲我有足够的能力延长我的生命。我知道您作为一名高尚绅士是会相信这一点的。我不能摆脱命运对我的安排，但就我目前还具有的魔力，如果我愿意，我还可以继续在同您这场猫鼠般的搏斗中挣扎下去，但我什么也不想做了。

我写这封信的唯一目的是希望您在这最后的时刻不要只把我看成公众所说的那个无耻的魔鬼。我是一头被马车托着走的牲畜，可我也向往那失去已久的自由，痛苦的泪水伴随我在这个世上漂泊。

您早已知道我的经历，但那只是官方史料的文件记载，全面但不完整；它只讲了一个表面的故事而忽视了我内心尚存的人性。因受客观环境逼迫我不得不以魔鬼的身躯出现，但在我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我还是我；还是那个从前的我；那个永远的我；那个怀念家乡的空气，热爱故乡的人民的；那个听上一首童谣就会动情的我。

我怎么向您解释呢？世上的事从来就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当初那精明漂亮的公爵夫人利用我无耻的淫荡把我变成了一个魔鬼，我的第一感觉虽不是

快乐，却也是顺从接受，我为此惭愧不已。那种能在天空飞翔，能使自己变换成各种动物，那种能在宇宙间呼风唤雨的快感，迷惑了那青年时代无知的我，没有哪一个人会体会到变成大象或蚂蚁时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我以别人的尸体为伴渡过了几百年的岁月，就像我上面说的，开始我还觉得很愉快，忘记了自己是一具尸体。我那时一般都留在外乡，只是偶尔回到我的财产的故乡去看看，在那里我曾拥有，或者说我现在还拥有财产。尽管只是偶尔作恶，但我知道我已严重地伤害了当地的人民，使他们变得遇事就胆战心惊。

慢慢地我的心灵深处起了变化：我不再向往那新鲜变化带来的激情，也不像公爵夫人那样去追求身体的永远年轻。我开始怀念我从前作正常人时的宁静岁月，开始对我悲惨的生活感到厌倦，我曾有几次差点在绝望中毁灭。

于是我的头发开始脱落，我虽有一个年轻的躯体，但实际上我已是一个有几百岁的老人了。我觉悟了，我对一切都感到厌烦，我只想得到和平。我开始对我那强烈的嗜血欲感到恐惧，开始忘不了那些受害者们临死前双双不可言喻的眼睛。多痛苦的生存！无论如何我要吸人们的鲜血来维持我的生命。

公爵夫人终于死了，她是真的死了。她的尸体被乡民们断肢解体，在火中焚烧成灰。接着人们开始摧

毁和焚烧她的城堡，使我失去了落脚之处，只好回到布拉迪普重新安家。我知道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但我要吸人血来维生！

我后来化装成一名游击队员，那是我内心向往权力和尊严的写照。

然而一切都是无用的。被写上的东西已经被写上，在这决定性的时刻，我只希望一件事情：休息。这几百年来，我活着就好像没活一样：我没有像正常人那样睡过一次觉，没有得过一次感冒，没有抚摸过一个孩子。现在到我休息的时候了，我至少可以得到一个永久的和平，请上帝宽恕我！

为了使我这一愿望得以实现，为了避免您和我之间这场追捕和被追捕继续下去，我此刻向您正式宣布，明天在日出和日落之间的时间里，我将以无畏的状态在坟墓那里等候，希望您帮助我得到我所需要的和平，我希望您不要停止，不要放弃对科学的探讨，我知道和命运抗争是没有用的，被命运决定的东西已经被决定了。

我只求您一件事：那就是忘记我造孽、屠杀人民这一历史，衰老的年纪，已使我在某些事情面前很脆弱，为了避免流血和死亡，我建议您使用一种还不普及但却很文明的方法：驱邪法来帮助我，此法要有一小曲相伴：

太阳月亮来相伴

吸血鬼在睡觉

灵台作摇篮

这样就能摧毁我这无耻的躯体。

我向您告别，请让我最后一次表达对您的尊敬，我理解您也爱戴您，您那种对科学不懈的追求使您变得崇高，也使我更崇拜您，希望您继续奋斗下去，作个愉快的人。

您忠实的仆人

迪普

读完了信，蒙地巴拉乌很受感动，他第一次感到吸血蝙蝠身上人的感情；他开始同情他，同情他那不幸的遭遇。

几个小时以后，蒙地巴拉乌和卡布勒拉进行了一次密谈，他们在军部的办公室里呆了很久，守候在门外的勤务兵们神情悲哀，当会谈结束后，卡布勒拉走出房门，尽管他脸上还很苍白，但已有些光彩，并且面带笑容，他把脖子上的围巾又系紧些，做了一个深深的呼吸，闻到一朵蒜花的味道。

这时传来一阵树叶的响声，那神秘的小鸟从远方飞来，抖动了一下身上的羽毛，开始鸣叫起来，它的叫声和谐感人，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仿佛一支不可言传的歌。

蒙地巴拉乌当即就给马同斯神父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表达了他对科学的热爱，还表达了他对人类的热爱和对他人的同情。他希望马同斯神父帮助他来完成这一紧急任务。

阿马得奥当夜就带上蒙地巴拉乌的信化装成农民向巴塞罗

那进军。夜深了，空气中充满潮雾，就好像一张狼嘴。阿马得奥付钱加入一支农民商队以便能提前到达巴塞罗那。

蒙地巴拉乌悲伤地睡去。天渐渐亮了。

7. 贝尔达的沦陷

自由派军队进攻贝尔达城这一天是卡尔洛斯部队最不吉祥的日子，自由派的士兵们慢慢向城市的每个角落渗透，宪法制思想正在取胜。卡布勒拉正式宣布蒙地巴拉乌获得自由，但唯一的条件是请蒙地巴拉乌帮助他完成那件未完成的事情。蒙地巴拉乌在他的表弟那巴乌的陪同下，出了贝尔达城来到靠近基耶得小镇的一片高地上；从那里可以清楚地观看到战斗全景。

这场战斗在历史上写下了伟大的一页。为了能使我们的读者更好地了解当时的战情，我们在这里摘录一篇《艾斯巴得罗的政治和军事生活》，因为该篇是反卡尔洛斯的文件，提供了很多在《卡布勒拉的政治和军事生活》一文中没有的东西，因为后者是歌颂卡尔洛斯派的文章。

《艾斯巴得罗的政治和军事生活》里这样描写到：

六月四日凌晨来自曼雷萨的胜利侯爵从噶塞拉斯出发，用火车将他的全部军队运往战斗前线。卡尔洛斯的军队在卡布勒拉将军的指挥下，积极建筑地道，做最后的抵抗；但地道刚一建好，自由派的公爵就命令贝拉括恁伯爵向敌方发起第一次进攻；同时又命令自

由派将军雷诺在没有考虑到敌军阵式和道路上的障碍的情况下向敌军的壁垒冲去，不幸遭敌军炮击，造成数人死亡。这一军队被命名为贝纳十字军，摆成左右两阵，轻骑兵作后卫，严密注视左路敌军的动向，由此可以看出该部队对卡尔洛斯有多么大的仇恨。我们勇敢的自由派将军奋勇向前，以双倍的炮火向卡尔洛斯军队进攻，使其只剩下一小部分残兵败将跟着卡布勒拉将军仓惶逃跑了。卡尔洛斯军中逃兵事件多次出现，军官们对此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清楚地知道卡尔洛斯派的末日已为期不远。就这样卡尔洛斯的残兵败将退到离贝尔达城四五里远的比利牛斯山下的几个小村庄躲了一夜。

这就是卡尔洛斯派第五纵队悲惨的结局。蒙地巴拉乌和他忠实的亲友们在他们所驻扎的小山坡上观看了这次战斗的全部过程后，快马加鞭地直奔乌格尔城堡方向而去，因为他们事先已和卡布勒拉将军约定战后在那里见面。等到阿马得奥送信回来，那将是吸血蝙蝠得到和平、卡布勒斯将军得到自由的重要一环。

我们的朋友们被夜幕笼罩着，一只夜鸟从一棵老柏树叶丛中发出阵阵叫声。那看不见的河水也从那曲折的小河里发出细微的流水声。从比利牛斯刮来寒冷的风，吹醒了这些巴塞罗那人。大地在一夜的沉睡后慢慢醒来，发出各种声音。

在快马扬起的一片尘土中，林氏诺斯基王子已经从才尔贝

拉骑马跑了两个小时，还想着加入在贝尔达城作战的卡尔洛斯派军队。他不顾剧烈的心跳，只是催马狂奔，要去营救贝尔达城曾救过他的战友们，远处传来零星的枪声，林氏诺斯基王子像雄鹿一样在快马上狂奔着。他浑身盖满了尘土，还在快马加鞭；很显然，他还不知道在贝尔达发生的事情，还不知道卡尔洛斯军早已战败。

8. 迪普获得和平

黎明来临，天空布满大片的乌云，寒冷的北风迫使败兵们驻扎在乌格尔城堡内的平地上，小心地用披风为身体遮暖。这些村镇的村民们神情紧张地张望着正在躲避雨淋的士兵们。只见他们个个神情沮丧，拉着长脸，整个阵营一片忧伤。军纪也没有了，士兵们不顾军官们的指挥，四出乱走。

在一家小客栈式的小桌上，卡布勒拉将军、蒙地巴拉乌和那巴乌在喝着咖啡。卡布勒拉表情疲惫，前一天军队的惨败已使他一蹶不振。他不时紧一紧脖子上的围巾来抵抗着寒冷北风的袭击，很明显，他在发烧。

接近中午的时候，阿马得奥终于回来了，在他的背后跟着马同斯神父。他们也是一脸的疲惫不堪，特别是阿马得奥为了及时赶回来，已有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蒙地巴拉乌和神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神父讲话很温和，表情细腻，脸上有着安祥的光芒，使在场的人们精神上得到很大安慰。蒙地巴拉乌作了例行的介绍，卡布勒拉将军很激动。但这并没有缓解在场人们

的紧张情绪，每一个人心心里都明白这将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机会来观赏一场妖术的实施。到了中午，蒙地巴拉乌、卡布勒拉、阿马得奥、那巴乌和马同斯神父一起向乌卡尔城堡区进发，他们从坎坷不平的牧羊小道向马塔布拉那城堡走去，路上高山起伏，景象凄凉。

一路上要翻越一些很高的山坡，进入到一片长满杉树的小山谷。一些神秘的瀑布不时跃入人们的眼帘。虽然是在夏天，天气却很冷，寒风吹红了人们的耳朵。他们在羊肠小道上走着，不时看到一些羊群在那贫瘠荒地上找草吃，在人们的头顶飞过六七只老乌鸦。

最后他们到了一片被人们称作珍珠或跳蚤的小平原上。从这里开始一直是下坡路，一片又一片的森林树丛，直到那著名的马塔布拉那城堡，那里离被叫作乌龟喉咙的小山不远。

在就要到达目的地时，卡布勒拉将军突然瘫软在地上不能走动，那巴乌和阿马得奥赶快走上前来用担架把将军抬起来，继续向前走去。卡布勒拉将军十分疲惫，昨日的惨败，加上现在看到那可怕的城堡，他实在是挺不住了，不得不让这两位好心的巴塞罗那人帮忙抬着走。他脸色像死人一样惨白，额头上不时掉下冰冷的汗珠。

最后那不祥的城堡影子终于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时响起一阵巨大的雷声，一道强烈的闪电从天空划过。

马同斯神父掏出他的小本子，在上面放上一条围巾。其他在场的人们一手在胸前拿好十字架，另一只手摸摸口袋里的蒜。这时卡布勒拉将军看上去仿佛老了很多。

天渐渐暗了下来，太阳就要落山了。蒙地巴拉乌认为已经到了等待已久的时刻：要么此刻，要么永远没有。他作了一个手势，有人就将城堡的门打开，在场的人们神情严肃地走了进去，一声不发，刚一进到城堡的里面就听到一声哀叫，好像一只迷失的恶狼。人们不觉同时停住了脚步，互相审视着，感到他们的头发都竖起来了，身上的鸡皮疙瘩使他们发抖。

这只是一瞬间。蒙地巴拉乌开始担心是不是天已开始黑了，是不是他行动有些晚了，但他又镇定下来带头向前走了几步，他后面的人也就随着他继续前进。

他们开始下了几个台阶来到城堡地下室的坟墓里。在那里的墙壁上有很多古老的人体石雕塑；还有一些已经无法辨认的拉丁文字。在地下室那拱形的房顶上布满了蜘蛛网。

正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在墓地的中央有一个被挖开的坟墓，没有盖子。人们手里举着蒜，小心地走近那敞开的坟墓。在那敞开的棺材里人们看到了那几百年前曾经是国王大使的迪普伯爵那高大的身体。尸体上盖着一个大斗篷，只见他面目光滑：那是一张有男性活力的、高贵的但充满悲伤的面孔。

太阳就要落山了。马同斯教父上前一步，以庄严的声音开始读起了那几句妖语。这时从那躺在棺材里的尸体里发出一个奇怪的响声。接着蒙地巴拉乌又重复了一遍那神奇的妖语：

太阳月亮来相伴
吸血鬼在睡觉
灵台作摇篮

这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只见那吸血蝙蝠的脸开始蠕动，发出一副安祥的表情，嘴边也露出一丝微笑。接着，他那光滑的皮肤开始老化，变得粗糙，直到最后成了一具木乃伊。整个过程是那样恐怖，但没有危险，慢慢地，整个尸体就化成了碎骨，又从碎骨化成了细细的骨灰。

在场的人们心里想着同一件事，不约而同地转向卡布勒拉将军。就好像变魔术一样，这位将军立刻觉得他从前的活力又回到了他那已无力的身体上，他的脸上也开始有了血色。蒙地巴拉乌对将军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他脖子上的两个小洞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时在场的人们一齐跪下来，用同情的语言为那已化作灰烬的尸体祈祷。还有人祷告上天，感谢它赐于人们这一奇迹。空气中那紧张恐惧的气氛一下子消失了。

人们把棺材盖盖好走出城堡，一股清凉的空气迎面扑来。那巨大的乌云已消失；远处，太阳在缓缓降落，勾出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这时，高坡下那被称为乌龟喉咙的地方出现一道模糊的光亮，但不久就慢慢消失了。

突然；仿佛从天边的什么地方，出现了林氏诺斯基王子那骑马狂奔的身影。这次他是来自贝拉达城，他的脸上一片恐惧。他仿佛不知去向，只是快马加鞭，向着远方狂奔而去。

9. 英雄者的结局

在边境线上，费尔南得和鲁依斯两位军官正在等候卡布勒拉将军。他们二人已到过法国边境和法国人协商了交换军队的事宜。条件如下：第一，所有将军和其他军官及军队将听从法国政府的调令，但享有和其他政治避难者同等的待遇。第二，全体军队将以在法国政治避难的身份被接待。第三，全体官兵有权决定在法国定居或到其它国家定居。第四，所有将军和其他军官不缴纳枪支，但其他普通士兵要放弃他们的武器。

卡布勒拉对这些条件进行了考虑以后就召集所有军官，说道：

“战友们，我以十五个人、七只枪开始了这场战争。但打到今天，我却觉得再也打不下去，再也没有希望取胜了。就目前形势而论，再打下去只能是一场无偿的流血，对我们的事业没有益处。

“我认为，我现在的责任是保护你们的生命，使你们顺利到达法国。我以国王的名义和我个人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对我的忠诚，对这场战争的忠诚。如果你们当中有谁想继续这场战争，那就请和其他人联盟。我认为我已尽到了我的责任，如果谁对我有什么看法，请现在就讲出来，趁我们现在还在卡塔卢尼亚的土地上，我不希望大家把我作为一名将军来评判，我希望你们把我当作一名普通战士来评判，如果要我带着耻辱去移民我更希望去死。”

大家安静地听着将军的讲话。他一讲完，所有的军官都哭了起来。忠诚的军官夫卡得尔和亚果斯得拉哭得最厉害，他们随勇敢将军经历了所有的战斗。蒙地巴拉乌目睹了这悲壮的场面。尽管他是自由派的战士，有着对自由的信任和追求，他还是为这些战败的人难受，他走到室外寒冷的空气里。天空上的星星闪着强烈的光。过了一会他来到那巴乌身旁，静静地点上一只香烟。

“一切都结束了。生活中什么都有个完。那巴乌，我的朋友，再没有什么秘密等我们去发现了。你将继续你那马尔达的旅行，而我也将重新回到我的植物园和我的电瓶中去，再过几年，我们对这刚刚发生的一切就会淡忘了。我们将永远不能重新体验它，永远不能。”

他这些话里有很多悲伤的情感，一颗流星向他们所在的方向落了下来。一只蟋蟀在无聊地叫着。那巴乌回答道：

“如果把这一切讲出来，人们一定会觉得我们是疯了。特别是你，要想保全那高贵的科学家身份，就得向人们讲假话。你不能讲出你陪神父念妖语的那一断经历。”

蒙地巴拉乌微笑了一下。向一只小草上啐了一口痰。

“生活就是这样。”他说。

他们就这样靠在墙外聊着。有人从房间里出来泼了一盆脏水又退回。过了一会儿他们也走了进去，看到人们在整理行装准备起程。地上到处是纸张和空罐头盒。一瞬间大厅里就空无一人了。

几分钟之后，全体士兵来到法国边境，蒙地巴拉乌和他的

朋友们及马同斯神父一起陪同将军先生来到法国边境。

正是夜间三点。部队在他们后面行走着，只有少数的游击队员留在了卡塔卢尼亚地区继续作战。一路上只听到脚步声；道路漫长，好像永远走不到目的地似的，终于人们可以看到前方不远处的巴拉小镇：那就是法国了。

在天破晓的时候，人们模糊地看到，在法国那边有一队骑兵在等候他们。天亮了，法国境内的那些仿佛梦中的不真实的小房子也渐渐清晰地显露出来。法国骑兵队阵式整齐，神情严肃，前面有一名军官领队。

蒙地巴拉乌同卡布勒拉将军越过边境；当他们走近时才看清，那领队的骑兵原来是一名年轻警察官，只听他问道：

“谁是卡布勒拉将军？”

“我就是，听从您的吩咐。”卡布勒拉将军一面回答一面下马。他转过身来，满脸泪水地望着蒙地巴拉乌。两个男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我永远不能还清您为我所作的一切。”卡布勒拉将军说道。“我不知道我今后的命运如何，也不知道我明天会在哪里，更不知道这个国家将来会怎么样。但明白一点，就是不论您走到哪里，请不要忘记我是您的兄弟，请一定不要忘记。”

然后他取出自己的宝剑送给默默地站在一旁的蒙地巴拉乌。

“请收下这件礼物。您知道我什么也没有，只有这把剑，它是最心爱的东西。请收下它。”

“谢谢您，将军先生。”蒙地巴拉乌回答道，他迅速转过身

躲开卡布勒拉的目光。

卡布勒拉颤抖着又一次搂住蒙地巴拉乌的胳膊，小声地说：

“您是一位慷慨的自由主义者。”他笑笑，又加了一句：“是我认识的唯一的一位慷慨的自由主义者。”

然后将军转向那位法国警察军官，说道：

“我已经准备好了。”

就在这时人们听到有一匹狂奔的馬的嘶叫声。大家一齐转过头去，看到林氏诺斯基王子踉跄着从马上掉下来，在法国边境线外停住了。

太阳开始升起，从巴拉城的烟囱里有趣地冒出徐徐浓烟。卡布勒拉军队就这样进入了法国境内。蒙地巴拉乌行动缓慢地骑到马上。他的目光还在注视着将军送给他的那把剑。然后就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又回到了西班牙境内。

10. 重归爱情

战争结束的消息一传来，整个巴塞罗那就沉浸在一片欢庆中。五天前女王依莎贝尔二世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一个星期以后，胜利伯爵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人们在传送喜讯，当时的报纸这样记载道：

“女王军队庄严地开进了马德里，场面肃穆，激动人心；人们都在迫不及待地想看到那独占圣费尔南多御座的年轻公主，为了她，西班牙整个民族全部卷入了这场战争。这一天，六月三十号的下午七点，卡塔卢尼亚的首都在欢呼和呐喊声中愉快

地迎接着胜利者的归来。警卫兵和巡逻队早已在要人必经之路等候，当第一声礼炮响过，人们便蜂拥而挤到大门口。这时女王的军队走了出来，来到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大厅内，接受国家要人和贵族首脑的接见。”

与此同时，蒙地巴拉乌和马同斯神父一行奔驰在返回巴塞罗那的途中。

在快要到达巴塞罗那的时候，马同斯神父向那巴乌挤挤眼睛，转向沉思不语的自然主义者：

“我们先去克拉亚侯爵家，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们。”

这时，阿马得奥一声响鞭，马儿欢快地跑起来。

他们终于进了巴塞罗那城，只见满街都是人，一片欢腾，道路两边的商店的门敞开着，到处都在欢庆胜利。当蒙地巴拉乌一行到达侯爵家门口的时候，几位早已在那里恭候的佣人迅速跑过来，把客人们迎到大厅里。立刻，茶话会的成员们都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嘴里喊叫着，拥上前来，争先恐后地和蒙地巴拉乌握手拥抱。蒙地巴拉乌的眼眶有些湿润了，他望着这些久别的老朋友们，激动万分，他此刻才感到他是多么爱他们，多么想他们，他感到友情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

蒙地巴拉乌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地和人们拥抱，嘴里小声重复着：

“哦，我的老朋友，我亲爱的老朋友！”

大家望着他微笑，克拉亚侯爵、语法学家卡尔卡、数学家费雷尔、神父马同斯、医生果贝亚，还有侯爵的儿子荷塞·依格那西欧，都站在那里，抢着向蒙地巴拉乌问候，顿时，室内

人声嘈杂，乱成一团。

当会场平静下来，大家就开始彼此谈起了近日的一些新闻，蒙地巴拉乌退出人群，坐到一边的沙发上，他突然感到一种惆怅，好像有些失望。这时，马同斯神父走上来，挤着笑眼对他说：

“现在，我们就要向你公布那个秘密了！”

蒙地巴拉乌漫不经心地望着他，一动也没有动，但马同斯还是把他从沙发上拽了起来：

“只要你走到那个房间的门口。打开门，就会发现一切！”

蒙地巴拉乌顺从地跟着马同斯来到客厅内的一个房门口，这时，不知为什么。他的心开始剧烈地跳起来。他迫不及待，但动作轻柔地打开房门：他看到了依内丝，那个他日夜想念的心上人正站在房间的尽头微笑地望着他。蒙地巴拉乌不顾一切地跑到她的面前，一条腿跪下，捧起她的双手轻声叫到：

“哦，我最亲爱的依内丝！”

依内丝热泪盈眶，扑到蒙地巴拉乌的怀里，幸福地笑了。

这时，“金丝尖嘴鸟”又在歌唱，那是一只和谐的爱情之歌。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吸血蝙蝠追捕记：自然界之子

作者=（西班牙）胡安·贝鲁丘著 廖燕平译

页数= 1 5 7

S S 号= 1 1 4 0 0 2 8 2

出版日期= 1 9 9 8 年 0 3 月第 1 版

目录

第一章

- 1. 一个自然主义者
- 2. 食肉动物
- 3. “自由”咖啡馆
- 4. 迪普的理论
- 5. 魔鬼公牛
- 6. 巴黎的空气
- 7. 气体竖琴
- 8. 卡塔卢尼亚的历史
- 9. 一封神秘的来信
- 10. 植物、动物和历史

第二章

- 1. 拉伯尔得之路
- 2. 土匪
- 3. 冒险之路
- 4. 布拉迪普小镇
- 5. 科学防卫法
- 6. 奇怪的蘑菇
- 7. 植物的灵魂
- 8. 吸血蝙蝠
- 9. 爱情
- 10. 吸血蝙蝠的由来

第三章

- 1. 莫雷亚的伯爵
- 2. 世界之花甘地萨城
- 3. 一个法律计划
- 4. 长满跳蚤的地方
- 5. 俘虏
- 6. 恶性传染病
- 7. 全军抵御吸血蝙蝠
- 8. 深渊探险
- 9. 书面宣言

第四章

- 1. 横渡艾布罗河
- 2. 征程

3. 贝尔达
4. 战马之死
5. 最后的侦察
6. 一封信
7. 贝尔达的沦陷
8. 迪普获得和平
9. 英雄的结尾
10. 重归爱情